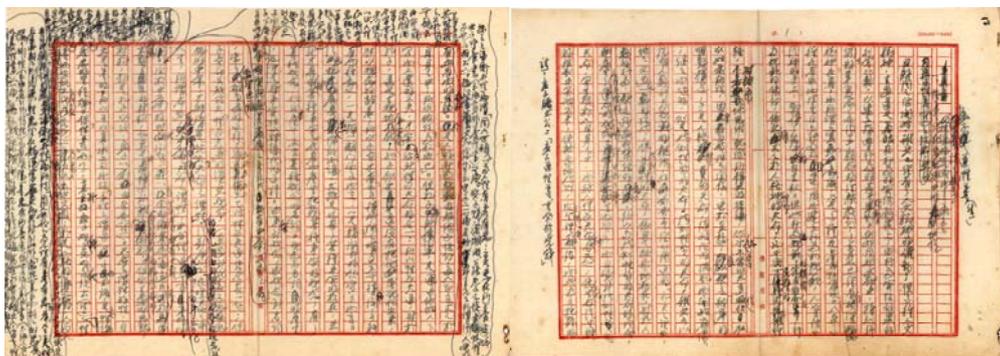


館藏文物選粹(三十二)：徐復觀先生手稿

〈孟子道性善〉

謝鶯興解說



徐復觀先生的〈孟子道性善〉手稿，從刪改的字跡看，原本應是題「人性論的完成者--孟子」，再改為「性善說之成立」，最後再訂為「孟子道性善」，但加上「註一」，云：「《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但在《民主評論》第 11 卷 24 期發表時(以下稱「論文」)，篇名題「古代人性論的完成(《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四》)--孟子道性善」，同樣有「註一」。收入《中國人性論史》(以下稱「專書」)，已訂為「從性到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

手稿的第一節標題「性善之說在思想史中的地位」，論文則改為「性善說在思想史中是長期發展的結果」，專書則作「性善說是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此為三者間的差異。專書之第一段「《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而係長期發展的結果」，皆未見於手稿及論文，此為差異之二。手稿第一節的「《中庸》『天命之謂性』；這中間經過凡六七百年之久」，原是接著「關於《中庸》的時代問題」，但從修改字跡看，其間插入「據王充《論衡·本性篇》謂……賴有《中庸》一篇之存」等字；手稿該節末五行從「性善兩字說出」到「中國文化的基盤，亦因此而得以鞏固」等字，與論文、專書之間的差異更大，此其三。

第二節「性善之性的內容限定」，起自「所謂性善」，並無專書起自「孟子·滕文公上」等字，此點與論文相同。其手稿第 6 葉引「孟子曰，求則得之」後，直云「把上面兩段話合起來看……積極去『擴充』的意思」等近四百字，與論文內容近似，與專書「按孟子以『莫之致而至者』為命……多是無意義的辯論」等近七百字的差異更大，此其四。又如第八節「與告子爭論之二--義內義外問題」第 25 葉「按告子及孟季子……混同在一起」等不到 250 字，與論文之內容近似，而專書則有「義是一種道德判斷……可見此標準是出自內而不在外」等 400 餘字，此其差異之五也。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 32 期目次

【論文】

- 1 施又文 晉宋莊園經濟下的別墅與園林文化
15 王誠御 《毛詩故訓傳》書名的經學意義--兼辨正「故、訓、傳」
三類說及「故訓／傳」偏正關係說
吳福助
49 顧敏耀 民間謎語述要

【板本學】

- 58 郭明芳 方旭《蟲齋》版刻略考
62 郭明芳 談古書魚尾二題

【東海史料】

- 68 吳福助 「人物剪影」寫作教學

【研究資料彙編】

- 76 謝鶯興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近人對徐復觀之政治、
文化的研究(六)

【手稿整理】

- 81 謝鶯興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四)：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
論的建立者(中)

【東海特藏整理】

- 95 陳曦 華文雜誌創刊號《萬山紅遍》
陳惠美
100 謝鶯興 東海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小學類(四)

【大事記】

- 106 圖書館大事記(2018.07.01~2018.07.31)

【館內工作】

- 107 圖書館 107 年 7 月份工作報告暨各項統計

【館藏文物選粹】

- 0 謝鶯興 文物選粹(三十二)：徐復觀先生手稿〈孟子道性善〉

論文

晉宋莊園經濟下的別墅與園林文化

施又文*

摘要

東漢後期已經出現私人莊園，到了東晉南朝，聚集大量土地與勞動力的莊園經濟更形普遍。因應莊園經濟而建置的別墅，其空間承載了士人情志的頤養、家族情感的交流、朋儕同僚的應酬或個體理想的投射，它的機能介於「日常應用」與「山水頤養」之間，向秀、郭象的玄學及其影響為這種別墅文化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思想論據。伴隨著莊園的林立，再現山水自然形態的園林也應運而生，園林文化所營造出來的整體感強調有若自然，較不著意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層面。然而，無論別墅或園林文化，其共同的傾向是崇尚自然，而山水最能表現自然而然的樣貌。深具山水性格的佛教傳入中土之後，通常是選擇風景清幽、依山傍水之處來修行，不期然與晉宋士人崇尚自然的風尚融合無間了。

關鍵詞：晉宋、山水自然、莊園經濟、別墅、園林、玄學、宗教

一、前言

莊園，亦即莊田、莊居、莊宅，或者稱為別墅、別業、別莊、別廬。東漢末仲長統(180—220)〈樂志論〉提到士族莊園的雛型，背山臨流的良田廣宅，除了種植禾黍，尚可遍植竹木、果園，飼養羔豚、游魚，足以「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¹王曉毅說：「漢晉之際，在傳統的封建經濟形態中，迅速發展著一種新的生產組織形式--莊園。……」²

西晉時，士族莊園開始較為普遍，東晉士族都有大規模的莊園，集山林、田園、屋宅於一區，而謝靈運〈山居賦·並序注〉中的莊園更標誌著六朝士人造園造景藝術的新尺度、新境界。³本文嘗試以晉宋莊園經濟下出現的士人園林、宗教園林與別墅文化，揭開晉宋士人的內心世界與精神面貌。

二、晉宋莊園經濟概述

東漢時期門第已經形成，士族既享有優越的政治地位，遂利用之而擴展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¹ 〈樂志論〉收於〔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卷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九，仲長統，頁1644。

² 王曉毅，《放達不羈的士族》(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0年)，頁8-9。

³ 王妙純，〈《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東海中文學報》第24期(2012年7月)，頁86。

其經濟勢力，兼併土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⁴東漢梁冀(88-159)當大將軍後，「大起第舍，……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⁵而竇憲(?-92 年)「以賤值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皇戚權貴肆無忌憚地兼併土地。三國時，魏國「大族田地有餘」，東吳大族也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⁶西晉武帝時期實施占田制及蔭客制，並以課田法課稅。占田、課田制實施對象均及官民，然而，課田法之地租比曹魏時重一倍，因此更多的農民轉蔭至大地主名下，大地主成了實際的受益者，而且未受到法定田宅數量的限制。茲以最具代表性的王戎(234-305)做說明。

《晉書·卷四十三·列傳第十三·王戎》曰：「(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⁷王戎生財有道，聚斂有方，他的莊園位於繁華的洛陽，內有住宅、肥田、水碓之類，並擁有僕役無數供其驅使。

其他如潘岳(247-300)，其莊園內農、林、漁、牧業等經濟產物兼備，堪稱是自給自足的莊園：「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⁸

東晉偏安江南，立國百年，全靠門第。江南轄地縮小，世族強盛，皇權式微，加上外有異族強敵，財政兵權出自多門，門閥政治因此表現得更加充分與典型。⁹世家大族取得政治權力後，以此為憑藉，搶佔田土，封錮山澤，建立莊園，修造別墅，蔭附人口，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⁴ 同註 1，頁 1648。

⁵ 同註 1，卷三十四，列傳第二十四，梁統傳附，頁 1181-1182。

⁶ [晉]葛洪著，陳飛龍註譯，《抱朴子外篇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年)〈吳失篇〉第 34，頁 486。

⁷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 年)，頁 1231。

⁸ 〈閑居賦〉，見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第 16 卷，頁 287-291。

⁹ 《宋書·卷三·武帝紀》曰：「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臺輔。」

沃土連綿的莊園盛行於東晉南朝，當時的莊園建置莊主的房屋別墅，分佈著田園、山澤森林，或莊戶的屋舍；園內經營農、林、漁、牧及副業等，在莊園內有佃客、部曲、奴婢，聚集了大量的土地與勞動力。¹⁰莊園，提供士族豐厚的經濟基礎與優美的生活空間。

南渡的僑姓大族避開已開發的太湖流域，以浙東、三吳為主建立起跨越州縣的大莊園。¹¹琅琊王氏宗族多「廣營田業」，王導在鍾山的莊園就有「良田八十餘頃」，此座莊園直到南朝梁時才被蕭衍強行購買，在王家達 200 餘年之久。¹²陳郡謝安(320-385)高臥會稽東山，「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¹³謝混有「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東鄉君薨(自案：謝混妻)，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¹⁴謝靈運(385-433)接收了祖業始寧故宅與別墅，後又修營南山新墅及石門新居。¹⁵吳郡刁家：「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¹⁶山陰孔靈符(?-465)「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¹⁷豪族將領沈慶之(386-465)，「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¹⁸誠然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奪。」(《宋書·卷二·武帝紀中》)一言以蔽之，士族莊園在晉宋之交展現了長足的發展。

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是謝靈運的莊園，因父祖之資，產業豐厚，始寧南北

¹⁰丁俊清，《中國居住文化》(上海市：同濟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68-69。

¹¹何啓民〈鼎食之家--世家大族〉：「先後僑立之郡，可考者八十一；僑置之縣，凡二百三十六。」收入杜正勝主編，《吾土與吾民》(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頁 57。

¹²《梁書·卷第七·列傳第一·太祖張惶後高祖郗皇后太宗王皇后高祖丁貴嬪高祖阮修容世祖徐妃》，見〔唐〕姚思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梁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王皇后附，頁 159。

¹³同註 7，卷七十九，列傳第四十九，謝尚、謝安，頁 2069-2092。

¹⁴〔南朝梁〕沈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王惠、謝弘微、王球，頁 1591-1593。

¹⁵同前註，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頁 1743-1787。

¹⁶同註 7，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九，刁協附刁逵傳，頁 1845-1846。

¹⁷同註 14，卷五十四，列傳第十四，孔季恭附，頁 1532-1533。

¹⁸同註 14，卷七十七，列傳第三十七，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頁 2033。

兩居，幅員廣大，〈山居賦·並序注〉備述莊園的鳥獸魚蟲，水石林竹，田園花果，賦中所述南山是「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群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阪。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還。」賦中所述的南北兩山果園為：「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疏崖巘。杏壇、柰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榭梅流芬於回巒，稗柿被實於長浦。」儼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頹。」¹⁹

除了世家大族的莊園之外，晉宋時期佛道蓬勃發展，〔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釋道俱盛於東晉》枚舉何充、何準、王坦之、王珣、王珉好佛，而郗鑿、郗曇、殷仲堪、王凝之等希心事道，²⁰實則當時帝王或名士多佛、道兩近，受地主莊園的影響，寺廟也擁有一些田產與僧眾，²¹尤其在南渡以後，當時的寺廟，許多都是來自貴族士人「捨宅所立」，以做為功德。如許詢嘗「捨永興、山陰二宅為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²²東晉鎮西將軍謝尚(308-357)亦捨宅為莊嚴寺；²³刺史陶範，因仰慕廬山慧永大師清高之道風，捨宅建西林寺。²⁴司徒王珣(349-400)及其弟王珉(351-388)原本在虎丘山建造東、西二宅以為別墅，後亦捨宅為寺，總名曰虎丘山寺，又分稱虎丘東寺、虎丘西寺。²⁵《高僧傳·卷第十三·釋慧受》也記載：「晉興寧中來遊京師，

¹⁹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頁460-463。以下引用之謝靈運詩文全出自本書，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

²⁰〔清〕錢大昕著，楊家駱主編，《十駕齋養新錄》(臺北市：世界書局，1963年)，頁436-437。

²¹當時寺院經濟近於莊園經濟，上層的僧尼有人數眾多的白徒、養女乃至佃客，隸屬於寺院的私有人口。見張傳璽，《中國古代史綱》(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31。

²²見〔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年)，卷八，頁216。

²³〔清〕劉世珩，《南朝寺考》，卷二，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年，據清光緒三十三年刻堅廬叢書本)，玖輯，柒冊，頁12。

²⁴見「百度百科」網頁，頁面「江西九江廬山西林寺」，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E%97%E5%AF%BA/8022>。查閱日期：2018.04.19。

²⁵見「百度百科」網頁，頁面「虎丘山風景名勝區·宗教文化」，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8E%E4%B8%98%E5%B1%B1%E9%A3%8E%E6%99%AF%E5%90%8D%E8%83%9C%E5%8C%BA/5635377?fromtitle=%E8%8B%8F%E5%B7%9E%E8%99%8E%E4%B8%98&fromid=10190410>。查閱日期：2018.04.19。

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坦之即捨園為寺，……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斗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寧宅，並施以成寺。」²⁶這種「捨宅立寺」的風氣反映了當時佛教之興盛，以及士、僧往來密切之情況。

除了接受俗界的供養，名僧行有餘力也買山隱居，如與當時名流多有往來的道人²⁷支遁「買山而隱」（《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第 28 則》），²⁸常隱「東山，不遊人事」。²⁹據《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第 63 則）

支公好鶴，住剡東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第 76 則）支遁所在的東山，可以讓他養馬放鶴，想必此地兼備天空地曠的山野。長期居住東山的支遁，曾在吳縣建支山寺、在石城山立栖光寺。

至於道教，道士原只在靜室中修行，道士葛洪(283-343)將神仙道教理論與玄學理論融合，建立了完整的神仙道教體系，使道教士族化有了長足的進展，晉代出現了一些所謂的天師道世家，有錢塘杜氏，琅琊王氏，東海徐氏，高平郝氏，會稽孔氏，吳興沈氏，東海鮑氏、陳郡殷氏，范陽盧氏，義興周氏，丹陽葛氏、陶氏等。南朝著名道士陸修靜(406-477)進一步對道教進行整頓和改造，完成了南朝天師道。當時著名的道士不僅與士族交往，連皇帝也敬禮有加。³⁰道教影響擴大之後，政府設立專門的道教機構，道教徒擁有自己的道觀和館田，還有專供役使的力徒與館戶。³¹

三、別墅文化

晉宋士族對於別墅的選址大多選擇依山傍水、風景佳麗，而且是土壤肥沃、資源豐富的山區或是丘陵地帶。在生產上有條件地因地制宜、合理規劃、綜合

²⁶〔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年），「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條，頁 481-482。

²⁷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下》云：「晉、宋間佛道盛行，其徒猶有僧稱，通曰『道人』。」

²⁸《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第 28 則》云：「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市：王記書坊，1984年），頁 802。

²⁹《世說新語·言語第二·第 63 則》，余箋疏 2 引《建康實錄》，同前註，頁 123。

³⁰如晉哀帝、簡文帝崇奉神仙道教；陸修靜為南朝宋文帝與明帝講道說法。

³¹劉煒主編，《中華文明傳真 魏晉南北朝：分裂動蕩的年代》（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 96。

利用。比較典型的別墅大多包括山林、果園、蔬圃、牧地和水旱田等區塊。³²

相對於園林來說，別墅除了強調生活起居和頤養休閒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重視人情的交流，包括宗族凝結、親情慰藉與社會交際等等。

以西晉最負盛名的「金谷園」來說，根據〈思歸引序〉所記，石崇(249-300)在「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這座宅邸的風水「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澗水穿錯縈繞於建築物之間，所謂「流水周於舍下」，園內有大量景觀，萬木扶疏，魚鳥翔止，有主人居住的樓閣，與提供觀景之用的樓臺，³³還有可以從事生產的水碓、魚池、土窟等，「眾果竹柏、藥草之屬」一應俱全。³⁴石崇還培養歌舞伎，特別在眾賓雲集，「琴瑟笙筑，…鼓吹遞奏」，音樂悠揚，彷彿天上人間。當時的名流常在此園宴飲，事見石崇〈金谷詩敘〉³⁵、潘岳〈金谷集作詩〉³⁶等，也因為這座宅邸流傳不少文人雅集³⁷與兒女韻事，所以本文將此「金谷園」歸屬「別墅」，係石崇之故居，河陽之別業的一區。

相對於金谷園的奢華，還有比較樸素簡約的園廬，如何劭(236-301)與張華(232-300)的互相酬贈詩云：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悉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何劭〈贈張華〉)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為徽纏，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張

³²謝靈運稱其山居，有「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表現出園林中的渠道縱橫、灌溉良田、百果備林的富庶景觀。顧紹柏，頁 460-461。

³³同註 8，第 45 卷，序上，頁 857-858。

³⁴《世說新語·品藻第九·第 57 則》記載：「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劉孝標注引晉石崇〈金谷詩敘〉云云，同註 28，頁 530。

³⁵同前註。

³⁶同註 8，第 20 卷，祖餞，頁 381-382。

³⁷〈山居賦·並序注〉云：「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

華〈答何劭〉二首其一)³⁸

寫隱居園廬的適意生活，四週不過是一般的林木、清渠。

早於張、何之前，陸機(261-303)與陸雲(262-303)兄弟在晉滅吳後，隱居清泉茂林的華亭別墅 10 年：

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游於此十餘年。(《世說新語·尤悔第三十三·第 3 則》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

再如孫綽(314-371)莊園雖只有五畝之宅，亦頗能自得其樂。其〈遂初賦敘〉曰：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³⁹

〈遂初賦〉膾炙人口，名動當時，流布甚廣。《世說新語·言語第二·第 84 則》記：「孫綽賦〈遂初〉，築室岷川，自言見止足之分。」《老子》44 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同書 46 章亦曰：「過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可見當初孫綽建五畝之宅，確有知止知足、清心寡欲之想。

東晉時，宰相王導(276-339)為了金屋藏嬌，「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⁴⁰而王羲之退休後優游無事，在宅邸「修植桑果，……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⁴¹則是一幅其樂融融的全家遊園圖。

謝安(276-339)不但在故鄉會稽有別墅，還在建康：「土山(自案：今江蘇省江寧市東山鎮)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晉書·卷七十九·列傳第四十九·謝安》)⁴²據其本傳，淝水之戰前夕，謝安在山墅下棋來紓壓定神：

(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

當時前秦有軍隊八十三萬，晉軍只有八萬，京師上下震恐，謝安是當時

³⁸〈贈張華〉、〈答何劭〉分別見《增補六臣注文選》，同註 8，第 24 卷，頁 447、445-446。

³⁹同註 28，《世說新語·言語第二·第 84 則》，劉孝標注引，頁 140。

⁴⁰同註 28，《世說新語·輕詆第二十六·第 6 則》，劉孝標注引《妒記》，頁 829。

⁴¹同註 7，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王羲之，頁 2102。

⁴²同註 13。

的征討大都督，自然是心急如焚，他離開官署後，邀棋技常勝他一籌的張玄下棋，並以別墅作為賭注。這場世紀棋賽幫助謝安鎮靜心神，當晚他又四處「游涉」，讓頭腦冷靜，之後他指揮將帥，各當其任，完成佈署。平時的別墅，既有騁耳目之娛的景觀，又能提供家族宴遊所需的場所；而在非常時期，竟也調節了謝安緊張的心情。

會稽郡始寧縣是謝靈運的故鄉，位於現今杭州市東南，濱臨曹娥江，北眺錢塘江，當地山川連綿不絕，謝氏莊園遍置此處。《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言「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酈道元《水經注·卷四十·漸水》細寫該地：

浦陽江自嶠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泛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趨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聳凌虛，垂簷帶空，俯瞰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⁴³

這裏有平坦的土山綿延，澄澈的湖水遠遠地像一面明鏡。在浦陽江曲折處蓋樓，樓邊種滿桐樹、梓樹，森秀高聳，十分可愛，當地人叫它「桐亭樓」，樓的兩面都靠江邊，可以滿足登高遠望的情趣。採集蘆草和捕魚的人廣佈江中，湖中築路，路很平直向東延伸，山中有三間精舍，高舉的屋脊凌駕雲霄之上，下垂的屋簷如帶橫空。俯視平原上的樹林，煙靄飄浮在精舍之下，山水寧靜，很可以做為隱居之地。

謝靈運除了維護北山的祖業故居，後來又修營南山新墅：

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⁴⁴

他親自規劃莊園，探查風物，經山涉水，由朝至夕，風雨無阻。「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北山與南山之間以水路交通，途中的平湖流水，清澈見底；岸邊佈滿水草與水生植物，水中還有沙洲與小島，湍急的水流拍打著河岸的岩石，也沖刷著水中的砂石，構成一幅既有聲音又有美景的圖畫。（〈山居賦·並序注〉）⁴⁵南北兩山都建有居宅，又「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

⁴³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市：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01。

⁴⁴顧紹柏，頁459。

⁴⁵顧紹柏，頁449-465。

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⁴⁶，經台、講堂、禪室、僧房等都是東晉之前的莊園記載中較少出現的建築，謝靈運「將之置於刻意選擇的山川之中，與其優雅恬靜、逍遙自適的生活融合成一體，顯得十分和諧。所謂的『幽人息止之鄉』，由此即可得知一二。」⁴⁷在南朝宋文帝時，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故鄉，免官後，與惠連等四友，「共為山澤之游」。他又常到石門山(自案：今浙江嵊縣西北)的別墅小居，在「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中徘徊暢遊，⁴⁸享受山水之幽，體味野外之趣。

王妙純說：

謝氏在設計、安排、構置莊園的內部景觀和結構，充分體現了文化涵養與審美觀念，他將莊園主人、士族、高品味文化人三者身分融合為一體，有意識地型塑兼具物質與精神的莊園，……標誌著六朝士人造園造景藝術的新尺度、新境界。⁴⁹

別墅除了提供「止息」之外，上述所謂的「周旋」、「游娛」、「游觀」、「游集」、「游涉」、「山澤之游」在在表述了晉宋莊園經濟發展下的「別墅」，也是晉宋士人居處、盤旋與遊玩的行為或場所，而且與士人的情感、交遊、精神好尚、家族凝聚等互攝交融。

四、園林文化

大自然的真山實水是放大的園林，而園林則是縮小的真山實水，這種濃縮的山水園林，更具有典型性、集中性與概念性，更便於遊覽。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對於六朝園林的討論，分為三種類型，即：「皇家園林」、「私家園林」和「寺觀園林」。⁵⁰「皇家園林」係屬皇室所有者；「私家園林」之園主則多為當時的貴族士人，故又稱「士人園林」；⁵¹「寺觀園林」則主要指寺廟園林和道觀園林，係受到當時興盛的佛、道二教的影響而新興的園林類型，以慧遠的「東林精舍」和陶弘景的「句曲山館」為代表，⁵²本文稱之

⁴⁶顧紹柏，頁 459。

⁴⁷馬良懷，〈漢晉之際莊園經濟的發展與士大夫生存狀態之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頁 14。

⁴⁸顧紹柏，頁 256。

⁴⁹王妙純，〈《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東海中文學報》，第 24 期(2012 年 7 月)，頁 86。

⁵⁰見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市：明文書局，1991 年)一書。

⁵¹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一書即稱「士人園林」。

⁵²林偉盛，〈「山水」與「園林」：兩種「遊」的場所〉，見《「遊的詩學」——六朝山水之遊的生命情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頁 108-109。

為「宗教園林」，概括性較大之故。本節主要以士人園林與宗教園林為探討對象。

(一)士人園林

晉宋士人的園林之遊起源於魏正始年間，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等七人，他們遊集於嵇康山陽縣的宅邸，激水為園、周遭遍植筠篁，四季茂盛，他們崇尚玄言，不拘禮法，放浪形骸，離世異俗，世稱「竹林七賢」。⁵³

晉人張廌，仰慕七賢風流，種植數十頃苦竹，在竹林中造屋，隱居其中，稱「竹中高士」。王羲之聞說，直造竹所拜訪，張避而不見。⁵⁴東晉顧辟疆修築名園，「池館林泉之盛，號吳中第一」，不僅當時題詠甚多，連唐人也欣賞此園。⁵⁵王獻之聽說吳縣辟疆園相當有名，原先並不認識名園的主人，未經通報，直接進入府中，入園遊賞奇石及風景，還一一指點評論，旁若無人，當時顧園主人正與賓友宴飲，聽說此事，感受到被侮辱，遂將獻之驅逐門外。⁵⁶

王徽之也喜歡竹園，經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⁵⁷他愛竹成痴，已到不可一日無此君之地步：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⁵⁸

東晉名臣紀瞻(253-324)「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⁵⁹南朝宋文帝時，負責整修華林園、玄武湖的「監統」張永(410-475)，熟習園林建制，他擔任吳郡太守時，「郡後堂有好山水」。⁶⁰劉劭(418-474)曾經效法謝安的東山高臥，「高尚其意，托造園宅，名為『東山』，頗忽世務」⁶¹，後來「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彷彿丘中。」⁶²。《宋書·卷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三·隱逸》云：「史臣曰……且岩壑閑遠，水石清

⁵³同註 28，《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第 1 則》，箋疏 2，頁 727。

⁵⁴見「百度百科」網頁，頁面「直造竹所」，查閱日期：2018.04.19，網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4%E9%80%A0%E7%AB%B9%E6%89%80>。

⁵⁵同註 28，簡傲第二十四，第 17 則，箋疏 1，頁 777。

⁵⁶同前註。

⁵⁷同註 55，第 16 則，頁 776。

⁵⁸同註 53，第 46 則，頁 760。

⁵⁹同註 7，卷六十八，列傳第三十八，紀瞻，頁 1824。

⁶⁰同註 14，卷五十三，列傳第十三，張永，頁 1511-1515。

⁶¹見〔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齊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8 年)，卷一，本紀第一，高帝上，頁 9。

⁶²同註 14，卷八十六，列傳第四十六，劉劭，頁 2191-2197。

華，雖複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彷彿林澤。」⁶³《南史·卷二十·列傳第十·謝弘微傳附》說南朝梁末謝舉：「宅內山齋舍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⁶⁴

隱士戴顛「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而王弘之家境貧窮，但喜好山水，「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築室，謝靈運、顏延之并相欽重。」⁶⁵

相對於別墅來說，士人園林更重視隨順自然山水的因地制宜、相融相即，讓整個園林景觀與周圍的山水合而為一，彷彿就像長出來一般。換句話說，士人園林的營造係師法自然，或植林疊石，或引水蓄池，遊息其中，「彷彿丘中」、「彷彿林澤」、「殆若自然」、「有若自然」。而隱士居處則與林澗、岩壑融為一體，因此歸入「園林」一節。

(二)宗教園林

南渡以後，當時的寺觀，不少是來自貴族士人「捨宅所立」，已如前述，其建制自然帶有原宅的風貌，而士人宅中的園林也往往被保留，成為寺觀的園林。除此之外，也有僧人將修行居所建於風景清幽、依山傍水之處。《世說新語·棲逸第十八·第11則》云：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庾公諸人多往看之。⁶⁶

康僧淵在豫章時，於離城幾十里遠的地方修建居所，兩旁連著山嶺，大河像衣帶一樣環繞著它，繁花似錦的樹林佈置於庭院中，清澈的流水在堂前激起水波，東晉名士常去探望與他交談。

東晉佛教高僧慧遠(334-416)，於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在刺史桓伊(?-391)的幫助之下，於廬山營造東林禪寺，該寺即是典型的園林寺觀，其環境之清麗幽雅，絲毫不遜於私家園林，正如《高僧傳》本傳的記載：

刺史桓伊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立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

⁶³同註 14，頁 2297。

⁶⁴見〔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年)，頁 549-567。

⁶⁵戴顛、王弘之，分見《宋書》，卷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三，隱逸，頁 2277、2281-2282。

⁶⁶同註 28，頁 660。

神清而氣肅焉。⁶⁷

此寺處於風景名勝地，加之慧遠精心佈置，更顯得有些神風仙氣。慧遠卜居廬山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聚徒講學，成為當時南方佛教的宗師。他還組織了「白蓮社」，參加者不僅有教徒，更有玄學家、儒者等共一百多人。凡此，展現了慧遠弘揚佛學和專心教育的巨大熱情。

《梁書·處士列傳》記載陶弘景(456-536)：

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⁶⁸

陶弘景的句曲山館，儼然是一「垂直園林」的建制，而陶氏本人樂聞松響，獨遊泉石，與玄學或道家愛好山水自然的思想作風若合一契。

五、結語

相較於前此的研究，將「別墅」與「園林」混為一談，⁶⁹，本文將晉宋莊園經濟下形成的景觀文化，分成兩個體系分別討論。

本文以為，首先，晉宋士人的別墅區，通常佈置園林地景，然而園林景觀則未必能涵蓋別墅建築。其次，別墅的空間，承載士人情志的頤養、家族情感的交流、朋儕同僚的應酬或個體理想的投射，它的機能介於「日常應用」與「山水頤養」之間，發展於東晉之後，除了因應莊園經濟而勃興之外，更重要的是，向秀、郭象的玄學及其影響為別墅文化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思想論據。

向秀認為嗜欲、富貴、好榮惡辱、好逸惡勞都是情性自然(〈難嵇叔夜養生論〉)，因此士人優遊於仕隱之間，也算是情性自然。郭象的獨化論以為萬有皆是循其「自性」而「自生」、「獨化」和「自為」的，此即「適性」、「自得」，也就是「自然」。再者，他在解釋《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與《莊子·外物篇》「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兩節，將山林與自然等同起來，為優遊山林的士夫提供了玄學的根據。在向、郭的思想基礎上，支遁注〈逍遙遊〉進一步明白揭示：「至人……物物而不物於物……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換句話說，士大夫若失去莊園經濟的支撐，「非至足」，何來逍遙？但若被富貴牢籠而「物於物」，也無法盡性逍遙。支遁顯然承接向秀、

⁶⁷同註 26，卷第六義解三，「晉廬山釋慧遠」條，頁 212。

⁶⁸同註 12，卷五十一，列傳第四十五，處士，頁 742-744。

⁶⁹如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王妙純，〈《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東海中文學報》，第 24 期(2012 年 7 月)。

郭象注《莊子》：「富貴天地之情也，……關之自然」，以「適性」為「自然」、為「逍遙」，更切合士大夫的實際生活。戴逵進一步發揮支遁「至足」與「自適」的主張，提出了「閒遊於山水」，最能夠契合莊子「何往而不適」、「何待而不足」的至境。⁷⁰相對於人間世的矯情虛偽，山勢、水脈自然天成等樣態，都表現出無有其他因素的干涉，而得以「自然而然」、「自己而然」地呈現，「自然而然」、「自己而然」，即為「自然」。

魏晉以後，社會動亂，名教瓦解，玄學流行，士人亟欲跳脫人間世的禮教與秩序而回歸自然，山水等同於自然之後，推動了園林文化的被重視，即便是隱士居處或佛寺景觀，所營造出來的整體感是：「彷彿丘中」、「彷彿林澤」、「殆若自然」、「有若自然」。相較於別墅，園林更強調「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仿自然效果，而並不著意它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層面。

園林景觀以山水、植物、魚鳥等自然形態為主導加以組織、形構，晉宋的士人園林通過對自然山水、林野等一段盡可能真切的模仿，表現出土人藉此將自己融入無窮宇宙的意圖。因此，晉宋名士都是以藝術的手段在園林中再現山水自然的形態。

無論士人園林或宗教園林，都注意到園林與周圍峰巒、水景的映接和過渡，或者說，善用自然山林或諸種水體來營造園林。

佛教寺院園林追求清靜自然，起於印度釋迦牟尼佛其證悟、初轉法輪與最後說法的因緣，都與林木蔥蘢、林邊水澗有關，後世傳法沙門，因此選擇山水勝地作為清修之所。佛教的山水性格傳入中土之後，不期然與晉宋士人崇尚山水自然的風尚融合無間了。

參考文獻(以時代先後與作者筆畫順序遞增排列)

一、書籍

- 〔晉〕葛洪著，陳飛龍註譯，《抱朴子外篇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
-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年)
- 〔梁〕沈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
- 〔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齊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8年)

⁷⁰見施又文，〈道與謝靈運山水詩的成立〉，收錄於《2016年第一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文化創新與生命實踐論文集》(高雄市：一貫道天皇學院，2017年)，前言，頁192-194。

-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
-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 年）
- 〔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 年）
-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 年）
- 〔唐〕姚思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梁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 年）
- 〔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 年）
- 〔清〕錢大昕著，楊家駱主編，《十駕齋養新錄》（臺北市：世界書局，1963 年）
- 丁俊清，《中國居住文化》（上海市：同濟大學出版社，1998 年）
- 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王曉毅，《放達不羈的士族》（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0 年）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市：王記書坊，1984 年）
- 劉煒主編，《中華文明傳真 魏晉南北朝：分裂動蕩的年代》（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年）
- 杜正勝主編，《吾土與吾民》（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年）
-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市：明文書局，1991 年）
- 張傳璽，《中國古代史綱》（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市：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 年）
-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 年）

二、論文

- 王妙純，〈《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東海中文學報》第 24 期(2012 年 7 月)
- 依空，〈謝靈運山水詩的佛學思想〉，《普門學報》，第 2 期(2001 年 3 月)
- 林偉盛，〈「遊的詩學」--六朝山水之遊的生命情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 施又文，〈道與謝靈運山水詩的成立〉，收錄於《2016 年第一屆一貫道崇華學術研討會文化創新與生命實踐論文集》（高雄市：一貫道天皇學院，2017 年）
- 馬良懷，〈漢晉之際莊園經濟的發展與士大夫生存狀態之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毛詩故訓傳》書名的經學意義*

--兼辨正「故、訓、傳」三類說及「故訓／傳」偏正關係說

王誠御*

提要

書名作為觀察學術思想的一個視角，《毛詩故訓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故本文擬在重新匯集舊說的基礎上，討論《毛詩故訓傳》書名的取義及其經學意義。首先，指出《毛詩故訓傳》書名取義的所有可能性後，逐一考辨，將歷來有關《毛詩故訓傳》書名的說法分成三類，補證《毛詩故訓傳》書名之取義為分「故訓」、「傳」二類，二者為平行關係之說較可信，即「某，某也」等形式者屬於「故訓」，其餘內容屬於「傳」；而將「故訓」與「傳」結合於一書中，本即有別於三家《詩》的創舉，此一新形式除了是《毛傳》本身的解經旨趣使然，大概也與其長期在民間流傳不無關係。

而綜合上述三類之說，諸家論證的思路不外有四：《毛詩故訓傳》書名取義與〈烝民〉、《爾雅》之關係，「古訓」、「故訓」、「訓故」、「訓訓」、「訓詁」的詞義演變與聯繫，與三家《詩》著作書名的比較，與《漢書·藝文志》所載注解類書名的比較；故準此四者加以檢覈，分「故」、「訓」、「傳」三體之說，無法合理地解釋與分類「訓」體；甚至從《漢書·藝文志》及三家《詩》著作來看，西漢時代也不存在所謂「訓」體的著作。而「故訓／傳」偏正關係之說，則忽略《毛詩故訓傳》的訓詁中有思想這一重要特色。

關鍵詞：詩經、毛傳、訓詁、詁訓、三家詩

一、問題、範圍與方法

本文旨在辨正關於《毛詩故訓傳》書名的諸多異說，補證其書名當是「故訓」／「傳」分二類，為平行關係，並探究此一書名的意義。以下對本文的論述策略及若干必須先確定的基礎材料與範圍略作說明：

1. 重新匯集各家說法，¹分為三類檢討：

* 小作惠承二位匿名審查者鉅細靡遺地從題目範圍、行文方式、證據的有效性、具體註腳的缺漏等方面懇切教導，深獲啟益，敬致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班。

¹ 之所以忝顏妄稱「重新」，實如馮浩菲云：「馬氏之後，晚近一百多年來，學界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採用孔氏加馬氏的方法，雜合成說，缺乏創新之議」，但《毛傳》書

第一類主張「故」／「訓」／「傳」三者各有其意義與作用，並可清楚劃分。

第二類主張「故訓」一類，「傳」一類，二者是平列的關係。

第三類在前述「故訓」與「傳」分二類說的基礎上，對「故訓」與「傳」的關係作進一步分析，大抵認為「故訓」與「傳」的關係是「故訓之傳」，即「故訓」在「傳」中有重要的意義，甚或是以「故訓」為主的「傳」。

這三類說法互相排斥，故只要證明另兩類說法不妥，剩下的一種自然接近答案；但需要申明的是：如果窮盡地分析此一問題，三類說之外，至少應該還有兩種可能的假設存在，卻很少被提及，第一種是：「詁」／「訓傳」分為兩類，「詁」一類，「訓傳」一類，但因為「訓傳」不曾作為一種體裁出現過，也很少連類成辭，故此一假設並不可取，而根據同樣的理由，「詁傳」／「訓」分為兩類的假設也不能成立。第二種是：書名與內容無關，則此一問題便沒有討論的意義，且無法論證本來無關的事物是如何無關的，因此此一假設也不足取。故《毛詩故訓傳》書名存在三種異說的格局仍然是目前最合理的。

而本文認為上述三說中，第二說為是，但仍有須加以補證之處，並且《毛詩故訓傳》何以必須題為「故訓傳」？其書名是否指涉內容如何分類？其書名、體例是否與《爾雅》有關？是否可從與三家《詩》著作及《漢書·藝文志》所載相關書名比較後，察知其稱名的特殊性，且探究其特殊性的經學史意義為何？本文嘗試在考辨異說時，也對上述問題作出說明。

本文的行文方式為先條列各家說法，並隨文附錄各家相關的申成、辨難意見，惟文字較長者，僅能分析其思路後加以節錄，而直引成說且無發明者，則僅云「某人同」，不再具體徵引；集錄各家說法完畢後，則綜合歸納該說的思路與論據，加以總結考辨，而各家說法或前人已論及，或是可以含括在主要的思路與論據中檢討者，則不一一檢討。

2. 具體展開討論前，應先確定《毛詩故訓傳》當作「故」或作「詁」？以及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中，是否有其它題為「故訓傳」的著作？

(1) 《毛詩故訓傳》書名當作「故」

《毛詩正義》云：「《定本》作『故』」，²顏師古云：「今流俗《毛詩

名其實「亦與兩周詩解乃至整個經解有關」，頗為重要，〈《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6 期(1989 年)，頁 56。

²〔舊題漢〕毛公傳，〔漢〕鄭玄箋，〔漢〕鄭玄詩譜，〔唐〕陸德明音釋，〔唐〕孔

》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³王觀國云：「則今《毛詩》當為『故訓傳』，改『故』為『詁』者，後人妄改之也」，⁴《毛詩注疏校勘記》云：「考《漢書·藝文志》作『故』……當以《釋文》本、《定本》為長」，⁵以上云當作「故」者可從，理由有二：一是《漢書·藝文志》作「故」，這是《毛詩故訓傳》最早的著錄出處，且根據顏師古《注》，至少唐人所見《漢書·藝文志》本有作「故」者，二是「故」、「詁」的用法有其時代性，西漢當用「故」字，⁶所以根據顏師古《注》復原的唐人作「故」之本，符合「故」字的時代性與用法，應該可以合理地推測唐朝作「故」之本實源出東漢《漢書》作「故」之本，是以《毛詩故訓傳》書名當作「故」。

另也可從宋人仿《毛詩故訓傳》著作之書名來觀察，如：晁公武《易詁訓傳》、⁷《尚書詁訓傳》、⁸《毛詩詁訓傳》、⁹林至《楚辭故訓傳》等，¹⁰此類書名當如林至之書題「故」字為確；然作「詁」者亦不必改，因此一異文

穎達等正義，〔舊題清〕阮元校勘：《毛詩注疏》（臺北：新文豐，1977年1月，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卷一之一，頁11。而「定本」所指為何，清末以來即有「六朝定本」與「顏師古定本」二說，此一問題可參考：〔日〕野間文史：〈五經正義所引定本考〉，收在《五經正義の研究：その成立と展開》（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10月），頁89-122，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2期（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5月），頁24-44，又潘銘基：〈《毛詩正義》所引「定本」研究〉，《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3輯（上海：上海書店，2015年4月），頁181-203。

³ 語見《漢書·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顏師古《注》，〔漢〕班固著，陳國慶彙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0月），頁35。

⁴ 〔宋〕王觀國：《學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0月），卷一，頁5，標點略有補充。

⁵ 〔清〕阮元總纂，顧廣圻分校，袁媛整理：《毛詩注疏校勘記》，劉玉才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第2冊，頁594。

⁶ 詳下引劉師培、張以仁、馮浩菲說，任銘善亦云：「『詁』『註』二字後出，古但作『故』『注』，然『故』『注』假借字，而『詁』『注』〔引按：此『注』當作『註』，排印錯誤〕則本字也。『詁』字始見於劉歆〈與揚雄書〉……西京皆承用『故』字，其義則或為古言」，〈詁註二字義駁段氏〉，《無受室文存》（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頁246，標點有修改，按：「故」字已見西周金文，參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5月），上冊，頁250，而「詁」字晚出，目前所見可能以《古璽文編》為最早，參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冊，頁19。

⁷ 《宋史·藝文志》：「晁公武《易詁訓傳》十八卷」，〔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2月），頁5039。

⁸ 《宋史·藝文志》：「晁公武《尚書詁訓傳》四十六卷」，頁5043，此二例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4月），頁214，已揭出。

⁹ 《宋史·藝文志》：「晁公武《毛詩詁訓傳》二十卷」，頁5046。

¹⁰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頁65-66。

反映當時《毛詩故訓傳》之「故」作「詁」本仍頗流行。

而今人著作中，另有稱為《詩經詁訓傳》¹¹或《毛公詁訓》者，¹²均不妥，因此二書名均未見兩漢以前任何書目著錄中。

(2)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中是否亦有「故訓傳」？

兩漢時代，注解著作書名題作「故訓傳」者，今所知仍僅《毛詩故訓傳》一例；而《後漢書·儒林傳》所稱賈誼《春秋左氏傳訓詁》，¹³此書名如可信，雖亦「傳訓詁」連文，然「傳」字乃《左傳》本有，非賈誼作注時另有「傳」體，故仍與《毛詩故訓傳》不同。又趙逵夫將馬王堆帛書《相馬經》中的〈大光破章〉改擬為〈大光破章故訓傳〉，¹⁴實則帛書原無標題，內文也無相應標示，只有「大光破章」之章名，¹⁵是以趙氏雖據《毛詩故訓傳》為說，本文未可再引以說《毛詩故訓傳》，故以上二例本文討論《毛詩故訓傳》時均不取。則迄今所知傳世、出土文獻，兩漢時代書名題作「故訓傳」者，仍僅《毛詩故訓傳》。

二、「故」／「訓」／「傳」分三類說考辨

1.茲先梳理各家說法如下：

(1)《毛詩正義》

前人多以為《正義》對「故訓傳」有二說，¹⁶而《正義》此段文字較長，茲分析其思路與步驟如下：

第一說為：

a.釋「詁」、「訓」、「傳」名義：「『詁¹⁷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

¹¹如陸宗達：《訓詁簡論》（香港：中華書局，2002年5月），頁65。

¹²這一名稱多見於清人著作，惟當讀作「毛公詁訓傳」，如〔清〕陳奂：《毛詩說》，《詩毛氏傳疏》（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11月），第四冊，頁8上，但〔日〕田中和夫著，李寅生譯：《漢唐詩經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頁14，讀為《毛公詁訓傳》，則不妥。

¹³「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卷七十九下，頁691。

¹⁴趙逵夫：〈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古典文獻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頁54-61。

¹⁵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第五冊，頁169。

¹⁶馮浩菲：〈《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頁55-56。而張寶三云：「則似贊同第二說也」又指出「《正義》因據二劉舊疏增刪而成……如《正義》此處所引二說，前一說篇幅特長，後一說篇幅較短，然《正義》於後說下斷云：『義或當然』，略顯突兀」，《東亞《詩經》學論集》，頁118。下引文均見《毛詩注疏》，卷一之一，頁11，不另出注。

¹⁷按《毛詩正義》原不載經、《序》、《傳》、《箋》、《釋文》，今本實為後來注、

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詁〕¹⁸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b.何以只取《爾雅》之「故」、「訓」：「《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¹⁹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于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摠眾篇之目。」楊端志說同。²⁰而馮浩菲云：「《正義》正說(引按：即上文所引第一說)主明『詁訓傳』之『詁訓』取義於《爾雅》之〈釋詁〉與〈釋訓〉，其說有當。」²¹

第二說為：「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然。」此說已接近本文所分的第三類說，詳下文。

而齊佩瑢云：「孔氏的說法頗有些自相矛盾，他也明知《故訓傳》是用了《詩經》『古訓是式』的意義，『故訓』本是故昔的典訓，這故昔典訓的所指，無論是師說或雅義，都尚較合理近是；然而他強要牽扯到〈釋詁〉等篇名上去，就很有些傳會了。……『故訓』的『故』字是形容詞，訓故、釋故

疏合刻時附入，故文字常與《釋文》、《正義》所引不合；而欲考求《正義》所據之底本，則只能根據疏文推測，此處《正義》云「今《定本》作『故』」，顯然《正義》根據是作「詁」之本，否則只須云「《定本》同」之類即可，不必出異文，故知《正義》所據本是「詁」字。從這一思路來校勘疏文非常重要，〔日〕野間文史就針對《春秋左傳正義》作了精彩的示範，其〈自述《春秋正義校勘記》之撰作〉云：「現在所傳下來的各種『經』、『傳』、『注』文字未必與『正義』即『疏』所據的『經』、『傳』、『注』文字一致。……我們不能認為杜預《經傳集解》所據的『經』、『傳』文與先秦以來所傳的『經』、『傳』文沒有區別，阮校卻似乎不介意這種事情」，收在劉玉才、水上雅晴主編：《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頁136。

¹⁸按前文既云「篇有〈釋詁〉、〈釋訓〉」，下乃續云「依《爾雅》訓」，則此句當有「詁」字，全句應作「依《爾雅》詁訓」方可與上句對應，故此句應脫一「詁」字，今補，《毛詩注疏校勘記》亦失校。

¹⁹前人多以為《爾雅》存在〈序〉篇，詳管錫華：《爾雅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頁30-31，而蔣禮鴻則以為：「不知《爾雅序篇》是什麼書」，《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頁8，惟細考此處未必是書名，蓋「序」訓為「次」，乃謂《爾雅》之篇章次序何以如此安排；若拙說可從，則亦能解釋何以從未見有《爾雅序篇》佚文之問題，擬撰文別詳。

²⁰ 楊端志：《訓詁學》(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5月)，上冊，頁7。

²¹ 馮浩菲：〈《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頁56。

的『故』字是名詞，二者絕不相同。……可見《故訓傳》雖亦為訓詁之作，然而『故言之傳』和『順釋故言』的立名取義都不大相同的。馬瑞辰有〈毛詩詁訓傳名義考〉一文，所說也多錯誤。」²²按齊氏評馬瑞辰「所說也多錯誤」，與其下文自相矛盾，詳下。馮浩菲云：「至於對『詁』與『訓』的分別解釋，只照顧了《爾雅》，卻忽略了《毛傳》，顯示不出《毛傳》的特點，似乎《傳》《雅》全同，此其所失。對於『傳』的解釋，亦不得要領。《正義》的又解據《定本》『詁』作『故』立說，視『故』為形容詞，不當訓詁體式看，差之一義，失之千里。似乎《毛傳》只有傳，沒有詁、訓，其說之謬，不言而明。」²³

(2)成伯璵：「『詁』者，古也，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古謂之『厥』，今謂之『其』，古謂之『權輿』，今謂之『始』是也。『訓』者，謂別有意義，與《爾雅》一篇略同，『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戚施，面柔也』，『籛籛，口柔也』，『無念，念也』，『之子，是子也』，此謂之『訓』也。『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為『傳』；出自己意，即為注」，又：「解詁訓，又注詩義，總名之為詁訓傳。」²⁴

(3)馬瑞辰〈毛詩詁訓傳名義考〉，²⁵該文文字較長，茲將馬氏的思路與步驟分析如下；但由於馬說最為通行，學者相關評述意見不少，故亦附錄學者對馬氏之說的闡發、批評：

a.分別「章句」與「訓詁」：「『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奧義自闢。」²⁶

b.分別「故」、「訓」、「故訓」、「傳」：「蓋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又：「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

²²齊佩瑢：《訓詁學概論》（臺北：華正書局，1999年9月），頁8，標點有增補，不過齊氏對《毛詩故訓傳》的書名沒有具體的說明，只散見頁3、7、11-12。

²³馮浩菲：〈《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頁56。

²⁴〔唐〕成伯璵：《毛詩指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第70冊，頁173-174、176。

²⁵〔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卷一，頁3-5，下引馬氏之說均出於此，不覆注。

²⁶關於這一問題，馬說並未詳盡，請另參林慶彰：〈兩漢章句之學重探〉，《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0月），上冊，頁277-297、張寶三：〈漢代章句之學論考〉，《臺大中文學報》第14期（2001年5月），頁35-75。

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又：「單詞則為『詁』，重語則為『訓』，『詁』第就其字之義指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

然齊佩瑢云：「(馬瑞辰)文中分辨訓故和章句，訓故和傳，訓和故等之間的分別，大致尚無過誤……馬氏的說法，除了以『故訓』為『訓故』的錯誤外，其他尚無可斥之處」，²⁷陳紱云：「這種說法是把『詁』和『訓』區分解釋為單詞和重語，則證據略嫌不足。……上古文獻中所用的『詁』、『訓』均沒有單言、重語之義」，²⁸張寶三云：「若漢代解經之體，其『詁』、『訓』、『傳』三者之區別未若馬氏所述之分明，則馬氏所論，恐將流於附會也」，²⁹于淑娟云：「馬瑞辰將『故訓』與『訓詁』視為相同，以為『故訓』是『訓詁』連言，看似通順，實頗悖謬。……『故訓』一詞僅見《毛詩故訓傳》一處，其他典籍中無此用法。若兩者在當時通用，則絕不會僅此一例」，³⁰王振華云：「先儒沒有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認識訓故、故訓、訓詁、詁訓，多將它們混為一談。如馬瑞辰……不僅四詞混淆，甚至隨意更改字序、句讀。」³¹

c.釋《毛詩故訓傳》：「毛公傳《詩》多古文，其釋《詩》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為《詁訓傳》。嘗即〈關雎〉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逮，匹也』之類，『詁』之體也；『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而餘可類推矣。」

按張素卿指出馬說的特殊處在於：「孔(穎達)、馬(瑞辰)二氏解說『詁訓傳』，較大的差異在於他們對『傳』的了解……馬氏尚注意到『傳』體的獨特性，此則與孔氏有異」；³²但馬氏所舉「詁」、「訓」二例，皆有問題：馮浩菲云：「馬氏據《爾雅》以『窈窕，幽閒也』歸詁體，與他對《毛傳》中詁、訓兩體的區別不甚了然有關」，³³張以仁：「但『關關』一詞，繫於〈釋詁

²⁷齊佩瑢：《訓詁學概論》，頁 11-12。

²⁸陳紱：《訓詁學基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 9 月)，頁 5。

²⁹張寶三：《東亞《詩經》學論集》，頁 120。

³⁰于淑娟：《韓詩外傳研究：漢代經學與文學關係透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0 月)，頁 44。

³¹王振華〈《毛詩故訓傳》名義新考〉，收在曲景毅主編：《多元視角與文學文化--古典文學論集》(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 月)，頁 30。

³²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97 年 5 月)，頁 12。

³³馮浩菲：〈《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頁 58。

〉，馬氏引以表『訓』體，便似乎不太妥當」。³⁴

d.省稱《毛傳》之故：「『訓故』不可以該『傳』，而『傳』可以統『訓』故，故標其總目為『詁訓傳』，而分篇則但言『傳』而已。」而以上馬氏諸說，竹添光鴻說同。³⁵

e.馬說總評，馮浩菲云：「(馬瑞辰)不足之處有三點：第一，對『訓詁』一語的古今演變情況講得不系統、不清楚。比如〈烝民〉之『古訓』、《說文》之『詁訓』與『故訓傳』之『故訓』之間的演變關係是個關鍵的問題，但沒有講到。第二，對於《毛傳》故訓二體的區別還講得不夠明確，尤其對訓體的特點還把握得不夠準確。……第三，對《毛傳》中故、訓、傳三體的含義講得仍不夠充分。」³⁶

(4)張之洞：「《毛詩》兼三體，故曰《詁訓傳》，「詁」，「古言也，以今語釋古語。大率以一字解一字」，「訓」，「此釋文義」，「傳」，「傳述也，推衍經義，大率文繁於本經，有『傳義』、『傳事』兩體。」³⁷

(5)陸宗達：「『訓詁』這兩個字連用，始於漢代的《毛詩詁訓傳》³⁸……『詁』是解釋『異言』的……這種對句、段、篇具體含義的解釋，就是『訓』，而『傳』是一種發明經典大義的體例」，而其書名為「故訓傳」，乃因「毛亨註釋《詩經》雖有敘事，但卻以解釋語言為主，所以叫《毛詩詁訓傳》」。³⁹

(6)張以仁：「《毛詩故訓傳》很可能是『詁』、『訓』、『傳』三者的綜合體……『訓』體是就其文字義理作適當的申述與發揮，而『傳』體則是『

³⁴張以仁：〈從若干有關資料看「訓詁」一詞早期的涵義〉，《張以仁語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頁24。張氏又曾云：「而『關關，和聲也』並非出自〈釋訓〉，而是見於〈釋詁〉」，見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11引張以仁說。

³⁵〔日〕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6月），卷一，頁2上。

³⁶馮浩菲：〈《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頁56。

³⁷〔清〕張之洞：〈詁訓傳箋註解名義疏〉，《書林》第2卷第2期（1937年），頁5，標點有增補。按〔清〕傅維森亦有〈詁訓傳箋註解名義疏〉的同題之作，《缺齋遺稿》，卷一，林慶彰等主編：《晚清四部叢刊》第10編（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13年3月），第98冊，頁41-44，但二文內容不同，何以二人均同有此作，待考。

³⁸此說又見下引陳紱、路廣正、宋子然、徐啟庭、王寧主編各書，另又見孫永選、闕景忠、季雲起：「二者（訓、詁）的連用發端於漢初的毛亨」，《訓詁學綱要》（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9月），頁131。蘇榮寶、武建宇：「先秦時代，『詁（故）』、『訓』分開，《毛詩故訓傳》最早把『故訓』連用，合成一詞」，《訓詁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5年2月），頁144。

³⁹以上均見陸宗達：《訓詁簡論》，頁2-3。

轉錄師說』」，又：「我頗懷疑『詁』字的造成，可能就在毛公以後許慎以前這一段時間，大家感到應該有一個專字來表示這件事情，而不當再借用『故』字」，又：「『詁』之初義恐怕就在詮釋那些難以釋讀的古字，這也就是『詁』字的本義」。⁴⁰按劉師培云：「故者，通其指義也……西漢作『故』，東漢作『詁』」，⁴¹馮浩菲云：「大致到了西漢末年以後，這種故字便換成詁，故與詁通用」，⁴²均可為張說旁證。

(7)洪誠：「只解釋詞義，在《毛傳》就是詁訓體；有所申說發揮，在《毛傳》就是傳體。詩旨多含蓄，在毛亨時代，『詁訓』二字的意義比較狹，必須在『詁訓』之外加『傳』以補充『詁訓』之不足。……詁訓傳三項的作用只抵得現行教本的注釋，而且還不包括注音。」⁴³

(8)馮浩菲：「如秦漢之際毛亨撰《毛詩故訓傳》，其中故體指基本詞匯詞義的解釋；訓體既指聯綿詞的訓釋，又指譯釋詩句；傳體指根據典訓師說，闡發詩中蘊意奧義，并通過補述有關內容，證發經義。現標碼移錄《周南·葛覃》篇《故訓傳》一節以示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①莫莫，成就之貌。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②穫，煮之也。③精日緜，粗日綌。④斃，厭也。⑤古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其中②③④為故體，①是訓體，⑤為傳體。」⁴⁴高林如說同。⁴⁵

(9)路廣正：「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把『故』和『訓』二字連言。『故』、『訓』、『傳』三者并列，『故訓』二字解釋《詩》的詞語，《傳》是說明詩篇的思想內容。」⁴⁶

(10)徐啟庭：「毛亨注釋《詩經》不單用『詁』或『訓』，而用『故(詁)』、『訓』、『傳』三字並列命名，自有他的用意所在……從孔穎達、馬瑞辰

⁴⁰張以仁：《張以仁語文學論集》，頁 23-26。

⁴¹劉師培：《國學發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 8 月)，頁 23-24。

⁴²馮浩菲：〈《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頁 57-58。

⁴³洪誠：《訓詁學》，《洪誠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5-6。

⁴⁴馮浩菲類似的說法很多，見《毛詩訓詁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年 8 月)，頁 53-61，又見〈《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頁 55-61，又見《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頁 213，今據《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惟引文格式略有修改，用粗體小字加底線表示《毛傳》。

⁴⁵高林如：〈《毛詩故訓傳》書名、作者及篇卷考辨〉，《語文知識》第 2 期(2012 年)，頁 78。

⁴⁶路廣正：《訓詁學通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0 月)，頁 7。

對《毛詩故訓傳》的『詁』、『訓』的分析，結合郝懿行、朱駿聲對《爾雅》中〈釋詁〉、〈釋訓〉的內容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詁』、『訓』特指的分別：『詁』是解釋異言的，『訓』是道形貌的。」⁴⁷按徐氏未解「傳」字，觀其說多據孔穎達與馬瑞辰，則徐氏對「傳」字的理解或與孔、馬相同。

(11)洪湛侯：「至於是書以《故訓傳》為名，皆有取義。按《漢書·藝文志》著錄《詩》凡六家，以『故』名者……以『傳』名者……今按故訓與章句不同，《漢書·揚雄傳》說揚雄、《後漢書·桓譚傳》說桓譚，兩人都是通故訓而『不為章句』，故知『故訓』與『章句』有別。馬瑞辰說……如此，則其命名皆有取義，讀此書者，是亦不可不知。」⁴⁸

(12)周光慶：「而特別難能可貴的是，《毛詩詁訓傳》的作者們還努力使『詁訓』體與『傳』體有機結合形成新的『詁訓傳』解釋體式，「它是由『詁』體、『訓』體、與『傳』體組合起來的一種複合型的解釋的解釋體式，其『詁』體、『訓』體和『傳』體原本也都是單行的解釋體式，各有所用，各有其長，而當它們組合起來形成一種複合整體，則又相互配合、相互貫通，從而表現出了任何單體型解釋體式所不可能具有的解釋功能」，「大致說來，作為『語言解釋』，『詁』往往先於『訓』，『訓』常常基於『詁』，但二者關係極為緊密，有時難以明確劃分……在實際運作中，『詁』與『訓』既要受文本意識的引導，又要受『傳』體的制約，但卻不能包括『傳』體」，而「『詁』體側重考釋具體語境中的具體詞義，尤其是古語詞的語境義」，「『訓』體注重分析語詞的表達方式及其相應的語義，也包括情貌語詞的解釋」，「『傳』體注重在『詁』與『訓』的基礎上，體察詩人的情志，分析『美刺』的內涵，『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盡可能深入地發掘出詩歌蘊含的豐富義理並將其引向『經世致用』的實踐中。」⁴⁹

(13)尚繼愚：「『故訓』的故，通『詁』，即以今語釋古語，以通言釋方言；申說其義謂『訓』；串釋文句，說明大義謂『傳』。」⁵⁰

(14)黃靈庚：「毛亨書名中的『故訓傳』三字是並列關係，各具意義。」⁵¹

⁴⁷徐啟庭：《訓詁學》（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1年7月），頁1-2。

⁴⁸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5月），頁179。

⁴⁹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頁185、187、190、191、193、195，標點略有增補。

⁵⁰尚繼愚：〈《毛詩故訓傳》（定本）提要〉，收入夏傳才、董治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8月），頁14。

⁵¹黃靈庚：《訓詁學與語文教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頁2。

(15)劉毓慶、郭萬金：「《毛詩故訓傳》有三種基本的釋詩體例，即故、訓、傳三體。……不過毛氏所謂的『故』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不像《爾雅》那樣嚴格……而毛氏則把古今異言、同字異義、方俗異稱等等內容，都容納在『故』要解決的範圍之內了。……訓是一種特殊解釋方法……此處所釋都不是單純的字意，更主要的是由其中生發伸引出的意義。……《毛詩故訓傳》又簡稱《毛傳》，顯然『傳』的意義要比『故訓』更大。『傳』是一種比較自由的闡發經義的解說體式。」⁵²

(16)于淑娟：「《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則故、訓、傳合編為一書」，「故」者：「故字在先秦及西漢兼有古舊和事情兩種含義，解《詩》的方式稱故，是取它的這兩種意義，即講《詩》的古事舊事，也就是介紹《詩》的本事」，「訓」者：「解《詩》的方式稱為訓，當是注重知識的傳授，以解決知識難點為主……訓在經學中是一種對事物加以解釋、描述，使之事理通達的講解方式。《淮南子》中的訓體正是對訓這一講解方式的擴大……為《詩》作訓，主要包括訓詁和考辨兩種方式。訓詁是對字詞進行解釋，考辨的範圍則極其廣泛，涉及名物、器具、制度、儀式等諸多方面」，「傳」者，「就是凭藉經典闡發自己理念、觀點……為《詩》作傳可以用經師自己的話語加以論述，也可以引用前人的解說……有的還是情節具體的傳說故事。」⁵³

(17)常森亦分為故(詁)、訓、傳三體，又：「而今文諸家，則並無『訓』體著述」，又：「漢儒所謂『傳』有廣狹多種含義。狹義之『傳』與『詁』、『訓』(或『詁訓』)，故毛公之作明標為《毛詩詁訓傳》。而較廣義之『傳』則可包括『詁訓』……故而《毛詩詁訓傳》一書，後世習稱為《毛傳》(非簡單的縮略)。」⁵⁴

(18)王懷宜：「細案《毛傳》全書，我們發現，故訓傳三體適用於不同的訓詁內容，其分工是十分明確的。『故』是對詩中基本詞匯的解釋……《毛傳》中的『訓』是理順之義……毛公或通譯全句，或補充說明詩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務使讀者明了句旨所在。……(傳)即馬氏(瑞辰)所謂『并經文之所

⁵²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頁421。

⁵³于淑娟：〈《毛詩故訓傳》名義考釋——兼論《毛詩故訓傳》獨傳的原因〉，《孔子研究》第3期(2010年)，後收入《韓詩外傳研究：漢代經學與文學關係透視》，今據後者，頁45、47、51-53、54-56。

⁵⁴常森：〈論漢代《詩經》著述之內外傳體〉，《國學研究》第3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頁146。

未言者而引申之』，這就是傳體的作用。」⁵⁵

(19)舒大剛：「如古文《毛詩》有《故訓傳》，『故』即解釋名物故實，『訓』即串說經文意義，『傳』則引申經義而有所發揮，將故(又作詁)、訓、傳有機地結合起來，不蔓不支，與經結合緊密。」⁵⁶

(20)王振華亦分為「故」、「訓」、「傳」三類，而《故訓傳》義即「毛亨根據先儒的說解為《詩經》所作之《傳》，『故訓』指先儒的說解，『傳』則既包括解釋字詞，也包括闡發義理及補述故事，所以《毛詩故訓傳》又可簡稱為《毛傳》。」⁵⁷

2. 「故」／「訓」／「傳」分三類說的理據商榷

此說的主要論據是將《毛詩故訓傳》書名之取義追溯至《爾雅》，並逐一定義「故」、「訓」、「傳」的意義與範圍，個別學者也舉例《傳》文說明；但問題即為溯源《爾雅》及相關出處的預設不能成立，且未考「故」、「訓」、「傳」各自是否曾作為書名，而將各家定義比較齊觀，可知最大問題在於「訓」體的分類無所適從，故持三類說的學者亦從未有按其標準全面分類《毛詩故訓傳》者。以下進一步對這些問題加以論述：

(1)前人討論「故訓傳」名義時，曾有兩個預設：《毛詩故訓傳》書名必與〈烝民〉「古訓是式」、《爾雅》有關，其實皆有問題，理由是：

〈烝民〉所謂「古訓」，乃指「聖王遺典，古昔教言」，⁵⁸與「故訓」無關。而《毛詩故訓傳》書名之取義是否根據《爾雅》，陳紱指出：「《爾雅》篇名的命名只是一種巧合，其作用是分卷，並不能以此證明『詁』『訓』在意義上的區別。只是作者把雙音詞匯集在一起，恰恰用『釋訓』二字命名而已」，⁵⁹此說甚是，而可以補充的是：然就算《毛傳》能見《爾雅》，⁶⁰其

⁵⁵王懷宜：〈《詩毛傳》訓詁隱形理念初探〉，《揚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2-13。

⁵⁶舒大剛：《儒史雜譚》(貴陽：孔學堂書局，2015 年 7 月)，頁 62。

⁵⁷王振華：〈《毛詩故訓傳》名義新考〉，頁 37，對三類名稱的解釋，詳見頁 27-31、31-34、36-37。

⁵⁸參許威漢：《訓詁學導論(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11-12，這一說法最晚可以追溯至錢大昕，許氏批評錢氏是附會經義，很有見地。

⁵⁹陳紱：《訓詁學基礎》，頁 5。另則王振華〈《毛詩故訓傳》名義新考〉也有類似反思，頁 24-27。

⁶⁰晚近在這個問題上，除單篇論文外，主要有三本專門著作：丁忱：《爾雅毛傳異同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年 1 月)、胡繼明：《詩經爾雅比較研究》(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0 月)、盧國屏：《爾雅與毛傳之研究與比較》(臺北：國

不題為「毛詩故言訓傳」，就說明《毛詩故訓傳》不完全接受《爾雅》的〈釋故〉、〈釋言〉、〈釋訓〉之順序與體例，⁶¹且《爾雅》無「傳」體，若《毛詩故訓傳》真根據《爾雅》，此一部分如何無中生有？以上足以證明引《爾雅》的體例來解說《毛傳》，並未可信。

(2)茲將各家對故、訓、傳的定義比較如下表，各家中未詳細定義者從略：

姓名	故	訓	傳
孔穎達	「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	「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傳」者，傳通其義也
成伯璵	「詁」者，古也，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	「訓」者，謂別有意義，與《爾雅》一篇略同	「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為『傳』
馬瑞辰、洪湛侯	單詞則為詁，詁第就其字之義指而證明之	重語則為訓，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	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
張之洞	古言也，以今語釋古語	此釋文義	傳述也，推衍經義
陸宗達	「詁」是解釋「異言」的	這種對句、段、篇具體含義的解釋，就是「訓」	「傳」是一種發明經典大義的體例
張以仁	「詁」之初義恐怕就在詮釋那些難以釋讀的古字	「訓」體是就其文字義理作適當的申述與發揮	「傳」體則是「轉錄師說」
洪誠	只解釋詞義，在《毛傳》就是詁訓體		有所申說發揮，在《毛傳》就是傳體
馮浩菲	故體指基本詞匯詞義的解釋	訓體既指聯綿詞的訓釋，又指譯釋詩句	傳體指根據典訓師說，闡發詩中蘊意奧義，并通過補述有關內容，證發經義
路廣正	「故訓」二字解釋《詩》的詞語		《傳》是說明詩篇的思想內容
周光慶	「詁」體側重考釋具	「訓」體注重分析語詞	「傳」體注重在「詁

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年)，後改題《《爾雅》與《毛傳》之比較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胡繼明的意見是：「《毛傳》與《爾雅》的關係應是：既有共同的來源，又各有所本，各有所宗，各有己意。它們之間不存在誰依據誰的問題」，而丁忱云：「毛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盧國屏的意見主要有五：二書訓詁材料不同、二書訓詁方法內容不同、二書成書性質不同、《爾雅》非依《毛傳》成書、《爾雅》早於《毛傳》可能性較大。則根據丁、盧二氏的意見，大致可以相信《爾雅》在前，《毛傳》在後，《毛傳》應及見《爾雅》。

⁶¹《毛詩正義》對《毛傳》不取〈釋言〉的解釋已見前引，但其說是建立在《毛傳》必用《爾雅》的前提上所作的彌縫，未必可信。黃侃云：「據沖遠此言，『毛詩詁訓傳』云者，無異言『毛詩爾雅傳』矣」，〈爾雅說略〉，《黃侃國學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262，標點有修改，其說亦未確，理由同上。

	體語境中的具體詞義，尤其是古語詞的語境義	的表達方式及其相應的語義，也包括情貌語詞的解釋	」與「訓」的基礎上，體察詩人的情志，分析「美刺」的內涵，……盡可能深入地發掘出詩歌蘊含的豐富義理並將其引向「經世致用」的實踐中
尚繼愚	「故訓」的故，通「詁」，即以今語釋古語，以通言釋方言	申說其義謂「訓」	串釋文句，說明大義謂「傳」
劉毓慶、郭萬金	毛氏則把古今異言、同字異義、方俗異稱等等內容，都容納在「故」要解決的範圍之內了	此處所釋都不是單純的字意，更主要的是由其中生發伸引出的意義	「傳」是一種比較自由的闡發經義的解說體式
于淑娟	即講《詩》的古事舊事，也就是介紹《詩》的本事	為《詩》作訓，主要包括訓詁和考辨兩種方式。訓詁是對字詞進行解釋，考辨的範圍則極其廣泛，涉及名物、器具、制度、儀式等諸多方面	就是憑藉經典闡發自己理念、觀點
王懷宣	「故」是對詩中基本詞匯的解釋	毛公或通譯全句，或補充說明詩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務使讀者明了句旨所在	即馬氏(瑞辰)所謂「并經文之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舒大剛	「故」即解釋名物故實	「訓」即串說經文意義	「傳」則引申經義而有所發揮
王振華	「故訓」指先儒的說解		「傳」則既包括解釋字詞，也包括闡發義理及補述故事

從上表可見，各家對「故」、「傳」的定義基本近似；但於「訓」體則言人人殊，而持三類說者中，周光慶亦云：「但二者(故、訓)關係極為緊密，有時難以明確劃分」，可知「故」、「訓」、「傳」分三類說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定義「訓」體，⁶²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求之於先秦兩漢是否有「訓」體著作，說詳下。

(3)以下對上述未及討論的說法略作說明：

張以仁所謂「轉錄師說」於《毛詩故訓傳》只有數例，⁶³亦難以為「傳」

⁶²張素卿也指出了問題是：「究竟『訓』體如何界定，值得學者再深入探索」，《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 11。

⁶³《毛傳》中所見先師有：孔子、孟仲子、仲梁子、高子、孟子，共計五家六條，分見

體的依據。洪誠、路廣正、周光慶有時不分別「故」、「訓」，有時又將「故」、「訓」、「傳」視作分開的三體，則亦是受《毛詩正義》以降之說影響，恐略有矛盾。劉毓慶、郭萬金解釋「訓」為「更主要的是由其中生發伸引出的意義」，王懷宣解釋「訓」為「毛公或通譯全句，或補充說明詩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務使讀者明了句旨所在」，此一定義，幾乎與「傳」無別。

馮浩菲說之問題在其所定義的「訓」體條件：「訓體既指聯綿詞的訓釋，又指譯釋詩句」，必須同時滿足，或僅具其一即可？然從其舉例之「訓」體：「莫莫，成就之貌」而論，「莫莫」雖可以算是廣義的聯綿詞，但「成就之貌」只解釋文字，恐不能算是「譯釋詩句」，則馮氏大約是指滿足其中一項即可；惟馮氏所謂「譯釋詩句」的「訓」免不了也帶有若干「闡發詩中蘊意奧義，並通過補述有關內容，證發經義」的性質，則「訓」、「傳」也頗難劃分。

于淑娟把「故」解釋為「交待作品產生的背景、緣起」，姑且不論其只是解釋了「故」字字義，不等於書名必然取義於此，實則作為體裁與書名的「故」恐未有如此解釋者；且其所引各例均出《詩序》，⁶⁴雖然《詩序》也是《毛傳》的一部分，⁶⁵但畢竟非毛公所著，⁶⁶論《毛傳》書名而皆以〈詩序〉為證，似稍有隔閡，且《傳》中若干闡發章旨的文字又何以不能歸為于氏所謂之「故」？如前人已經指出的《毛傳》「篇末摠發一篇之《傳》」之例？⁶⁷而關於「訓」、「傳」，于氏所舉之例也有少數模稜兩可者，如〈定之方中〉之《傳》，于氏亦以為是「傳」體：「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此又何以不能是于氏所說之「訓」？因其亦「考辨」，亦詳解禮制，未始不符合于氏的標準。

而于氏對「訓」字的解說也有問題，其說主要根據與淮南王劉安有關的

《毛詩注疏》，頁 115、141、423、429、708、750、776，若計入〈絳衣〉之《序》，則為七條，而劉立志：〈先秦《詩》傳《詩》說析論〉，《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8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4 月)，頁 35，認為「《毛傳》明確徵引前人之說，總計有三家五條」，未確。

⁶⁴于淑娟：《韓詩外傳研究：漢代經學與文學關係透視》，頁 48-50。

⁶⁵程元敏以為《詩序》亦是《毛傳》的一部分，如此可解釋《毛傳》不注《詩序》等一系列問題，《詩序新考》(臺北：五南，2004 年 12 月)，頁 49，今從此說。

⁶⁶這一點從《詩序》與《毛傳》互有異同可知，簡陋所及，最早論及此一問題的應是〔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二，頁 15。

⁶⁷語出《毛詩注疏校勘記》，頁 726，綜合各家舉證，有〈椒聊〉、〈采蘋〉、〈木瓜〉三例，其實尚可補充〈素冠〉：「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之《傳》一例。

兩部著作立論：《淮南道訓》、《淮南子》，《淮南道訓》另詳下文辨證，此先討論于氏對《淮南子》各篇篇題「訓」字的理解：「由淮南王劉安所編著的《淮南子》，全書共 21 卷，其中 20 卷以『訓』名篇……姚範『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但《淮南子》全書中只有第 21 卷〈要略〉未以『訓』名篇，如果是高誘自加『訓』字以標其注，則此篇既已經加注，則無理由例外。如果從《淮南子》全書的角度來看，本身有注經傾向，〈要略〉一篇處於卷末，其內容大致是對《淮南子》全書各篇內容的總括。……不以『訓』名篇恰恰體現出總括全書的篇章性質」，⁶⁸按于說不妥，理由是：

一則〈要略〉篇無「訓」字，足證本當無「訓」字，而何以獨〈要略〉無「訓」字？蓋因該篇的性質相當於「序」，⁶⁹非正文，故高誘雖注此篇而不加「訓」字。二則蔣禮鴻業已證明高誘「注文凡引《淮南》篇名皆無訓字」，⁷⁰而高誘《注》中若干篇題有「訓」字，則係後人轉寫之誤，有版本異文為證；此尤可證《淮南子》原書並無「訓」字。

三、「故訓」／「傳」分二類，且為平列關係說考辨

1. 茲先梳理各家說法如下：

(1) 陳奐：「毛公《詁訓傳》，『傳』者，述經之大義，『詁訓』者，所以通名物、象數、假借、轉注之用」，⁷¹朱杰人、蔣見元說同。⁷²

(2) 劉師培：「(故)蓋攷求字詁，專宗雅訓……『訓』與『故』同，若毛公《毛詩故訓傳》則合『故』與『傳』為一書，故以訓詁為主，復兼引事實(原注：如〈巷伯〉《傳》是也)，此又一派也。」⁷³

⁶⁸于淑娟：《韓詩外傳研究：漢代經學與文學關係透視》，頁 52。

⁶⁹于大成：「要略者，淮南之自敘也」，〈淮南鴻烈要略校釋〉，《淮南鴻烈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 12 月)，又王利器：「古書自序率在全書之末」，舉及〈要略〉，即視〈要略〉為自序，《呂氏春秋注疏》(四川：巴蜀書社，2002 年 1 月)，第一冊，頁 9。惟序是否皆在書後，近來學者有不同意見，參〔日〕池田秀三著，洪春音譯：〈「序在書後」說再議〉，《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7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3 月)，頁 139-152。又關於序，另可參〔日〕內山直樹著，柳悅譯：〈漢代所見序文體例研究〉，收在方旭東主編：《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277-289。

⁷⁰蔣禮鴻：〈續《淮南子》校記〉，《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頁 308-309。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已引此說。

⁷¹陳奐：《毛詩說》，《詩毛氏傳疏》，第四冊，頁 8 上。

⁷²朱杰人、蔣見元：《詩經要籍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9 月)，頁 2-3。

⁷³劉師培：《讀書隨筆·秦漢說經書種類不同》，《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1 月)，下冊，頁 1954。

(3)王國維：「蓋『故訓』者，大毛公所作，而『傳』則小毛公所增益也」，⁷⁴姑不論其說之是非，⁷⁵王氏將此二類分屬二作者，則其大約也將「故訓」、「傳」視為二類。

(4)吳承仕：「竊謂漢儒說經之法，有故，故者體宗《爾雅》；有傳，傳者體宗《春秋傳》。傳體至廣博，《毛詩故訓傳》合二事為一，仍以詁訓為主。……故者明其字訓，傳者舉其大義，咸依經為說。……是故異文殊詁，故之事也；〈關雎〉一篇或以為美，或以為刺，傳之事也。」⁷⁶

(5)楊樹達：「〈藝文志〉又載《詩》古文家的《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原注：『故訓』即『訓故』的倒文)，《故訓傳》統言，似乎『故訓』與『傳』是不分別的了，其實卻不然。我們細讀其書，可以發現他的內容實在包含著兩種體裁。……不過這類的『傳』全書中不多，他所以合併，不像齊、韓的《傳》、《故》分開，或者就是因為少了的緣故罷！總而言之，不論是齊、韓的《傳》、《故》分張，或者是毛公的《訓故》與《傳》併舉，都可以說明《故》是訓詁，《傳》是《傳》，《傳》決不包括訓詁。」⁷⁷

而常森駁楊說云：「這類例子最能凸顯《毛傳》與漢代《詩經》之外傳體著述的一致性，然而大概僅有六七事，絕不代表其整體上的實質……遽然以此斷定《毛傳》之全體顯然不夠妥當(而且，此說上昧於漢代《詩經》著述實有若干不同層次的傳)」⁷⁸，又龐俊亦云：「古義閎廣，『故』、『傳』之名亦得相通。徵事者亦謂之『故』，《泰誓故》之屬是也；疏文者亦謂之『傳』，〈象傳〉、〈象傳〉、《詩故訓傳》之屬是也」，又：「傳者，轉釋經義也，是有多義：有故事之傳，有通論之傳，有駢經之傳，有序錄之傳，有略例之傳，五者皆傳之體也」，⁷⁹戴君仁亦云：「故和傳當是一類」，⁸⁰可知

⁷⁴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1月)，《別集》卷一，頁1125。

⁷⁵詳下引宗靜航文，即專駁王氏此說，見該文頁54-81，另如洪誠：《訓詁學》，《洪誠文集》，頁7-8、趙茂林：〈《毛傳》成書及定型考論〉，《詩經研究叢刊(第二十四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1月)，頁184-185，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頁420，均論及王說不可信。

⁷⁶〔唐〕陸德明著，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6月)，頁76。

⁷⁷楊樹達：〈離騷傳與離騷賦〉，《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頁400-401，題下原注1951年作，此處所引標點略有修改。

⁷⁸常森：〈論漢代《詩經》著述之內外傳體〉，頁160。

⁷⁹章炳麟著，郭誠永、龐俊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7月)，卷中之三：〈明解故上〉，頁322。

楊說不可從。

(6)徐復觀：「我懷疑『《毛詩故訓傳》』的『傳』，指的即是〈大序〉。因為『序』與『傳』的基本性格相同，在兩漢可以互用……馬融的〈周官傳〉即後人之所謂〈周官序〉……由此可知『《毛詩故訓傳》』的『故訓』是解釋詩的文字；而所謂傳，是〈小序〉〈大序〉的總稱……否則『《毛詩故訓傳》』中發揮詩義的傳，何以少得與『故訓』不成比例。」⁸¹

(7)倪其心：「『故訓傳』的意思是兩層，一是『傳以述義』，解釋詩經本義；一是『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解釋詩句詞義。」⁸²

(8)趙沛霖：「(《毛詩故訓傳》)全書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序、故訓和傳。……故訓放於詩中，本《爾雅》訓釋字義，傳也在詩中，據《周禮》和其他文獻專言典制義理」，⁸³除去《詩序》不論，則趙氏亦分《毛詩故訓傳》為二類。

(9)屈守元：「『傳』的著述旨趣在推衍詩義。《毛詩》現存，其書稱為『故訓傳』，實兼有『故』、『說〔訓？〕』與『傳』兩種含義。所以它有時也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⁸⁴按屈氏「說」字不詳何據；加之巴蜀書社所印此書誤字極多，亦有屈氏原即筆誤者，⁸⁵疑「說」是「訓」字之誤，則屈氏亦分「故訓」、「傳」為二者。

(10)向熹：「『傳』是講述《詩》的大義，『故訓』則是解釋語詞的意義。」⁸⁶

(11)宗靜航：「今據《漢志》所見三家詩名稱，祇有名為《說》、《雜記》、《故》或《傳》而未見名為《故訓傳》的，從名稱上已可見《毛詩故訓傳》之體例與三家詩當有分別……應該理解為成書時已經是集『故訓』與『傳』於一書。」⁸⁷

(12)王洲明：「所謂『故訓傳』包括兩方面的內容：『故訓』恰恰是今所謂『毛傳』的內容；而『傳』恰恰是今所謂『毛序』的內容。」⁸⁸

⁸⁰戴君仁：〈經疏的衍成〉，《梅園論學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1月)，頁97。

⁸¹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5月)，頁159。

⁸²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頁97。

⁸³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頁337。

⁸⁴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2012年4月)，〈前言〉，頁1。

⁸⁵如該書〈凡例〉：「余別有辨證，在《附錄》卷四」，頁1，按實在卷三，屈氏筆誤。

⁸⁶向熹：〈《毛詩傳》說〉，《《詩經》語文論集》，頁247。

⁸⁷宗靜航：〈王國維「大毛公作《故訓》小毛公作《傳》」說辨〉，《新國學》第3卷(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12月)，頁59，原文又注引洪誠，已見前，但洪說應歸入分三類者。

⁸⁸見王洲明：〈從《漢書》稱《詩》論定《毛詩序》基本完成於《史記》之前--兼答張啟成先生的商榷〉，《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3期(2007年

(13)虞萬里：「如秦漢間所傳之《毛詩詁訓傳》，即訓詁在前，傳文在後，釐然不混。傳體與訓詁體名稱、形式之混淆，已是西漢中葉以後之事。」⁸⁹

2. 「故訓」 / 「傳」分二類，且為平列關係說之補證

本文認為此說最可信從，但有須補充的是：從三家《詩》著作(尤其是《魯詩》)及《漢書·藝文志》所載注解類書名來看，不存在「訓」體著作，故可以避免「訓」體定義與分類的困難，以下對此詳細論證此說：

(1)論三家《詩》及《漢書·藝文志》無「訓」體著作

探討西漢時期一般學者及三家《詩》學者對注解體例的認知，是了解《毛詩故訓傳》稱名有何新意的基礎，茲將四家《詩》書名、《漢書藝文志》注解類書籍書名分別製表，以便觀覽：

表一 《漢書·藝文志》詩類書名分類表⁹⁰

從書名分類		從四家《詩》分類					
類別	書名	類別	書名				
經	齊、魯、韓	齊	經	故		傳	雜記
毛詩	《毛詩》						
故	《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						
說	《魯說》、《韓說》	魯	經	故	說		
傳	《齊后氏傳》、《齊孫氏傳》、《韓內傳》、《韓外傳》	韓	經	故	說	傳(內傳、外傳)	
雜記	《齊雜記》	毛	毛詩	故訓		傳	
故訓傳	《毛詩故訓傳》						

5月)，頁72，又見王洲明：〈從《漢書·藝文志》稱《詩》，看《詩》在西漢的傳本〉，《衡水學院學報》，第14卷第5期(2012年10月)，頁47，今據前者。又前文引《後漢書》謝曼卿「乃為之訓」云云，以為「此前經常用的『故訓傳』的名稱不見了，『故訓』的內容調之為『訓』，而『傳』的內容調之為『毛詩序』了」，頁79，此亦不妥，謝曼卿另為一書，自然不必用《故訓傳》之名，不可據之論述《故訓傳》的體例。

⁸⁹虞萬里：〈由清華簡《尹誥》論《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之性質〉，《榆枋齋學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頁27-28。

⁹⁰按，據他書記載還可增補；但未必確，茲不補。另外，范麗梅：《簡帛文獻與《詩經》書寫文本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10月)中有〈兩漢《詩經》解釋著作類型名稱表〉，但范氏既列出《毛詩故訓傳》，又列出毛萇《毛詩傳》，此處如果是沿用《經義考》誤說，恐怕不妥，且其書似也未見對《毛詩故訓傳》書名之取義有明確的解說，頁299-300。

表二 《漢書·藝文志》注解類書籍書名表

類別	書名	類別	書名
經傳、經說	《老子鄰氏經傳》	章句	施、孟、梁丘《章句》、《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公羊章句》、《穀梁章句》
	《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		
傳、內傳、外傳	《易傳周氏》、 ⁹¹ 《(尚書)傳》、《齊后氏傳》、《齊孫氏傳》、《周官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魯論語)傳》	說	《魯說》、《韓說》、《中庸說》、《明堂陰陽說》、《齊說》、《魯夏侯說》、《魯安昌侯說》、《魯王駿說》、《長孫氏說》、《江氏說》、《翼氏說》、《后氏說》、《安昌侯說》、《(弟子職)說》、劉向《說老子》
	《韓內傳》		
	《韓外傳》、《公羊外傳》、《穀梁外傳》		
傳記	劉向《五行傳記》、許商《五行傳記》	說義	《歐陽說義》
傳說	《燕傳說》	略說	《五鹿充宗略說》
故	《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蒼頡故》	議奏	《議奏》(尚書類)、《議奏》(禮類)、《議奏》(春秋類)、《議奏》(論語類)
解故	大小夏侯《解故》	議對	《封禪議對》
故訓傳	《毛詩故訓傳》	雜記	《齊雜記》、《公羊雜記》
記	《曲臺后倉〔記〕 ⁹² 》、《記》(禮類)、《樂記》、《王禹記》、《公羊顏氏記》	雜傳	《雜傳》(孝經類)
微	《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	雜議	《五經雜議》

從《漢書·藝文志》所載與《毛詩故訓傳》時代相近的注解類書籍之書名來看，無單題為「訓」者；⁹³「訓」字均與其它書名連類出現，可知至少西漢並無所謂「訓」體著作。⁹⁴

⁹¹按，《易傳周氏》之後，尚有《服氏》、《楊氏》、《蔡公》、《韓氏》、《王氏》、《丁氏》諸書，未詳是否皆蒙上文省「易傳」二字，姑附於此。

⁹²據王念孫說補「記」字，《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 47。

⁹³戴君仁歸納《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所載著作後說：「這些著作可歸納為故、傳、說、記、章句五種；大別之，則是解故和章句兩種」，也不認為有「訓」體，頗有識見，〈經疏的衍成〉，《梅園論學續集》，頁 97。

⁹⁴但王博玄：《唐代以前經籍注解體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年 7 月)，第二章〈論注解各體〉討論先唐所有注解體裁時，列出「訓」

而張寶三、于淑娟認為《淮南道訓》、《訓纂》、《蒼頡訓纂》等屬於「訓」體著作，⁹⁵于氏云：「上述字書都以訓纂命名。纂，指匯合、匯集、編纂、繼承，是對以往字書的整理和擴充。訓，當是指對字義的解說，屬於訓詁學範疇」，⁹⁶不妥，王先謙已云揚雄《蒼頡訓纂》乃「此合《蒼頡》、《訓纂》為一」，⁹⁷則所謂「訓纂」並非「訓」體。

于氏又云：「《漢書·藝文志》在經學《易》類著作目錄中記載『《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由此推斷，漢代經學中確有訓這種解經方式」，⁹⁸又王振華亦云：「此書(《淮南道訓》)雖附著於《易》，但其名『訓』可能與《淮南子》『訓』篇相類，指闡發抽象的理論，而不是一種固定的解經體例。」⁹⁹按：二說均不可信，因《淮南道訓》書名實是「道訓」，與「《淮南鴻烈》」的「鴻烈」取義近似，非「訓」體，其書名亦與注《易》體例無關；且「道訓」一語兩漢亦多見，如「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等，¹⁰⁰「道」是先王之道，「訓」者，蓋即《尚書·顧命》：「嗣守文、武『大訓』」、「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之「訓」，偽《孔傳》分別解為：「言奉順繼承守文武大教」、「大訓，〈虞書〉典謨」、¹⁰¹「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¹⁰²而「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之「大訓」，《尚書正義》引鄭玄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¹⁰³鄭玄之說，蓋指載有「先王德教」

體，然其所論多是「訓」字字義的問題，未考慮「訓」體是否能成立，頁 33-37。

⁹⁵張寶三：「考《漢書·藝文志》中所載與訓有關之著作除馬氏(瑞辰)所稱《毛詩詁訓傳》外，其餘則僅《易》類有『淮南道訓二篇』……又『小學』類有『《訓纂》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推其性質，當非如馬氏所言『重語則為訓』、『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之體也」，《東亞《詩經》學論集》，頁 120，按張氏駁馬瑞辰說，是，但仍以為上述諸書為「訓」體，則似一間未達。

⁹⁶于淑娟：《韓詩外傳研究：漢代經學與文學關係透視》，頁 51-52。

⁹⁷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三十，頁 885。

⁹⁸于淑娟：《韓詩外傳研究：漢代經學與文學關係透視》，頁 53。

⁹⁹王振華：〈《毛詩故訓傳》名義新考〉，頁 32。

¹⁰⁰〔漢〕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 10 月，影印清李錫齡校刊汲古閣本)，卷一〈離騷經敘〉，頁 85。

¹⁰¹按偽《孔傳》此言，指〈虞書〉中之典、謨，非泛稱「〈虞書〉、典、謨」，理由是《尚書》中除此之外無典、謨名篇者。

¹⁰²分見〔舊題漢〕孔安國傳，〔唐〕陸德明音釋，〔唐〕孔穎達正義，〔舊題清〕阮元校勘：《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11 月，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卷十八，頁 276、278、282。

¹⁰³《尚書注疏》，卷十八，頁 279。

之典冊，否則「先王德教」是抽象的法則，如何「在西序」？不過鄭玄之說與〈顧命〉全篇「訓」字一致，較可取。則「道訓」即謂先王之大道禮法，¹⁰⁴淮南王自謂其解《易》之作深有得於先王之大道禮法，故以此為名。

(2)論《魯詩》於申公時無「訓」體、「傳」體著作：

《魯詩》是否有「訓故」、「傳」的問題，乃由《史記》與《漢書》中關於申公的記載所引起。

先討論《魯詩》是否有「訓」體：《史記·儒林傳》云：「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各本同，¹⁰⁵而張森楷云：「此(《史記>)無『故』字，誤掇文」，¹⁰⁶李人鑒亦云：「《漢書·藝文志》……〈儒林傳〉……『訓』下皆有『故』字。疑此《傳》脫『故』字，當據《漢書》補」，¹⁰⁷二說或可從，因《漢書·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¹⁰⁸《漢書·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¹⁰⁹《後漢書·儒林傳》：「《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¹¹⁰皆云「訓故」、「詁訓」，但此非魯《詩》有「訓」體，乃「訓」、「故」同義，均為注解之泛稱；且觀上表中〈藝文志〉所著錄書名亦可知《魯詩》無「訓」體。

但金德建以為：「申公的這種《詩訓》裡面是應當也包括有《詩傳》。這其中《詩傳》的部分，就是屬於講明詩意大義，可以教人的部分。按照《史記》的原意，我們不能夠誤會在《詩訓》以外，再別有一部所謂《詩傳》的書……這部詩傳流傳到後來，便是著錄在《漢志》的《魯故》二十五卷」，¹¹¹按金氏推定的申公著作名為「《詩訓》」，顯然來自《史記》「為訓以教」

¹⁰⁴《漢語大詞典》解釋「道訓」為「道之準則」，頁 1075，不確，因其在相關文例中不通。

¹⁰⁵〔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9月)，卷一二一，頁 1288、〔日〕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東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1961年3月)，卷二二一，第 8 冊，頁 6、王叔岷：《史記斟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6月)，第 9 冊，頁 3259-3260。

¹⁰⁶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67年)，第 12 冊，六稿下，頁 6492。

¹⁰⁷李人鑒：《太史公書校讀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下冊，頁 1559。

¹⁰⁸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 41。

¹⁰⁹《漢書》，卷八十八，第 5 冊，頁 3608。

¹¹⁰《後漢書》，卷七十九下，頁 689。

¹¹¹金德建：〈論申公《詩訓》的性質〉，《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頁 42-43。

，金氏理解此一「訓」字為「應該還兼作訓釋大義的意思講」，¹¹²但就算以金氏此一說法來解釋《史記》此語，《史記》此處顯然也不是說申公作了一部《詩訓》的書，則其所定書名無據；其次，何以《詩訓》在《漢書藝文志》中改題為「《魯故》」？金氏亦不能明確解釋。

其次，討論《魯詩》是否有「傳」體，茲將相關記載比較如下：

出處	內容
《史記·儒林傳》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¹¹³
《漢書·儒林傳》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 ¹¹⁴
《漢書·楚元王傳》	「申公始為《詩》傳。」 ¹¹⁵

而成伯璵云「申公為《詩》作詁訓，而無其傳」，自注：「傳即義注也。申公作詁訓，不能解《詩》之意，號曰《魯詩》」，¹¹⁶成氏所據若是《漢書》，則可知其所見《漢書》亦作「亡傳」，又陸奎勳云：「以余考之，申公有詁訓，無傳義」，¹¹⁷以上或云有傳、或云無傳，看似互相矛盾，各家對此大致有三說：

以為《漢書·儒林傳》「亡傳」者為是：梁玉繩云：「案：『疑』字衍，《漢書》無之，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也」，¹¹⁸楊樹達云：「〈藝文志〉……魯《詩》但有《魯故》，無傳」，¹¹⁹徐復觀云：「〈楚元王傳〉說『申公始為《詩》傳』的『傳』字是一時的訛誤。」¹²⁰

以為《史記·儒林傳》「亡傳疑」者為是：馬瑞辰云：「顏師古以『無《傳》』為『不為解說之傳』，其說誤也。……《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二卷引《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為《

¹¹²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頁 43。

¹¹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二一，頁 1288。

¹¹⁴《漢書》，卷八十八，第五冊，頁 3608。

¹¹⁵〔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啟業書局，1978），卷三十六，第三冊，頁 1922。

¹¹⁶〔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四庫全書》，第 70 冊，頁 176。

¹¹⁷〔清〕陸奎勳：《陸堂詩學》，卷首〈讀詩總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月），第 62 冊，頁 252。

¹¹⁸〔清〕梁玉繩：《史記志疑》（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 年 7 月），卷三十五，頁 651。

¹¹⁹楊樹達：《漢書管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1 月），卷九，頁 693。

¹²⁰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 145。

詩傳》，號為《魯詩》。」何休《公羊傳注》、¹²¹班固《白虎通義》、《文選》李善《注》皆引《魯詩傳》，是《魯詩》有《傳》之證。¹²²考《史記·儒林傳》曰……當讀『無傳疑』為句，下云『疑者則闕弗傳』乃釋上『無傳疑』三字也，『傳』讀如『傳授』之『傳』，非『傳注』之『傳』；《漢書》說本《史記》而誤脫一『疑』字，……陸德明《經典·序錄》言……『無傳』下亦少一『疑』字，蓋承《漢書·儒林傳》之誤，¹²³黃慶萱云：「《漢書·儒林傳》言申公『亡傳』，其下蓋脫一『疑』字，正應據《史記》補也」，¹²⁴金德建：「試想，刪去了一個『疑』字之後，《史記》的原文仍舊還是說『疑者則闕不傳』，豈不是凡屬於並沒有什麼疑義的一些詩篇，申公當時還作曾經寫有《詩傳》的嗎？怎麼能夠說申公是不作《詩傳》的呢？所以《史記》這句話裡既然說起了『疑者則闕不傳』，上面便一定應該作『無傳疑』才算妥當」，¹²⁵王叔岷云：「案『無傳』下疑字非衍，當讀『無傳疑』句。『疑者則闕不傳』，正以申『無傳疑』之義。《漢傳》疑字誤不疊耳。馬說是也。」¹²⁶

以為《史記》、《漢書》所說不同義：王振華云：「細繹司馬遷之意，是說申公通過解讀《詩經》傳授先王教訓，與班固強調解釋《詩經》的字面意思不同。……《漢書》將《史記》中強調義理之『訓』換成強調字義之『訓故』，故去掉『疑』字，稱『亡傳』，即不講授義理，以與『訓故』相呼應。」¹²⁷

按王振華云：「學者多據《漢書》認為『疑』為衍字，其實是忽略了二書表達意思已發生變化」，¹²⁸似不妥，因《史記·儒林傳》、《漢書·儒林傳》此處上下文基本相同，僅一「訓」與「訓故」之異不會導致語境的巨大差

¹²¹按當稱《公羊經傳解詁》，所引見〈隱公五年〉，〔東漢〕何休解詁，〔舊題唐〕徐彥疏，〔唐〕陸德明音義，〔舊題清〕阮元校勘：《公羊傳注疏》（臺北：新文豐，1977年1月，影印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卷三，頁36。

¹²²按〔清〕陶方琦：〈《魯詩故訓纂》敘〉亦云：「《文選注》、《後漢書注》皆引《魯詩傳》，則《魯詩》固有《傳》者」，《漢孳室文鈔》，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567冊，頁526。

¹²³馬瑞辰：〈《魯詩》「無傳」辨〉，《毛詩傳箋通釋》，卷一，頁3。施之勉引梁玉繩、馬瑞辰說而無按斷，蓋以馬說為是，《史記會注考證訂補》（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5月），頁1654-1655。劉毓慶云：「馬氏說甚善」，《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頁31。

¹²⁴黃慶萱：《史記漢書儒林列傳疏證》（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6年3月），頁5。

¹²⁵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頁41。

¹²⁶王叔岷：《史記斟證》，第9冊，頁3260。

¹²⁷王振華：〈《毛詩故訓傳》名義新考〉，頁28-29。

¹²⁸王振華：〈《毛詩故訓傳》名義新考〉，頁28。

異，故《漢書·儒林傳》之「亡傳」當作「亡傳疑」，同於《史記·儒林傳》；則矛盾只剩《漢書·楚元王傳》一例，然其實〈楚元王傳〉此處「傳」字意義不同者，此「傳」字乃注解之泛稱，證以《漢書·藝文志》中《魯詩》無「傳」體可知。而馬瑞辰舉證諸書所引之《魯詩傳》，實則未必是申公所著，《魯詩》後學亦能作《傳》。

故綜上所論，申公之時《魯詩》著作，無訓體，亦當無傳體。

(3)此說中有若干說法亦有疑義：

徐復觀、王洲明認為「傳」指《詩序》，恐亦不可信，因為就算加上〈大序〉，按照徐說，「發揮詩義的傳」仍然不多；而數量之多寡，似也不足作為懷疑「傳」體的理由。其所舉證「馬融的〈周官傳〉即後人之所謂〈周官序〉」，可商，此當理解為馬融《周官傳》亦有〈序〉，《周禮疏》卷首〈序周禮興廢〉引「馬融《傳》」，加藤虎之亮云：「孫云：『賈《疏》所引馬《傳》蓋即《周禮傳·序》之佚文』」，¹²⁹故此處或乃後人引《周官傳》之〈序〉或未詳細標示，而直接稱為《周官傳》，或者乃是兩漢以降習慣的引傳稱經，¹³⁰似未可據此逕以為「傳」即「序」。

(4)小結

綜合上述，三家《詩》著作及《漢書·藝文志》所載注解類書名中，不存在「訓」體，分三類說不能成立。而「故」與「訓」同義，「故訓」與「傳」同為《毛詩故訓傳》兩個平列的組成部分，但凡「某，某也」等形式者屬於「故訓」，其餘內容屬於「傳」，把這兩方面的內容結合在一書中，兼照大義與故訓，甚至訓詁中亦有思想，是其在三家《詩》之外的創舉，且可能也與其長期在民間流傳，未立於學官有關，¹³¹因此舉既便於誦讀、記憶、理解，也便於保存。而此一不流於繁瑣章解句說、往復辯論的新形式，亦使其

¹²⁹〔日〕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9月），頁17。

¹³⁰王利器：〈古書引經傳經說稱為本經考〉，《曉傳書齋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又朱天助：〈兩漢十翼稱經考〉，《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5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2月）。

¹³¹這一點，從《毛傳》的若干訓詁有反覆申講的例子也可印證，如：〈采芩〉：「采芩采芩，首陽之巔」，《傳》：「興也。芩，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芩，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毛詩注疏》，卷六之二，頁228。另外，雖河間獻王立《毛詩》博士，仍不屬於學官系統，故程元敏云：「至多為『半學官』或『準學官』」，《漢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3月），頁69。

在東漢以後日受重視。¹³²

四、「故訓」、「傳」二類，為偏正關係說考辨

1. 茲先梳理各家說法如下：

此說蓋發軔於《正義》所謂「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此後諸家又有申說：

(1) 段玉裁云：「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毛公兼其義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¹³³又《說文解字·三上·言部》「詁」字，段玉裁注：「《毛詩》云『故訓傳』者，『故訓』猶『故言』也，謂取故言為傳也，取故言為傳，是亦詁也。」¹³⁴周中孚、¹³⁵黃焯、¹³⁶宋永培說同。¹³⁷

(2) 張舜徽：「關於『故訓傳』這三個字的語法關係，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並列關係……另一種說是偏正關係，『故訓』限定『傳』。漢初闡發古籍的意思都用『傳』字，『故訓傳』謂所闡發者皆在訓詁的範疇。」¹³⁸

(3) 翁世華：「而毛公之所以用『故訓傳』為書名，原是取『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孔氏《毛詩注疏》¹³⁹語)的立意。」¹⁴⁰

(4) 陳紱：「『訓』、『故』兩詞連用，始於《詩詁訓傳》。所謂『傳』

¹³²東漢以來的風氣，普遍是重訓故大義而輕視章句，詳前揭林慶彰、張寶三文，而加賀榮治稱此為「通儒之學」的形成，參〔日〕加賀榮治著，童嶺譯：〈魏晉經書解釋所顯示之方向〉，《秦漢魏晉南北朝經籍考》(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6月)，頁173-184。

¹³³〔清〕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卷首〈題辭〉，《段玉裁遺書》(臺北：大化書局，1986年4月)，上冊，頁315。

¹³⁴〔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頁92。

¹³⁵〔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8年12月)，卷八，頁109。

¹³⁶黃焯：〈詩總論〉，《黃焯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頁82。

¹³⁷宋永培：《〈說文〉與上古漢語詞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6月)，頁258-259。

¹³⁸引自王繼如：〈訓詁學：面對新世紀〉，《訓詁問學叢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頁45，王氏並云：「本師張舜徽先生精於學術源流之學，持此說，可從」，張說原出處待考。

¹³⁹按：此當稱《正義》，因「注疏」之名是後來合刻經、注、疏、《釋文》而產生，故直引孔穎達語當稱《毛詩正義》，引經、注、疏、《釋文》的出處則當稱《毛詩注疏》，此一問題可參考張寶三：〈論標點本《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的幾個問題〉，《東亞《詩經》學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7月)，頁49-58。

¹⁴⁰翁世華：〈從構詞法的理論論「詁訓」與「訓詁」二詞並非一個同素異序同義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報：學叢》，第2期(1990年12月)，頁279。

，是闡發、演繹典籍文意的一種解釋體例，早在先秦就已存在了。……而毛亨解《詩經》卻重在解釋字、詞、句、章、名物制度、語法修辭等等，僅僅一個『傳』字不足以表明它與以前的『傳』之間的差異，故加了『故訓』二字成《詩故訓傳》，以此來說明自己解釋的重點，別於以前的『傳』。」¹⁴¹

(5)王寧等云：「毛亨以『故訓傳』為名，可以把這種注釋區別于此前的『傳』。」¹⁴²

(6)勞悅強：「《毛詩故訓傳》的命名目的應該在於清楚說明此書所作乃『故訓』之『傳』，與一般非求本義的『傳』性質不同。」¹⁴³

(7)王博玄：「孔穎達論毛詩故訓傳之得名，認為『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于此』……訓故(傳)之名，當為此義，而非多種體式之結合」¹⁴⁴

(8)徐剛：「毛公也非常強調他的訓釋也釋有師承的，……因此特意用『傳』來命名。……這是毛公名其書為『傳』的本意。因此，《毛詩故訓傳》，其實就是『《毛詩》古訓之傳記』的意思。」¹⁴⁵

2. 「故訓」、「傳」二類，為偏正關係說理據商榷

此一說仍是建立在「故訓」／「傳」分二類的基礎上，對「故訓」與「傳」的關係作進一步說明，然而亦有若干疑問：

(1)對《毛詩故訓傳》的書名作語法分析，因缺乏語境，似無太大說服力。

(2)「古訓」出自〈烝民〉，而「古訓」、「故訓」沒有必然的聯繫，說已見上文。

(3)此說釋義多有疑難之處：

如持此說者謂：「『故訓傳』謂所闡發者皆在訓詁的範疇」、「乃『故訓』之『傳』」，諸家以為如此解釋，才見「故訓傳」特殊之處，時則「故訓」與「傳」結合，本身就是有別於三家的創舉，不必「別於以前的『傳』」

¹⁴¹陳紱：《訓詁學基礎》，頁4。

¹⁴²王寧主編：《訓詁學(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頁43，按此書未詳細論證《毛詩故訓傳》書名之取義，僅在頁1-2引孔穎達、馬瑞辰說，然推尋此處所引數語，蓋又接近偏正關係說者，故歸入此類。

¹⁴³勞悅強：《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6月)，頁37。

¹⁴⁴王博玄：《唐代以前經籍注解體裁研究》，頁37，除此語之外，王氏似未對《毛詩故訓傳》之取義有明確的說解，但玩味最後一句，則王氏可能也不同意分「故訓」、「傳」二類之說，故權歸於此。

¹⁴⁵徐剛：《訓詁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頁3。

」才有特出之處。

而持此說之學者又認為所闡發者皆在「訓詁的範疇」，也忽略了《毛傳》的義理傾向；此舉一例說明：

《詩·大雅·思齊》：「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天合也。」¹⁴⁶按〈思齊〉原文並無「性」與「天」等字，《毛傳》如此訓解，乃因在其理解中，此二句描寫文王的德行，文王不須聞習他人之教導而所作所為無不自合於法（「式」，「法」也，故《正義》云「亦自合於法」），¹⁴⁷也不待他人誠諫而人所欲諫者皆已莫不知悉，凡此皆反映文王聖德，故謂其「性與天合」，因「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¹⁴⁸文王之「不聞」、「不諫」亦頗似之，況且「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此所以「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¹⁴⁹而此說更可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相通，故夏斨引《毛傳》此例，以為「其識迥出荀卿上矣」。¹⁵⁰再者，〈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¹⁵¹該詩雖說周受命之事，然文王若非德行順合於天，亦不能受天命，故〈大明〉又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¹⁵²而文王生前性與天合，因此死後亦往來天人之間，〈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¹⁵³且《毛傳》所體認的聖王典型亦莫不得之於天，如〈長發〉：「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¹⁵⁴經、《傳》言「至于」、「至」者，言湯以前不能與天心齊，至湯始能與天心齊。故《毛傳》此一訓詁自有其深刻經學義理。

又《毛詩正義》之人性論亦與其相合，¹⁵⁵並且「言性與天合也」尤似後來理學家詮釋經典之語，陳應棠曾云「宋儒釋經偏重義理，實本於《毛傳》也

¹⁴⁶《毛詩注疏》，卷十六之三，頁 563。李霖：〈從《大雅·思齊》看鄭玄解《詩》的原則〉，《中國經學》第 15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 3 月），頁 73、80，雖其討論極為精審，也曾略及此處之《毛傳》，但並未加以重視。

¹⁴⁷《毛詩注疏》，卷十六之三，頁 563。

¹⁴⁸《論語注疏》，卷十七，頁 157。

¹⁴⁹二語均見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 12 月），頁 290、235。

¹⁵⁰〔清〕夏斨：《讀詩劄記》，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 70 冊，頁 622。

¹⁵¹《毛詩注疏》，卷十六之二，頁 542。

¹⁵²《毛詩注疏》，卷十六之二，頁 541。

¹⁵³《毛詩注疏》，卷十六之一，頁 533。

¹⁵⁴《毛詩注疏》，卷二十之四，頁 801。

¹⁵⁵如：「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毛詩注疏》，卷十六之二，頁 543、卷十八之一，頁 645、卷十六之三，頁 558。

」，¹⁵⁶所論甚是，但失舉「言性與天合也」此例。

又持此說者所謂「其實就是『《毛詩》古訓之傳記』的意思」，其意大約是說：毛公根據「《毛詩》古訓」再進一步發揮，是為傳記，然而《毛傳》中引先師之語(例已見前)，皆不再申述，而反覆申述者，亦不可知其是否為「《毛詩》古訓」；再者，各家傳《詩》，沒有不秉先師古訓者，則《毛傳》似亦不必在書名中特別標示習以為常的師授關係。

故從以上三點而論，認為「故訓／傳」為偏正關係之說未可從。

五、結論

書名演替作為觀察學術思想演變的一個視角，如楊聯陞曾舉證二十四史中因「史」或「書」之書名不同而產生的體例差異；¹⁵⁷而「十三經」除了數目變化深深反映思想演變外，¹⁵⁸其實十三經中各經的書名也深可探究，如金德建指稱「論語」二字源出孔安國，¹⁵⁹而《儀禮》名稱從「士禮」、「禮」、「禮記」，¹⁶⁰演變至清代以來通行的「禮經」，其間無非是潛流不斷的禮學思想變遷所致。而《毛詩故訓傳》稱名之所以重要，也在於其開宗明義地指示現存《毛詩》的第一部注解，在體例上就已是何等度越三家的新義。

故本文旨在將歷來關於《毛詩故訓傳》書名的論述，分為三類：「故」、「訓」、「傳」三類說；「故訓」、「傳」二類平列關係說；「故訓」、「傳」二類偏正關係說，加以考辨。

而三類說法中各家思路與舉證，不外四點：

1. 《毛詩故訓傳》書名取義與〈烝民〉、《爾雅》之關係。
2. 「古訓」、「故訓」、「詁訓」、「訓故」、「訓詁」的詞義演變與聯繫。¹⁶¹

¹⁵⁶陳應棠：《毛詩訓詁新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7年9月)，頁252，此添書名號。

¹⁵⁷楊聯陞：〈二十四史名稱試解〉，《國史探微》(臺北：聯經，1983年3月)，頁341-349。

¹⁵⁸參張壽安：〈經學研究新視域：從「知識轉型」開展「經學學術史」的研究——從歷代經數與經目的變化談起〉，《人文中國學報》第21期(2015年11月)，頁1-46，又程蘇東：《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¹⁵⁹金德建：〈論語名稱起源於孔安國考〉，《古籍叢考》(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12月)，頁1-2。

¹⁶⁰《儀禮》又稱《禮記》，簡單的解釋可見錢玄：《三禮通論》(江蘇：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5。

¹⁶¹宋永培：「變化的程序是：是古訓—故訓—詁訓—訓故—訓詁。在這些詞的字形中，

3.與三家《詩》著作的書名比較。

4.與《漢書藝文志》所載注解類書名比較。

根據這四點加以綜合分析後，則《毛詩故訓傳》書名之取義為：「故訓」／「傳」分二類，二者為平列關係，而將「故訓」與「傳」結合於一書，本身就是有別於三家《詩》的創舉，此一新形式除了是《毛傳》本身的解經旨趣使然，大概也與其長期在民間流傳不無關係。而分為「故」、「訓」、「傳」三體者，不僅帶有《毛傳》書名取義必與〈烝民〉及《爾雅》相關的預設，且實難一一劃分何為「訓」、何為「傳」，又從《漢書·藝文志》及三家《詩》無「訓」體著作，所謂「道訓」、「訓纂」都不是「訓」體，西漢時代也不存在所謂「訓」體著作，可證分三體說不當。又所謂「故訓之傳」、「古訓之傳記」等說，則忽略了《毛傳》訓詁的義理傾向，也並不可取。

主要引用書目

一、傳世文獻

- 〔舊題漢〕毛公傳，〔漢〕鄭玄箋，〔漢〕鄭玄詩譜，〔唐〕陸德明音釋，〔唐〕孔穎達等正義，〔舊題清〕阮元校勘：《毛詩注疏》，臺北：新文豐，1977年1月，影印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
-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陸德明音釋，〔唐〕孔穎達正義，〔舊題清〕阮元校勘：《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11月，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
- 〔三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舊題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11月，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
- 〔東漢〕何休解詁，〔舊題唐〕徐彥疏，〔唐〕陸德明音義，〔舊題清〕阮元校勘：《公羊傳注疏》，臺北：新文豐，1977年1月，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
- 〔漢〕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10月，影印清李錫齡校刊汲古閣本。
-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9月。

『古、故、詁』的形音義彼此聯繫貫通，同中有異」，《當代中國訓詁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頁90。

-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啟業書局，1978，影印中華書局標點本。
- 〔漢〕班固著，陳國慶彙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11月。
- 〔唐〕陸德明著，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6月。
- 〔唐〕成伯璵：《毛詩指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第70冊。
- 〔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王觀國：《學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2月。
- 〔清〕阮元總纂，劉玉才主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
- 〔清〕陸奎勳：《陸堂詩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第62冊。
- 〔清〕段玉裁：《段玉裁遺書》，臺北：大化書局，1986年4月。
-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8年12月。
-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年7月。
-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
-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11月。
- 〔清〕陶方琦：《漢孳室文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67冊。
- 〔清〕夏忻：《讀詩劄記》，《續修四庫全書》，第70冊。
- 〔清〕傅維森：《缺齋遺稿》，林慶彰等主編：《晚清四部叢刊》第10編，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13年3月，第98冊。
- 〔清〕張之洞：〈詁訓傳箋註解名義疏〉，《書林》第2卷第2期(1937年)。

二、今人論著

- 丁忱：《爾雅毛傳異同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1月。
- 于淑娟：《韓詩外傳研究：漢代經學與文學關係透視》，上海：上海古籍出

- 版社，2011年10月。
- 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1月。
- 王寧主編：《訓詁學(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
- 王繼如：《訓詁問學叢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
- 方旭東主編：《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
- 朱杰人、蔣見元：《詩經要籍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
- 任銘善：《無受室文存》，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
-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
- 李人鑒：《太史公書校讀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 宋永培：《當代中國訓詁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
- 周光慶：《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
- 洪誠：《洪誠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8月。
-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5月。
-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2012年4月。
- 胡繼明：《詩經爾雅比較研究》，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
- 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
-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
- 夏傳才、董治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8月。
- 馮浩菲：《毛詩訓詁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
- 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4月。
- 許威漢：《訓詁學導論(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
- 徐啟庭：《訓詁學》，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1年7月。
- 徐剛：《訓詁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
-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5月。
- 勞悅強：《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6月。
- 管錫華：《爾雅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
- 路廣正：《訓詁學通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
- 齊佩瑢：《訓詁學概論》，臺北：華正書局，1999年9月。
- 陸宗達：《訓詁簡論》，香港：中華書局，2002年5月。
- 章炳麟著，郭誠永、龐俊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7月。

- 童嶺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經籍考》，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6月。
-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
- 趙達夫：《古典文獻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
- 舒大剛：《儒史雜譚》，貴陽：孔學堂書局，2015年7月。
- 張以仁：《張以仁語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 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臺北：中國學典館復館籌備處，1967年。
- 程元敏：《詩序新考》，臺北：五南，2004年12月。
- 程元敏：《漢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3月。
- 楊端志：《訓詁學》，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5月。
- 楊樹達：《漢書管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 陳應棠：《毛詩訓詁新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17年9月。
- 黃侃：《黃侃國學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
- 黃焯：《黃焯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
- 黃慶萱：《史記漢書儒林列傳疏證》，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6年3月。
- 黃靈庚：《訓詁學與語文教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 蔣禮鴻：《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 虞萬里：《榆枋齋學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
- 戴君仁：《梅園論學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1月。
- 劉玉才、水上雅晴主編：《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
-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
- 劉師培：《國學發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
- 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
- 〔日〕田中和夫著，李寅生譯：《漢唐詩經學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
- 〔日〕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6月。

〔日〕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9月。

三、期刊論文、專書之一章(篇)、學位論文

王洲明：〈從《漢書》稱《詩》論定《毛詩序》基本完成於《史記》之前--兼答張啟成先生的商榷〉，《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3期(2007年5月)。

王振華：〈《毛詩故訓傳》名義新考〉，曲景毅主編：《多元視角與文學文化--古典文學論集》，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年2月。

王博玄：《唐代以前經籍注解體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7月。

王懷宜：〈《詩毛傳》訓詁隱形理念初探〉，《揚州教育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2007年3月)。

宗靜航：〈王國維「大毛公作《故訓》小毛公作《傳》」說辨〉，《新國學》第3卷，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12月。

李霖：〈從《大雅·思齊》看鄭玄解《詩》的原則〉，《中國經學》第15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

范麗梅：《簡帛文獻與《詩經》書寫文本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10月。

翁世華：〈從構詞法的理論論「詁訓」與「訓詁」二詞並非一個同素異序同義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報：學叢》，第2期(1990年12月)。

常森：〈論漢代《詩經》著述之內外傳體〉，《國學研究》第3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

高林如：〈《毛詩故訓傳》書名、作者及篇卷考辨〉，《語文知識》第2期(2012年)。

馮浩菲：〈《毛詩故訓傳》名義解及其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6期(1989年)。

程蘇東：〈《毛詩正義》所引《定本》考索〉，《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2期，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5月。

潘銘基：〈《毛詩正義》所引「定本」研究〉，《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3輯，上海：上海書店，2015年4月。

劉立志：〈先秦《詩》傳《詩》說析論〉，《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8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

民間謎語述要

吳福助 顧敏耀*

民間謎語，是帶有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民間文學作品，也是一種和遊戲娛樂分不開的民間口頭語言藝術。若要再更細述，則為：「勞動人民以某一事物或一詩句、成語、俗語、人名、地名、典故或其他文字為謎底，用隱喻、形似、暗示或描寫其特徵的方法作謎面，用以表達和測驗人們智慧的一種短小而又饒有風趣的口頭文學樣式」¹。

謎語在人類歷史中的存在甚為久遠，在各個民族之中，也都有許多知名的謎語，譬如希臘神話當中，Oedipus 因為猜中了怪獸 Sphinx 的謎語「早上四隻腳走，中午兩隻腳走，晚上三隻腳走」，讓怪獸羞愧跳崖而死，因而成為底比斯國王²。中國古代則稱謎語為廋辭、隱語等，劉勰《文心雕龍·諧謔》曾細數謎語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當中的記載：「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³謎語在台語稱「謎猜」(bī -chhai)，台灣史上最有名的謎語，殆屬鄭氏王朝末期從滿清帝國傳入的廋辭：「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干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減年，六甲更始；庚小熙嶽，太和千紀。」⁴以字謎的形式，影射鄭氏王朝將被康熙皇帝攻滅。此亦為當時心理戰之一環⁵，由此可知，謎語之用也大矣哉！

民間謎語的特色，王仿分析說：「民間謎語是事物特徵的概括的描寫或形象的表現，出謎者通過觀察、比較、選擇，尋找出能夠跟其他事物相區別的特徵告訴猜謎者；猜謎者以它為線索，通過思考、分析、辨別，找出本來的事物。出謎、猜謎雙方通過猜謎活動測驗智慧、鍛鍊智力。」⁶

民間謎語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根據謎底所反映的事務性質和對象，一般分為「物謎」、「事謎」、「字謎」三類。「物謎」，以具體事物為謎底。「事謎」，

*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顧敏耀，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¹ 梁前剛《謎語常識淺說》(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頁1。

² 林守為《兒童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頁258。

³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134-135。

⁴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77。

⁵ 顧敏耀〈海國英雄形象衍異與文學符碼重層解讀--台灣清領時期古典詩中的鄭成功〉，《明道通識論叢》，第9期，2010年12月，頁65。

⁶ 王仿《中國謎語、諺語、歇後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9。

以一定的動作、行為或事件進展，以及某些動態中的生活內容或自然現象作謎底。「字謎」，以漢字為謎底。

從結構形式上看，民間謎語由「謎面」、「謎底」兩部分組成。「謎面」，出謎者所說的謎語。「謎底」，猜謎者所說的答案。

民間謎語一般都有提示語，稱作「謎扣」(又稱「謎目」)，例如「打一物」、「打一字」。

民間謎語常見的表現手法，有「擬人法」、「蟬聯法」、「諧音法」。

民間謎語的謎面，多取材民眾熟悉的事物，語言明白如話，淺顯生動，聯繫民眾對生活事物的親切感受，充滿民間智慧及生活情趣，「常具新鮮的感覺，豐富的想像，奇妙的聯想，滑稽的情調」⁷，足以從中領會民眾文藝的風格與價值。因其頗具獨特之魅力，近代文人頗有採集或創作，以台灣為例，日治時期在報刊上就出現多篇謎語相關文獻(詳見附錄)，連橫《雅言》亦有相關記載：「群兒聚集，互相遊戲，每舉隱語以猜一物，謂之作謎，亦啟發智識之助也。台灣此等之謎，到處俱有，特意有淺深，故辭有文野耳。如曰：『頂石壓下石，會生根，味發葉』，猜齒。又曰：『一叢樹，二葉葉，越來越去看未著』，猜耳。又曰：『頭刺蔥，尾拖蓬，在生穿青袍，死了變大紅』，猜蝦。又曰：『一重牆，二重牆，三重牆，內底一兮黃金娘』，猜卵。凡此之類，不遑枚舉，而語能和叶，意無虛設，比之燈前射覆，酒後藏鉤，其興趣為何如也！」⁸誠哉斯言！

謎語是供人猜射的，要想引發人們的猜射樂趣，並使人在猜謎活動中獲得意外之趣，因此謎語製作必須強調構思新穎、底面扣合巧妙。謎面的表達一定要曲折婉轉，但內藏的意義又必須緊扣謎底。文辭可以盡量寫得隱蔽，讓人頗費思索，但表達卻又必須淺近通俗，不致讓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謎語製作，最根本的方法是：抓住謎底與謎面表面上相同、相近，或類似的某一特點，替換交錯，製造與謎底所指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假象，使人迷惑，誘人去猜。深厚的生活知識累積，對各種事象的細緻觀察，豐富的想像力，以及駕馭口頭語言的能力，都是創作謎語精品的重要條件。其約定俗成之規則約有四點：一、底面文字不相犯(謎歌與藏頭詩謎例外)，不然則稱為「露春」。二、謎面文字需流暢通順。三、謎扣、謎目要有針對性，不可一謎多底。四、利用漢字一字多義之特色，將某字詞特作別解，以製造趣味，避

⁷ 朱雨尊編《民間謎語全集》，《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扉頁。

⁸ 連橫《雅言》(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 26-27。

免流於註釋說解⁹。

謎語除了知識性、趣味性之外，還具有音樂性。民間謎語多是韻文形式的短謠體，如謠似諺，琅琅上口，通俗明快，音韻和諧。

民間謎語直接根植於民眾生活的土壤中，飽含著民眾的美學觀念、藝術概念，富有民間口頭藝術的色彩，與作家創作的充滿文人雅趣的書面謎語有很大不同。

文人製作的春燈謎，提示語有「鞦韆格」、「捲簾格」等，帶有「格」字樣的，稱作「謎格」，或說有二十六種，或說有五、六十種，甚至上百種。春燈謎由猜字，到猜詩、詞、歌、賦，以及書名、人名、物名等等，曲盡漢字形、音、義變化之妙。由於一味求雅，以至於越做越巧，越做越雅，有時不免成為文人小圈內的戲謔遊戲。

【物謎】

- *「偶因一語(雨)蒙抬舉，反被多情(晴)又別離，送得郎君歸去後，獨倚門頭淚淋淋。」〔打一日用品〕(傘)
- *「新娘子，上高台，心裏痛，眼淚來。」〔打一日用品〕(紅蠟燭)
- *「頭戴紅帽子，身穿白袍子，走路擺架子，說話伸脖子。」〔打一動物〕(鵝)
- *「四面四堵牆，當中一根樑，一宅分兩院，關豬(珠)不關羊。」〔打一日用品〕(算盤)
- *「姊妹兩個一般大，收拾打伴隨姑嫁，擦了多少油和粉，聽了多少私房話。」〔打一日用品〕(雙人枕頭)
- *「請客先請我，客來我就躲，魚肉我不嘗，湯水留給我。」〔打一日用品〕(抹布)
- *「一妻生得弟兄多，各自老了各疊窩，活著不把老婆娶，死後換魂接老婆。」〔打一昆蟲〕(蠶)
- *「有眼無珠光棍漢，成天圍著女人轉，伴的是美貌紅顏，穿的是綾羅綢緞。」〔打一日用品〕(針)
- *「大姑田裏叫，二姑用燈照，三姑齊整無人要，四姑花前把舞跳。」〔打四昆蟲〕(青蛙、螢火蟲、刺毛蟲、蝴蝶)
- *「南洋諸葛亮，坐在將軍帳，排成八卦陣，要抓飛來將。」〔打一昆蟲〕(蜘蛛)
- *「四四方方一塊田，一塊一塊賣銅錢。」〔打一食品〕(豆腐)

⁹ 李永文《中國謎語大觀》(濟南：明天出版社，1987)，頁 1-2。

- *「黑人下水洗澡，越洗越矮越短小。」〔打一文具〕(墨)
- *「二個細嬌娘，身材一樣長，慣和人親嘴，滋味她先嘗。」〔打一日用品〕(筷子)
- *「鐵嘴巴，愛咬紙，咬一口，掉牙齒。」〔打一文具〕(釘書機)
- *「四四方方一丘田，一彎清水在田邊，烏木鳥兒來吃食，一飛飛到白雲邊。」〔打一文具〕(硯)
- *「有眼無珠腹內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葉落分離別，恩愛夫妻不到冬。」〔打一日用品〕(竹夫人)
- *「有眼無眉肚又空，枉費當人嫁老公，正二三月丟離我，龍船鼓響又相逢。」〔打一日用品〕(竹夫人)
- *「團團圍住似京城，城內兵馬亂紛紛，當中點起齊心火，四面刀槍密層層。」〔打一日用品〕(走馬燈)
- *「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打一日用品〕(圖畫)
- *「一朵芙蓉頂上戴，戰衣不用剪刀裁，雖然不比英雄將，能唱千門萬戶開。」〔打一動物〕(公雞)
- *「青瓦房屋，彎曲門樓，姑娘出門，扇子遮頭。」〔打一動物〕(田螺)
- *「身兒圓圓，有耳不聽旁人言；有腳不閒行，有口不說是和非；有時熱心腸，有時心灰意冷。」〔打一日用品〕(香爐)
- *「驅除炎熱，掃蕩煙雲。九江聲著，四海威行。」〔打一自然現象〕(風)
- *「輕輕薄，薄薄輕，年年漲，月月升。」〔打一日用品〕(當票)
- *「兄弟七八個，抱著柱子過，老來分了家，衣服都扯破。」〔打一日用品〕(蒜頭)
- *「一家都姓竹，能直又能曲，終世走江湖，與人做房屋。」〔打一日用品〕(船篷)
- *「大哥打更不要榔，二哥駕船不要櫓，三哥夜行不要燈，四哥砍柴不要斧。」〔打四動物〕(雄雞、鴨、螢火蟲、啄木鳥)
- *「小時青青老來黃，十分敲打結成雙，送君千里終須別，棄舊憐新在路旁。」〔打一日用品〕(草鞋)
- *「上山嘻嘻索索，下山攪亂江河，文武百官抓我不到，皇帝老兒奈我不何。」〔打一自然現象〕(風)
- *「請你猜，給你猜，大刀砍，砍不開。」〔打一物〕(水)

*「採花娘，採花娘，身穿花衣裳，口中甘如蜜，常住百花鄉。」〔打一昆蟲〕
(蝴蝶)

【事謎】

*「大哥把燈照，二哥天上鬧，三哥眼淚流，四哥一路倒。」〔打四自然現象〕
(閃電、打雷、下雨、颶風)

*「忽忽悠悠如駕雲，行程萬里沒動身，看了美景沒睜眼，吃了美味沒沾唇。」
〔打一日常行為〕(做夢)

*「白雪紛紛，伯牙彈琴，問是何調？人人知音。」〔打一傳統行業〕(棉被店
彈棉花)

*「四四方方一座城，裏紮兵馬外紮人，只聽裏頭刀劍響，不見殺死半個人。」
〔打一傳統技藝〕(演皮影戲)

*「無磚無瓦修高樓，先出宰相後出侯，親生兒子不養命，恩愛夫妻不到頭。」
〔打一傳統技藝〕(搭台唱戲)

*「吃不用嘴，蹦不用腿，抹不用布，洗不用水。」〔打一遊藝活動〕(抹牌)

*「萬歲皇帝去偷牛，文武百官爬牆頭，公公揹著媳婦跑，兒子打破爹的頭。」
〔打四社會現象〕(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字謎】

*「一點一橫長，一飄到南洋。十字對十字，太陽對月亮。」〔打一字〕(廟)

*「一個字，有四筆，無橫無直無勾跡。臣子見了要下跪，皇帝見了要作揖。」
〔打一字〕(父)

*「木在口中栽，並非杏和呆。若是猜成困，不算傲秀才。」〔打一字〕(束)

*「當中一條河，六個豬娃拱田坡。」〔打一字〕(非)

*「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個謎。」〔打一字〕(日)

*「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
兩口不團圓。」〔打一字〕(用)

*「上無半片之瓦，下無立錐之地，腰間掛著一個葫蘆，倒有些陰陽之氣。」
〔打一字〕(卜)

*「兩畫大，兩畫小。」〔打一字〕(秦)

*「好面花腔鼓，皮破難修補，拿住一個彪，走了一個虎。」〔打一字〕(彭)

*「南方一個人，身背兩葫蘆，喜的楊柳木，怕的洞庭湖。」〔打一字〕(火)

*「通上不通下，通下不通上，要通上下通，不通全不通。」〔打四字〕(由、
甲、申、田)

- *「一字九橫六直，前去問孔子，孔子也猜他三日。」〔打一字〕(晶)
- *「三人同日去觀花，百友原來是一家，禾火二人相並立，夕陽之下一雙瓜。」〔打四字〕(春、夏、秋、冬)
- *「沒腳的兒子，戴帽的姑娘，橫流的江河，倒開的杏花。」〔打四字〕(白、安、三、呆)
-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打一字〕(佯)
-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打一字〕(呆)
- *「家有一條牛，打死不出頭。」〔打一字〕(午)
- *「唐虞有，堯舜無；商周有，湯武無；古文有，今文無。」〔打一字〕(口)
- *「頭戴尖頭帽，身掛一張弓。問君何處去，深山捉大蟲。」〔打一字〕(強)
- *「一字九橫六豎，天下書生難識。顏回去問孔子，夫子猜他三日。」〔打一字〕(晶)

【台灣地名謎】

- *「山明水秀。」(景美)
- *「四季如春。」(恆春)
- *「玉皇太后。」(天母)
- *「空中霸王。」(高雄)
- *「雨後春筍。」(新竹)
- *「開張大吉。」(新店)
- *「懷胎十月。」(大肚)
- *「山在虛無飄渺間」(霧峰)
- *「白晝無光。」(烏日)

【成語謎】

- *「西施臉上出豆花。」(美中不足)
- *「心無二用。」(一心一意)
- *「鐵公雞。」(一毛不拔)
- *「爬樓梯。」(步步高昇)
- *「五句話。」(三言兩語)
- *「游泳比賽。」(力爭上游)
- *「導遊。」(引人入勝)
- *「萬年青。」(長生不老)

【謎學要籍】

- 1.朱雨尊編《民間謎語全集》(《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本書是根據世界書局1932年版影印，為漢族近代以前民間謎語首部總匯著作，其特色為：(1)材料宏富：共收謎語2246則，謎底955種。(2)分類簡明：全書分為物謎20類，字謎4類，眉目清楚。(3)註釋完備：方言土語，逐一註釋。(4)編號索引：附錄謎底，逐一註明編號，便利檢索。

- 2.王學勤主編《中華謎學大辭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本書為謎學首部辭典，全書分為14類：(1)謎史，(2)謎藝，(3)謎格，(4)謎種，(5)古代謎著，(6)近現代謎著，(7)當代謎著，(8)當代謎刊，(9)古代謎社，(10)近現代謎社，(11)當代謎社，(12)古代謎家、謎人，(13)近現代謎家、謎人，(14)當代謎家謎人。

【國內相關學位論文】

- 1.蔡佳玲《愛蜜麗·迪晶生詩中童真之探討--謎語，童話故事，《聖經》》，台中：靜宜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 2.王惠君《從語言學及發展的觀點探討中國學童對謎語的理解與欣賞》，台北：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 3.曾竹賓《台灣客家「謎語歌謠」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4.張美容《客家令仔(謎語)的語文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進修部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5.廖大期《台語民間謎語研究》，台中：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6.洪伍雄《謎語及其在語文教學上之應用》，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7.陳淑慧《台語燈謎語義處理認知過程之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8.吳素枝《謎語猜製技巧與謎語資料庫應用之研究》，台東：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9.何佩瑜《謎語在國小教學中的應用》，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10.高士翔《《哈利波特》中的文字遊戲翻譯研究：以雙關語與謎語為例》，高雄：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口筆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參考書目】

- 1.王仿《中國謎語、諺語、歇後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 2.朱雨尊編《民間謎語全集》，《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
- 3.李永文《中國謎語大觀》，濟南：明天出版社，1987。
- 4.李惠芳《中國民間文學》，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 5.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 6.林守為《兒童文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
- 7.梁前剛《謎語常識淺說》，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 8.連橫《雅言》，台北：大通書局，1987。
- 9.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大通書局，1987。
- 10.黃濤《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
- 11.萬建中主編《新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5月。
- 12.劉守華、陳建憲主編《民間文學教程》，湖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2版。
- 13.魏水明《語言藝術與生活智慧》，台中：台中縣政府，2003年12月25日。
- 14.譚達先《中國民間謎語研究》，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6月。
- 15.顧敏耀〈海國英雄形象衍異與文學符碼重層解讀--台灣清領時期古典詩中的鄭成功〉，《明道通識論叢》，第 9期，2010年12月，頁53-80。

【附錄一】不著撰者〈射謎樂趣〉（《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9月15日，第7版）

●射謎樂趣 本島屈良辰月夕之期。都人士多有以射謎為樂者。是亦消遣之一法也。去中秋夜。枋橋劉得三茂才在當地開燈謎會。懸文具以賞中破者。學士文人。列會者甚多。昨郵寄數則。匠心獨運。頗有可觀。特為錄之。以質諸有杜家癖者。本島鐵道開通。打四書一句。（一）以貫之。不用生命保險。打四書一句。去下二字。吾自衛。電話打四書二句。（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屠獸人打四書一句。（可使為之宰也。）昨日新開打藥名一（故紙）衛戍打藥名一（酒軍）准給路照打古人名一（許行）天師打官衙名一（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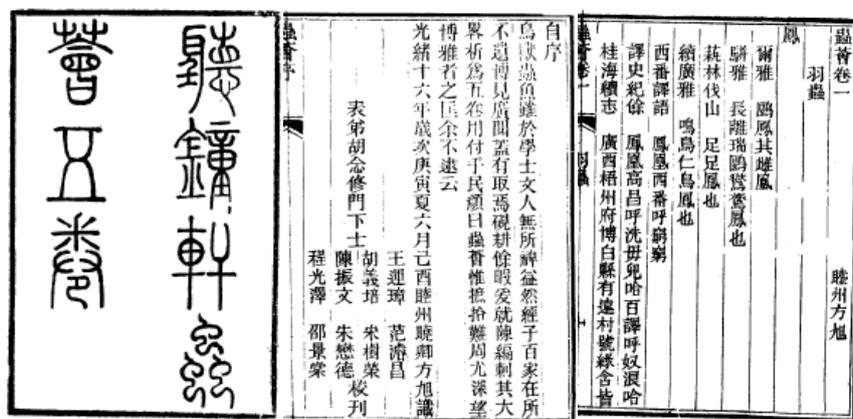
又此本有牌記，作：「版存嚴陵太平橋董元豐紙鋪刷印不取版費」，即前所述三種版本之「嚴陵太平橋董元豐紙鋪刊本」。依此牌記推斷，此本應非董紙鋪所刊，董紙鋪僅負責刷印。

版式雙欄，每半葉十行、廿一字，版心白口，書「蟲蒼卷一」，單黑魚尾，魚尾下篇名與卷數。卷端題「蟲蒼卷一 睦州方旭」。

(二)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刊本

此本北京大學亦藏一部，除此之外，又見《續修四庫全書》冊 1120 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此本前有扉葉，作「聽鐘軒蟲蒼五卷」篆文，扉葉後為庚寅孫詒謀序，孫序後有光緒十六年方氏自序，自序後又有校勘題記：「表弟胡念修，門下士：王運璋、范濬昌、胡義培、宋樹榮、陳振文、朱懋德、程光澤、邵景棠校刊」。自序後為總目。版式行款同上部。



《續修四庫全書》本書影

筆者言第一、二兩種應屬同版所印的主要根據是兩本卷端斷版處同，文字字畫亦為一版所印。第一種著錄「十五年」刊本頗不合理，蓋第二種前諸序皆著錄庚寅(十六年)，第一種應亦同，否則無法解釋為何斷版與文字相同。惟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此書當年刻印為方氏委之董元豐紙鋪，其後亦委之董鋪刷印，故兩者牌記不同，內文則為同版所印。古時雕版印刷非家有資金則不易刊行，因此發展有私人與書坊合作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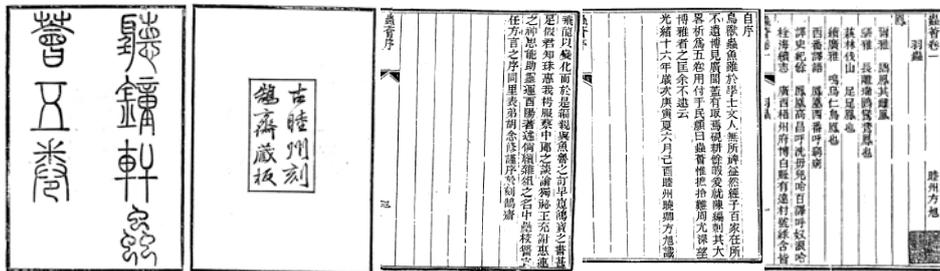
(三)光緒廿三至廿六(1897-1900)年《刻鵠齋叢書》本

《刻鵠齋叢書》共收書十六種¹。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該館藏本

¹ 黃文作十七種，然實為十六種。此十六種為《易義來源》4卷、《尚書通義殘稿》2

分別有臺北廣文書局(單行)與新文豐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冊 83)影印。是本前有扉葉，與光緒十六年本同，但似非同版。扉葉後有牌記，作：「古睦州刻鵠齋藏版」。首為庚寅孫詒謀序、次表弟胡念修序、次庚寅兄方心泉序與光緒十六年自序。惟自序後並無胡念修等人校勘題記，次目錄。又每卷後有「胡念修校」數字，此為十六年本所無。其版式行款同上二部。

按，方心泉序：「余家原籍徽歙，太高祖清來公始挈眷遷嚴，其生平好善，急公義舉，略見於邑乘。生子五，分恭、寬、信、敏、惠五派，曉卿，余寬派弟也。咸豐辛酉，粵匪再犯郡時，曉卿僅五齡，幸其長母舅芸臺胡公襁負出城，送養江淮外祖任所，歷有餘年，復蒙其次母舅式慕教育兼施，俾克成立。於光緒元年春回籍，應童子試，冠軍，旋於八年分食餼，而余寬派宗祀，因此不墜。則是兩舅氏之大有造於曉卿，不獨寬派先靈感且不朽也。惟曉卿少嗜古，不屑經意於時藝，長而彌篤，積久遂有《蟲蒼》一書，就正於余。謂此專事綴拾，欲取以問世，誠恐為大雅譏。余爰憇惠其亟付手民，又從而進曰：『俗情以科甲為榮，余近六旬，殆以明經終矣。門第重輝，惟爾是望。』繼自今其急致力於八股、五言，一以舉業為宗，將累葉積善之祥，或於爾啟其鑰也。勉乎哉，勉乎哉。庚寅夏惠派兄心泉承溥書。」此篇對方家世系生平與著書有所勾稽。又知胡念修為其表弟，應其母舅之子弟，家境應較富有，可以代為刊行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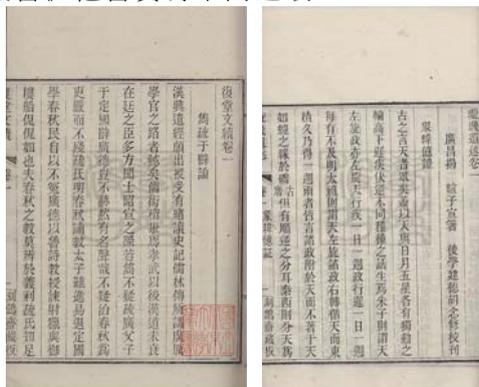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本書影

此本與前述兩種卷端文字與斷版處皆同，惟有先後印差別。筆者推測胡念修其後自董元豐處取回書版，將之收入其編之《刻鵠齋叢書》，重刻扉葉、

卷、《景定嚴州續志》10 卷附跋、《蟲蒼》5 卷、《懺摩錄》1 卷、《潘瀾筆記》2 卷、《紀慎齋求雨全書》2 卷、《嚴陵集》9 卷附跋、《汪容甫先生詩集》6 卷《附錄》1 卷、《息園舊德錄》1 卷、《復堂文續》5 卷附跋、《四家纂文敘錄彙編》5 卷、《璇璣遺述》6 卷《圖》1 卷、《綠羅山莊駢體文集》12 卷、《崇雅堂駢體文鈔》4 卷、《問湘樓駢文初稿》4 卷。

增加念修與心泉二序，並刊除校勘題記，新增各卷末「胡念修校」字。蓋此版與胡刻《刻鵠齋叢書》他書實有不同之故。



《刻鵠齋叢書》他本版式書影

因此，雖說《蟲薈》有三種版本，實際上應該只有一種，為同一書版所印。而稍作寬鬆標準來看，叢書本與十六年本可視為兩本。以下筆者試擬此書刊行過程如下：方旭完成此書後，無法刊行，或由表弟胡念修及其門人校對後委之董元豐紙舖刊刻。待刻成後，亦委之董元豐刊印。此時當在光緒十六年前後。董紙舖刷印之本與胡念修(或說方旭)所得本在扉葉、牌記有所不同。方旭另著有《蠹存》，光緒廿四(1898)年刊於杭州。根據《蠹存》序言：「今春客武林，幼嘉太守謀付諸梓，瑣瑣者可取以問世哉？」而此時，方旭表弟又蒐集鄉邦文獻，欲輯刊《刻鵠齋叢書》時，取原寄存董元豐舖之書版，略加修訂收入。故《刻鵠齋叢書》收有《蟲薈》而無收《蠹存》原因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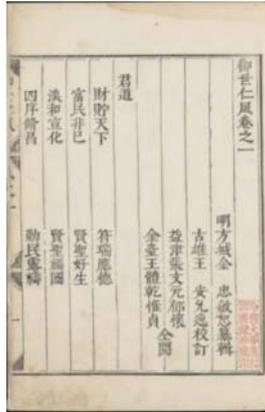
《蠹存》書影

最後，在對《蟲薈》一書版刻有新的認識後，西南大學圖書館所藏為何本，亦可重新論斷。由於該館判定館藏為叢書本，然缺第一冊，因此必須核對館藏本卷末是否有「胡念修校」字方可確認之。現提供筆者所見，希該館重新判定時能有所依據。

談古書魚尾二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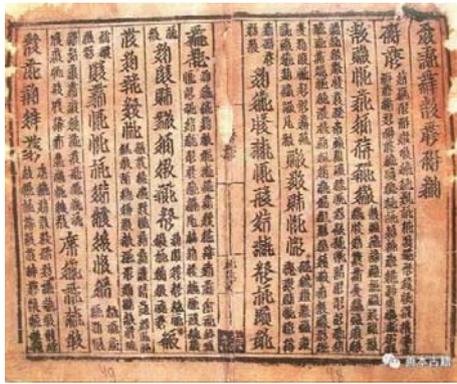
郭明芳*

何謂「魚尾」？其指古書版心約四分之一處有一似燕尾或「丙」字型標記者，在版本學上通稱「魚尾」，蓋其似魚之尾巴，故名。魚尾最原始的作用是具有實用性。自書葉印成後，早期蝶裝內折，或包背、線裝的外折，必須對折版心，現透過版心魚尾，方可使之端正。其後刊印者或書坊在魚尾上加以改造，或填實為黑魚尾，或留白為白魚尾(明嘉靖間或佛經多用此)，或作花紋為花魚尾(元刻或朝鮮刻本多用此)，或有在形式上作為雙魚尾、三魚尾、四魚尾，最多至六魚尾等，遂演變為書葉裝飾之用。



六魚尾--哈佛燕京館藏明萬曆刊本《御世仁風》書影

魚尾之所以作燕尾形似乎僅在漢籍或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日韓越等國刻本上。西夏印刷品或多見佛經，未見有魚尾；而一般書籍僅有方形裝飾，亦未有作魚尾者。



西夏印刷書籍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至於魚尾，各種介紹古書版刻或版本學概論書籍，皆會對「魚尾」作介紹。試舉黃永年、李致忠、姚伯岳諸位書為例以為說明。

黃永年著《古籍版本學》¹言：

版心往往用花紋或橫線分畫成三段，花紋按其形狀叫「魚尾」。只有上面一個魚尾、下面用橫線的叫「單魚尾」，上下都有的叫「雙魚尾」。「雙魚尾」上面一個叫「上魚尾」，下面的一個叫「下魚尾」，多數是上魚尾正，下魚尾倒，也有上下都作正的，**還有不用魚尾，只用上下兩道橫線的，極少數連橫線也不用**。魚尾本身的花式也很多，有「黑魚尾」、「白魚尾」、「花魚尾」幾類，以黑魚尾最為常見。魚尾分叉的地方，正當版面的中心，可以作為對折書頁的標準點，這也是所以要在版心設計魚尾的目的，不僅為了加個圖案形象以增添美觀。(頁 64)

李致忠著《古籍版本知識 500 問》²，言：

魚尾呈形，多在書口出現，且有單魚尾、雙魚尾、順魚尾、對魚尾之別。書口上的魚尾，其作用主要是以尾叉來標示中縫線，以便折葉時取做標準。其實中縫線只刻一道線同樣能承當折葉標準，可是古人卻把它設計成魚尾形象，既實用又美觀，是美與用的成功結合。在宋遼金元的書刻中，這種魚尾也有的不用於書口，而用於文內的標題、曲牌等標識。這跟書口處的魚尾作用就不同了。(頁 43-44)

姚伯岳著《中國圖書版本學》³言：

在版心中，距離上邊約四分之一版高處印有一個像魚的尾巴似的圖形，它是折疊書葉的標記。如果其下方對稱位置也有一個魚尾，即合稱雙魚尾；魚尾方向相反稱對魚尾或逆魚尾，方向相同稱順魚尾；全涂黑的稱黑魚尾，線中空白的稱白魚尾，**由平行線構成的稱線魚尾**，魚尾下部為區線形的稱花魚尾。元末刻書，多用花魚尾。…(頁 97)

以上諸書大同小異，或有他書輾轉傳抄，亦不出此範圍。

其中對於「線魚尾」描述多所不詳。李致忠未及論之，黃永年所論，未言「線魚尾」之名，然其稱「**還有不用魚尾，只用上下兩道橫線的，極少數連橫線也不用**」似線魚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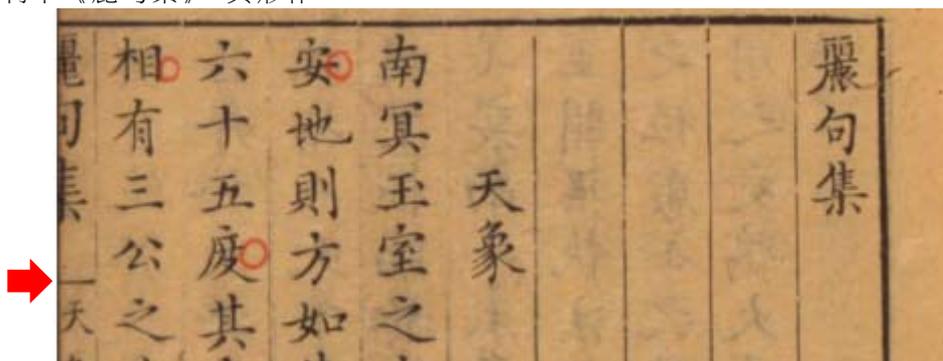
臺北國圖所著錄「線魚尾」者，似又較黃氏所稱接近，如館藏明末金陵

¹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

² 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3月。

³ 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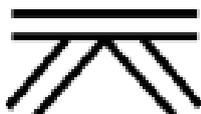
刊本《麗句集》，其形作：



《麗句集》書影

黃氏所言，並未以「線魚尾」相稱是不錯的。蓋魚尾之稱像其形者，既無似魚尾之形，自然不宜稱「線魚尾」，臺北國圖將此類一般位於魚尾處的橫線稱「線魚尾」，似有待修訂。黃氏無名稱，筆者認為應作「無魚尾」，或言「版心魚尾處為橫線」，其正式著錄或可作「版心白口，錄『麗句集』，魚尾處作橫線，橫線下錄卷次、葉次」云云。

另外，姚伯岳書中則略談「線魚尾」定義，其云：「由平行線構成的稱線魚尾」，另附書影，現就線魚尾、白魚尾兩種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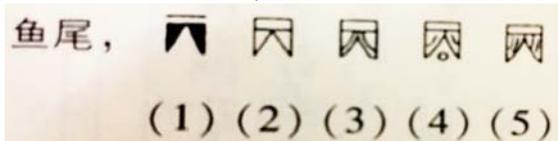


線魚尾



白魚尾

此圖與魏隱儒、王金兩合著《古籍版本鑑定叢談》⁴所列同，然魏氏未有任何說明。姚氏取魏氏圖另加說明，似有未符。按，魏氏圖另見王兩著《古籍版本學》，其將此種列屬白魚尾。(見《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冊一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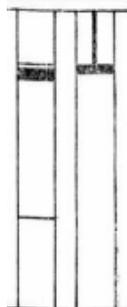
白的称“白鱼尾”，(如上图(2)、(3))，

再依姚伯岳所釋「由平行線構成的稱線魚尾」又與黃永年所說接近，而與所附圖又很大不同。而其所附圖又極易與白魚尾相混淆。

因此，所謂有「線魚尾」之說，事實上應稱「無魚尾」，從定義上或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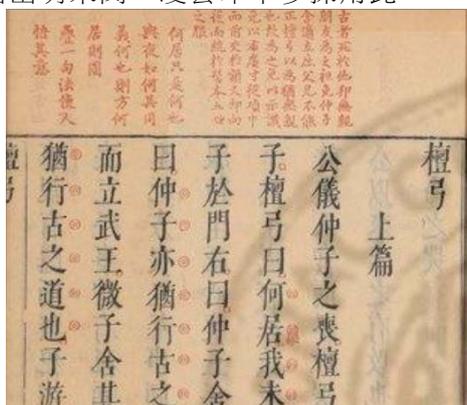
⁴ 北京市：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 年 4 月。

上來說，將之置於「線魚尾」實有不妥。而此類無魚尾書不多見，佛經亦多用此。其形如下所示：



古書所謂「線魚尾」示意

原魚尾處以橫線替之者不能稱「線魚尾」，而應以「無魚尾」相稱，除此之外，亦有另一種情形亦可稱之「無魚尾」。那就是全然空白者，沈津在談古書書口一文中，曾指出明末閩、凌套印本多採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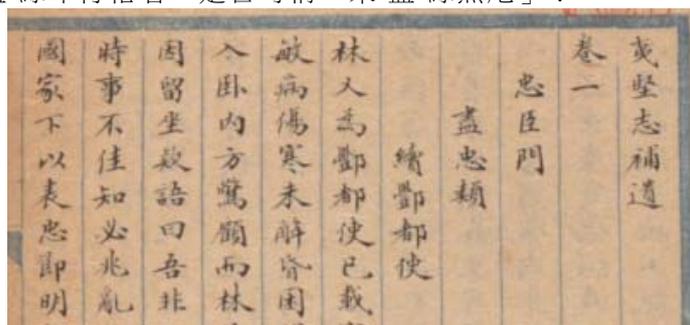
臺北國圖藏明萬曆四十四年烏程閔氏三色套印本《檀弓》書影

另外明末清初，諸如汲古閣所刻書籍亦多此類無魚尾者。這應是明末時代風尚，正如同嘉靖間多白魚尾一樣。這類無魚尾或許是從刊印佛經經驗中演變而來。按，明末浙江地區不少刻工參與藏經刊刻工作，進而影響到一般民間刻書版式。黃永年編《清代版本圖錄》收有清康熙十二年刻本《靈巖紀略》一書，此書無魚尾，《清代版本圖錄》云：「仍用《徑山藏》版式，蓋其時禪林刻書風尚。」(冊一，頁 39)而毛晉亦曾參與嘉興藏刊印，很自然其豢養刻工亦刻有類似佛經樣式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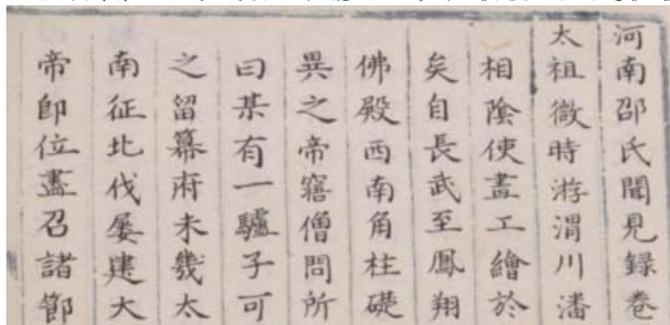
對於古書魚尾問題，筆者再提出另一問題。那就是所謂「黑魚尾」著錄是否單指墨印本，於有色印本是否適用？

大部分墨印書籍而言，其魚尾填實者稱「黑魚尾」，未填實者稱「白魚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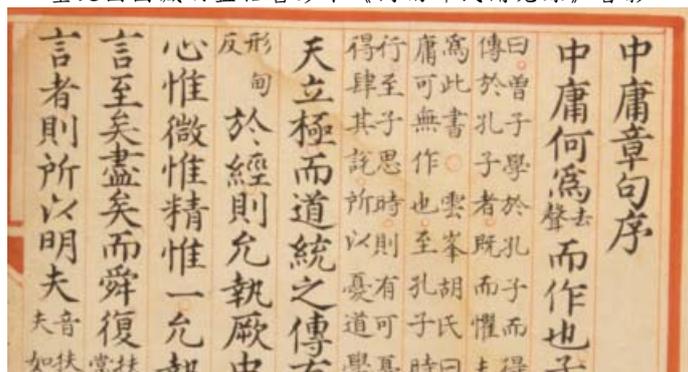
然對於朱/藍/綠印行格者，是否可稱「朱/藍/綠魚尾」？



臺北國圖藏清江陰繆氏雲自在龕綠格鈔本《夷堅志補遺》書影



臺北國圖藏明藍格舊鈔本《河南邵氏聞見錄》書影



臺北國圖藏明內府朱絲欄寫本《中庸章句大全》書影

類似此類非墨印本，其魚尾著錄方式，或多有避重就輕，或於魚尾前逕加顏色字。前者如臺北國圖或故宮，或僅錄「單/雙魚尾」，未著錄其顏色；後者如大陸一些館藏，朱絲欄本或著錄「朱魚尾」。然兩者其前均錄「朱絲欄」。

吾人若以朱印行格來說，魚尾填色者為「朱魚尾」，未填色者是否稱「白魚尾」，或「朱白魚尾」。雖然此類極少。那又有如何區別墨印「白魚尾」？

以筆者拙見，所謂黑魚尾、白魚尾或花魚尾，純粹就魚尾呈現形態而論，無關顏色。這就如同版心「黑口」，即以版心欄框至魚尾處線條粗細，又細分

有粗黑口、細黑口；無者稱「白口」。黑口、白口本屬專有名詞，不會因框線顏色而改易，倘某書為朱絲欄，其黑口部分仍稱「黑口」，不因顏色而改易稱「朱口」之類。魚尾情況亦如是。

黑魚尾即指填色魚尾、白魚尾則指未填色，花魚尾則是魚尾上裝飾以花紋。因此，就行格為他色，其魚尾吾人逕稱「黑魚尾」即可，不必稱「(某色)魚尾」。一以在前頭敘述或已言「朱絲欄」、「藍格」之類；二則，此「黑」並非指顏色的「黑」，而是指已填實之意。在此將「黑魚尾」、「白魚尾」或「花魚尾」視作專有名詞，無關色彩。例如說「墨等/丁」不一定是黑色，若紅印本有類此者，吾人仍稱「墨等/丁」，而不稱「朱等/丁」即是。

魚尾情況，筆者近日見有一特例，即《欽定元承華事略補圖》。是書六卷，清光緒年間內府刻本。其魚尾部分延申至版心上方，此應如何稱呼或著錄？。



《欽定元承華事略補圖》書影

若作黑魚尾，固然不錯，但要如何與一般黑魚尾區別。筆者想到日人稱黑口加魚尾為「象鼻」。這種說法在大陸或臺灣較少被接受。但「象鼻」一詞，與其用在日人定義者，不如用在此一特殊情況為佳。按，古籍中所稱黑口與魚尾各自獨立，若合稱象鼻則有多此一舉之敝。然則此例中魚尾向上或向下延伸，苦於名稱以名之，則暫假「象鼻」之名，應較符其實。

【東海史料】

「人物剪影」寫作教學

吳福助*

「剪影」，本指民間傳統剪紙藝術創作中，依人物的輪廓，剪製而成的似影圖像。在藝術上，指的是一種描寫輪廓的藝術表達，或表達出的藝術圖畫。

「剪影」工藝創作概念，借用到「傳記學」人物傳記的寫作¹，側重運用的是文章寫作學中的「側記」和「特寫」手法。「人物剪影」傳記寫作，一般要求以極其簡短的數行有限篇幅，形塑人物的某一特定側影，從而展現人物精神的基本風貌，給讀者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並得到有益的啟發。「人物剪影」具體寫作方法則是擷取人物某一典型側面，通過場景和細節描寫，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由點及面，從而刻劃人物外貌、內心、語言、行動的基本面貌和本質特徵。成功的「人物剪影」寫作，要求開放視野，選擇新穎的角度取材。要求強化形象塑造的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人物剪影」寫作手法的翻陳出新，以及藝術境界的提升發展，是永無止境的。

筆者曾在東海大學、中興大學、靜宜大學三校中文系大學部及研究所，講授《史記》專書選讀課程，前後 20 年。筆者設計的課程要旨，是在培養「傳記文學」創作及研究人才。課程作業一向要求撰寫個人的「萬言傳記」²，以及修課同學的「人物剪影」。這兩項作業普遍獲得同學的認同，修課學生上千人，從來沒有人缺交過，成功率可謂百分之百。

「人物剪影」集體作業的設計，目的在培養學生的人物觀察能力，強化同學之間彼此的觀摩交流，以便互相切磋勉勵，共同創造同窗記憶。這項習作每年都指定班上同學負責彙編成冊，並且電腦存檔備查留念。這項習作受到廣大歡迎，修課同學普遍都很有成就感，其中以 2005 年東海中文系陳聖鏗、洪需淇主編的《東海風雲人物》水準最高，該書草稿筆者曾經再三修改，並自掏腰包花費 6000 元彩色精印出版。今特檢出原書，刪除個人相片，全文發表，以供《史記》傳記文學課程教學的參考。

《東海風雲人物》人物剪影習作，修課學生共計 14 人，逐一被安排作為

*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

¹ 關於「傳記學」，筆者推薦理想的入門書，是楊正潤《現代傳記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 1 版。

² 參見吳福助〈萬言自傳的寫作經驗〉，《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第 123 期，2011 年 12 月 15 日。

書寫的對象，沒有遺漏。所有學生也都參與書寫其他同學的作業，沒有人偷懶。其中被書寫的主角，陳聖鏗 6 篇，是熱門人物。書寫他人的，廖于婷 5 篇，最為勤勉。整體看來，修課學生確實做到通力合作，作品也有相當的水準，真是難能可貴，值得嘉勉。

【序】（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吳福助）

《史記》傳記文學課程的教學目標，主要是在培養傳記文學的寫作人才。我擔任的這門課，一向有兩個作業，一是一萬字以上的個人自傳(有主題，分章節，附錄圖片、年表、個人小檔案)，一是百字左右的修課同學人物剪影。期盼透過個人及集體兩項習作，增添修課學生實習傳記寫作的經驗。

94 學年度(2005 年)上學期的「史記」課，修課同學集體完成的人物剪影，篇數可觀，內容整齊，是歷年來水準最高的一次。細讀全文，我不禁對年輕一輩細膩敏銳的觀察力大感佩服。至於他們對「史記」課程的專注，卻令我感到既欣奮又慚愧。欣奮的是後起有人，可以傳承這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慚愧的是，我這學期的教學及研究工作依舊相當沉重，以致無法撥出較多時間，好好照顧這些學術幼苗，不免遺憾。

這本人物剪影題名「東海風雲人物」，不但作為修課同學的永久紀念，更希望修課諸生今後更加專心一意，努力去追尋理想，釋放充沛的青春活力。但願他們都能如騰龍奔馬般地，在大度山這座神聖的學術殿堂縱情活躍，從而創造令人豔羨的充滿亮麗色彩的大學生活。我衷心祝福他們前程似錦！

本書的集稿編成，全賴陳聖鏗、廖于婷、洪霏淇之力，謹向這三位認真負責的同學致謝。(2006 年元旦寫於大度山寶秦山房)

一、文學院型(標準的文人：立德立言·知書達理·奔放浪漫·吐氣如虹)

1.精研文史、和藹樹人的學者--吳福助教授

吳福助老師，一位慈祥安和的長者，上課時卻透著一股凜冽不可犯的學者風範。但這種凜冽不是秋風，而是化雨的春風，唯有凜冽又足以化雨的春風，才能讓學生在自由溫暖的環境下，領會《史記》要旨而又不致鬆懈。

老師對這門課程的投入，完全展現在上課時的語調表情：提到〈貨殖列傳〉，語調高亢激昂，好像司馬遷親臨指導一般；論伍子胥復仇，雙目怒視，鼻孔微張似要噴火，彷彿當時就在伍子胥身邊一樣；〈商鞅列傳〉，說到商鞅受誅，語氣低悶微帶氣音，像是為一代法家高人表達哀輓之意；提及秦律，眼神炯然，言語鋒刺激動，為秦王朝洗刷了兩千多年來的不白冤屈……。

吳老師上課雖然如此激情，下課時又回到原來的慈祥安和，言語從容。

對解答學生的困惑疑難卻永遠擺在第一，只要學生肯學肯問，老師無不傾囊相授。(陳聖鏗)

2.這麼專注，她甘心了--廖于婷

上課鐘聲響起時，她早先已在位置上坐好了，雙腳隨意擺放，打開《史記》課本開始閱讀。先是快速翻開內容，再從頭細讀。頭重重低低的，大約四十五度左右。一手輕放在書旁，一手放在大腿上。眼睛直盯著書本，神情非常專注，就這樣一頁一頁地看過去。有時候會在某一頁停留很久，看起來像是在苦思冥搜，神交古人，一邊的眉毛因而微微皺了一下。不時頭髮會垂到眼前，遮住視線，她輕輕地撥了回去，眼睛還是依舊專注在書本上。這就是于婷上課時的模樣。(吳采蓉)

3.小學生：「噢？你是隔壁班的吧！」--洪苡旖

鄰家小女孩一般的氣質，帶著總是很迷惘、困惑的小鹿眼神，她是個活潑嬌憨又鬼靈精怪的孩子。常常帶著甜蜜的噪音耍小任性，但也非常明白應對進退的道理，總是很有條理地處理該負責的事務，卻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她非常聰明而且好親近。(廖于婷)

4.住在樓上的佳人--張盈盈

一頭秀髮經常盤在頭頂，髮下是兩道深褐色的柳葉眉，微微蹙著。眉下的一雙杏眼圓睜，專注凝在《史記》課本上，雙耳認真地聽著台上吳教授的講解。白皙如柔美的纖纖素手，不時在援筆記錄上課的內容，遇到不甚理解之處，便頻頻向同學討教。是誰？這麼用功好學的好學生？她是《史記》課上的優等生--張盈盈！(洪苡旖)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人如其名。她面貌清秀，五官端正，身材姣好。頂著一頭烏黑亮麗的馬尾，獨自坐在教室後面，從頭到尾都低著頭看著書本。額頭前的流海，遮住了她的眼睛，看起來一付很專注的樣子，全神灌注在書卷裡，旁若無人。直到老師問她問題，她才略略回神過來，卻還是一臉呆樣。這就是張盈盈。(吳采蓉)

二、理學院型(反求諸己者：沉穩規律·含蓄內斂·方直剛正·心之所存)

1.沉穩內斂奇女子--吳采蓉

她總是挑靠窗的位置坐。

上課都是在和暖的午後。陽光淡淡地灑在她身上，無數小光點，在黑瀑一般的髮上歡欣地跳著，彷彿要尖叫出聲。而她從來就只是任長髮直瀉，遮

蓋住她的側面。陽光中只能微微見到她的輪廓，從額至頸至肩，顯出一種剛毅的線條。課堂上她沉默居多，動的不是她的口，而是她的筆尖，似乎目光，或是一個微笑，都是難得的奢侈。這樣的她，常讓我忘了她在私底下的開朗，於是，竟叫不出她的名字……。（洪霽淇）

瀟灑不羈的黑長髮，以及充滿個人風格的背包，還有黑色粗框眼鏡。看她舉手投足以及談笑之間，是如此流暢自然而又富有生命力。有時像是無拘無束，自由奔放的野風。有時則是寧靜而且慵懶，一如草原上午睡的小獅。如此矛盾，卻又恰如其分地融合於她一身。（廖于婷）

2.濃墨灑出的行板--陳聖鏗

他在課堂中，是相當醒目的存在，坐得端端正正，老師所謂「方形」的軍人形象，即是指的他這個樣子吧？高瘦的身形，平素神色嚴肅認真，卻也並非不苟言笑，令人難以親近的樣子。一頭整齊乾淨的小平頭，細框眼鏡，上課幾乎都是直挺挺地，坐在前方的座位上。（王 穎）

黝黑的皮膚，總是留著清爽的小平頭，說起話來溫和有禮，舉止恭謙合宜，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課堂中，總是專注地注視著黑板，並且認真地抄寫筆記，好似擔心一字一句會被遺漏。在認真努力中，透露出吸引人的力量，讓人不禁想要接近他。另一方面，他又經常有著詼諧的言談，逗趣的動作，總是讓大家開懷大笑，是大家的「開心果」。他就是我的同學--陳聖鏗。（劉彥欣）

身材像竹竿，是他給我的第一印象。頂著一顆平頭，看似老實的男孩，黑色背心是不可缺少的配件。戴著細框眼鏡的他，每次上課，喜歡坐在前面第二排中間的位子，總是打直腰桿專注聽講，時而露齒微笑，時而低頭抄寫筆記。他散發出來的感覺是害羞而且寡言，但是一旦開了口，往往讓人哭笑不得。他就是我的同學--陳聖鏗。（游書芳）

《史記》課程博大精深，修習的學生群，我推薦其中一位--陳聖鏗。他是我所見過百年稀有的奇才，上課時，目光總是直視前方講壇，神情特別專注堅定，好像巴不得要把《史記》全書的精髓，一下子就摸清摸透。下課後也意猶未盡，經常到老師研究室，繼續找老師討論，甚至討論到深夜，還樂在其中，不能自拔。本人非常佩服他勇猛精進的治學精神，特別在此鄭重介紹他。（黃順弘）

當微溫的午後，陽光照暖教室陰冷的角落，這時候的教室裡，總有一位

正襟危坐的他，以一種堅定不移的態度，面對著課堂上精采連連的講演，認真執著地靜心傾聽。平時的他，更以勤懇的態度，講究修身養性。即使下了課，仍然孜孜不倦地利用零碎時間，珍惜分秒，追求他所熱衷的學問。這人，就是陳聖鏗同學。（游苔宏）

陳聖鏗，第一次對他印象深刻，來自他工整洗鍊的書法，顯露出他對傳統文化的高度熱情。《史記》課堂上，他總是坐在最前排的中間位子，牢牢地盯著講課的教授。他不但專心聽講，遇到比較艱深的疑問，還會主動自動，頻頻提問，是少數能跟教授即席討論的學生。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多多學習他的讀書方法。（費祥瑜）

三、工學院型(躬行實踐者：胸懷灑落·點石成金·筆作斧鉞·民之所需)

1. 豪氣衝霄的巾幗--洪霏淇

在 14 人小小的《史記》選讀班級裡，她的個性是最為豪爽的，笑容、聲音也比其他人來得大。課堂中，認真聽課之餘，偶爾也會小玩一下，我記得她甚至玩壞她的眼鏡呢！她還會偷接電話，接著露出調皮的一笑，這一笑，也感染了我，更為《史記》課增添幾許樂趣。天冷時，她一樣不偷懶、翹課，帶著紅紅的小毛帽聽課，格外地顯眼，引我注目。猶如小嬰孩一般討人喜歡的她，正是--洪霏淇。（張盈盈）

看她從走廊另一端匆匆走入，一邊將簡便的午餐塞入口中，友善而常帶笑的眼睛快速掃描四周，豪放地舉起右手向大家打招呼。一瞬間，寧靜的教室就充滿了她自然朗爽的笑聲，陽光隨之明亮，空氣也隨之流蕩起來。她就像溫暖的孟夏，帶來滿室的活潑與熱情！（廖于婷）

2. 懷才不露、出泥不染的哲人--費祥瑜

《史記》課程內容廣泛，無所不包，在這門課中，費祥瑜同學給我的印象，就是感覺他深入研讀《史記》後，說話的內容變得很有深度。他同時也對《春秋》三傳頗有心得。他甚至還參悟出一番莊子哲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夾以幽默詼諧的雅趣，遨遊在這讓人容易迷亂的世界。他保有一份赤子之心。（游苔宏）

3. 孤獨捨棄，還是捨棄孤獨？--陳盈秀

微冷的北風襲進被窩，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十一、二月的東海是北風忽忽的世界，冷得讓人孤獨，冷得讓人寂寞。

開朗的笑聲陣陣傳來。是誰？依聲尋去，果然，在最熱鬧的寢室裡，看見了修《史記》課的巧克力美人--盈秀。

有她在的地方，看不見孤獨，看不見寂寞，只感覺大家在一起，快樂地笑著，無拘無束地聊著的溫暖。(洪苡旖)

盈秀，一頭長髮垂溜在肩膀上，又直又柔順，讓人一看，就會想起電視「飛柔」洗髮精廣告中，用兩支梳子狂梳的美人。她的眼睛透徹明亮，上課時，認真地緊盯著老師在台上講課。她的個性親切且富有幽默感，我常因為她隨口而說出的話而狂笑不已。她的笑聲跟我一樣十分奇特，是個十分有趣可愛的女孩。(張雅惠)

四、農學院型(避世耕讀者：敦厚謙恭·勤敏不贅·抱樸守一·聖之清者)

1.如山、樂山的智者--游苔宏

《史記》這門課，內容博大精深，要學的東西很多。在這門課中，我推薦一位同學--游苔宏。從他的談吐中，我覺得他懂得不少東西，常常會天外飛來一筆地吐出生花妙語。在課堂中，他的學習態度極其專注。他跟陳聖鏗是好朋友，同樣都是中文系傑出的人才。(黃順弘)

2.迷途原因不明的鴿子--黃順弘

他來到課堂上的次數，似乎屈指可數……，或者說，我根本不會發現他的來到，原因不外乎是因為他那總是坐在後排的習慣，以及絕對的沉默。即使在課堂上偶而被老師點名提問，他的回答也只是寥寥數語，沙啞的噪音中帶著一點試探性。我沒辦法深入描寫這樣一位輪廓模糊的形象，但是我還是知道，他的朋友是這麼叫他--黃順弘。(洪霽淇)

黃順弘是我的室友，選修《史記》。他是屬於比較沉靜的類型，在課堂上也許並不特別突出，但他總是做著本份內的事，不需要老師的關注，也能融入其中。他對於古文學有濃厚興趣，特別是《史記》這類文化經典。

大學階段，能否找到自己有興趣的課題，專注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環節。黃順弘主動自動默默進行，假以時日，自能有成。(費祥瑜)

3.不著痕跡的母愛--張雅惠

平時多是懶懶倦倦的樣子，好像春天午後愛暈的雲朵，反應有一點兒慢，彷彿什麼都不太在意的樣子。聲音十分的溫和，總是輕輕地，像溫柔的母親。其實她是很活潑又熱情的，但要和一群比較熟的朋友在一起才會表現出來，

平常看到的她總是很嫻靜。(廖于婷)

五、管理學院型(社會的觀察者：心思縝密·利以為先·洞察人性·砥柱之才)

1.洞悉利弊，御人以術--劉彥欣

手握著《呂氏春秋》，卻摒棄儒、道，滿腦子的法家思想，語言總是帶著七分霸氣，常以秦始皇傳承者自命。《史記》課這小小生態環境中，他算是稀有動物了！他出現在課堂上，給人的印象總是雙目半閉，好似正與始皇帝探討治國方略，並且視李斯為草芥，無怪乎他對〈李斯列傳〉中，李斯趨炎附勢、詭合自保的違心言論不以為意，但對於老師上課所提出的秦律公平合理的特質，卻是頻頻點頭稱是，彷彿他生前曾經參與秦律制定一般。此等人物，若好好培養，定能成為近代法家大宗。(陳聖鏗)

2.變調的望春風--游書芳

「提籃仔，假燒金。」這或許是她最常做的事了吧？她唇槍舌劍，舌劍敵晏嬰，但這樣傑出的口才，在《史記》課程中，似乎都隱藏了起來。她總是保持沉默，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不知道她是否在思考：為什麼田單放的是火牛，而不是野豬？還是伍子胥為何要鞭楚平王屍三百下，而不是五百下？課堂上，她偶而蒙周公恩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捨司馬遷而去。但，又有誰知，她究竟是神領周公？還是心會伊人？……。(陳聖鏗)

3.心細如髮·望天一方--王顥

王顥，滿頭披肩的烏黑秀髮，配著回眸一笑，百媚生成的面容，不知羨煞了多少旁人？尤其他那佇立風中，飄然若神人的模樣，若說「一笑傾城，再笑傾國」，應也不過如此這般吧？實在很難想像，他竟然會是個一切正常的男性。每次見他來上課，便心生敬畏……。

他翻開那厚重的《史記》課本的一瞬，面色也隨著凝重了起來。那種對《史記》課的專注用心形象，稀有罕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心思特別新穎縝密，〈滑稽列傳〉討論時，曾經發出驚天的一鳴，那出人意表的犀利批評，恍如一球彩帶被疾拋上空後，激散開來那樣的精彩。他，大概是司馬遷贈與我們的大禮吧？(陳聖鏗)

有著披肩長髮，以及較成熟的外表，他是大五的學長。每次上課，他總是第一個到教室，並且安靜地、專注地看書。但他不是個只知埋頭苦讀的人，下課時間，學長不只與我們一起交換學習心得，也分享生活經驗。他是個童

心未泯，而且十分溫和、親切的人。(廖于婷)

那一頭烏黑的長髮披肩，是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鮮少看他紮起它們，上課時總是不經意地撥弄。深邃的眼神，有意無意地看著厚厚的《史記》課本，還不忘玩弄他那修長的指甲。他的聲音不算低沉，總是能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也總能聚集眾人的目光。他總是坐在教室固定的位子，他就是我們的學長--王顥。(陳盈秀)

【編後記】(東海大學中文系陳聖鏗、洪霽淇)

「那麼，百字剪影習作成果的編排出版，就麻煩陳聖鏗、洪霽淇你們兩位了！」吳老師帶著誠摯和藹的笑容，就這樣跟全班同學宣布。同學們好奇地看著我們，這時候的我們，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史記》課有了集體成果，懼的是擔心同學們的心血被我們弄壞。這時的腦袋，暫時空白！接著陷入一片忙碌……。我們帶著茫然接下這份工作：筆尖在紙上沙沙地游移，催討文稿、設定格式、拍攝相片……。在老師精細地修改過同學們的文稿後，我們的手指便開始在鍵盤上不安地跳著，彷彿雙腳踩在熱鍋上一般。反覆校稿、頁數分配、美工編輯，冷風的夜裡倚在研究室的門邊等待教授……。放棄睡眠，放棄其他課程的作業，專心一意和電腦搏鬥，不斷地改正修訂，我們從中學習。直到最後一次，小心翼翼地捧著定稿，進入教授的研究室，終於聽到那盼望已久的教授的話：「好了，可以印了！」

帶著笑意，像春風般地在耳邊響起，那一瞬間，不只是解脫，不只是感動，還帶著些微的惆悵。曾經整理過的，那些或龍飛鳳舞，或秀麗端正，或墨水或鉛炭的名家真跡，皆化為整齊的正楷，帶著新生的微熱，翩然落於紙上。那是同學們細心觀察、認真動筆的溫度，是老師用心寫序的溫度，是我們反覆編排的溫度，更是一團靈魂的熱。手上這一本書人物剪影專輯，是《史記》課堂上，教授與所有修課同學的心血所凝成的結晶，光亮，而且璀璨非凡！

本書人物編排方法，依據文稿具體內容，以及傳主行事風格等，藉東海大學文、理、工、農、管理五個學院，將人物分為上述五種類型，與本書書名《東海風雲人物》相結合。

最後感謝所有《史記》修課同學的合作與投入。感謝廖于婷同學的用心，提供人物剪影五篇。更要鄭重感謝的是吳福助老師，老師上課的認真投入，讓我們得了另一種感動。這次的經驗，同學們都不會忘記，我們曾經全班一起做了一本美麗的書，裡面記載了課堂上的歡樂，以及每個人認真的身影。
(2006年1月9寫於東海大學)

【研究資料彙編】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近人對徐復觀之政治、文化的研究(六)

謝鶯興*

- 46.〈鄉土情結與傳統文化歸根意識：徐復觀文化思想探析〉，傅小凡，蘭浩，《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6 期(總 120 期)，2011 年，頁 1-5。

按：作者在「前言」概述徐復觀的一生，提出：「鄉土情結奠定了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情感和邏輯基礎，徐復觀的中國文化歸根意識與鄉土情結的深刻影響密不可分。」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鄉土情結與中國傳統文化情懷」。認為徐復觀學術體系一以貫之的主張，是通過對中國文化作「現代的疏釋」，闡揚中國人文精神，執著守護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新儒學的基礎是對文化問題的哲學思考，對文化的基本觀念是「價值世界」比「科學世界」更為重要。指出徐氏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解讀，其實就是對鄉土文明反思和總結的「高層文化」。

第二單元「鄉土情結與中國傳統道德精神」。認為徐氏在不少文章中稱頌農民的人性，人情美德，是他鄉土眷念的心理基礎。將其對傳統道德精神的闡揚與鄉土生活聯繫起來，可以梳理出其內在的心理根源，列舉《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等著作，揭示中國道德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論述孔子立孝之意義，孟子對孝道的傳承和擴大，指出徐氏羅家孝道精神正是鄉村美德向歷史深處的挖掘和推演。

第三單元「鄉土情結與中國藝術精神」。指出徐氏對現代文明和現代藝術的激烈批判，是他思想月體系中一個重要基調，他的文化理想即是以鄉土世界樣態建構、承續和發揚傳統文化道德、心性、藝術等為目的的生活樣式。提出：「筆者以為他內心深處的鄉土情結也是影響他學術路向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 47.〈知識流亡者的精神之旅：從徐復觀論知識份子談起〉，金慧，《學理論》，第 31 期，2010 年 7 月，頁 221-222。

按：是篇首先提出「知識分子便是集人類知識、精神、信仰於一體的精英群體」，「共同締造和掌握著人類生活的意識形態。」接著指出徐

*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復觀「半生力求在傳統文化中找到文化之基，精神家國之根」，「提出現代知識分子必須在知識和人格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的立足點」。再說徐氏認為：周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憂患意識，儒家人文精神照耀下的對社會和政治獨有的責任感才是知識分子的擔當。接著指出徐氏對傳統文化的審視與學習以當下為基礎，揭示中國文化傳統統的現代價值。最後作者認為知識分子永遠處在流浪之中，在流浪中飽受著精神的歷煉與意志的磨礪。

48.〈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啟示：論聯署發表及共同參與撰寫之意義〉，黃兆強，《新亞學報》第28期，2010年3月，頁25-46。

按：是篇「摘要」說有感於：「〈宣言〉之撰寫過程，翻譯成英文之過程及出版之過程等等，則前賢似無相關之論著問世。至於四先生之聯署發表及共同參與撰寫所蘊涵之可能意義及理想意義的問題，則前賢似更不克道及。」故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前言」，說明〈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是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先生聯名發表，並概述發表的緣起，及類似「宣言」的前後文章。羅列該〈宣言〉的十二節名稱及作者曾撰文討論。

第二單元「〈文化宣言〉之草擬及刊行經過概述」。說明唐氏草擬〈文化宣言〉事 1957年2、3月旅美途次與張君勱見面時，張氏提議，經在台之牟宗三、徐復觀贊成而付諸行動。可分為幾個階段：一、1957年2月底或3月初至1957年12月中旬，〈文化宣言〉之草擬及修訂；二、1958年1月1日中文本〈文化宣言〉面世；三、1958年5月〈文化宣言〉最早之英譯本(節譯刊登在基督教刊物上)；四、1958年年中，即〈文化宣言〉出版後數月；五、1958年11月中旬至1960年10月，商討〈文化宣言〉英譯事及英譯本之出版；六、1959年日譯本面世；七、1960年前出現另一英譯本(即第三個英譯本，及節譯本)；八、1969年迄今，轉載及著錄者。

第三單元「結論」。闡發四位先生在〈文化宣言〉中蘊涵可能意義與理想意義：一、鐵肩擔道義之使命感；二、求大同棄小異(存小異)之雅量；三、耐煩抗壓之能耐；四、鏗而不捨，百折不撓之鬥志；五、廣結善緣，得道多助以化解僵局。

49.〈徐復觀與自由主義的對話〉，陳昭瑛，《思想》，第20期，2012年1月，頁175-193。

按：作者在「前言」指出：徐復觀對儒家政治思想的闡述，與自由主義者的對話，對現代政治現況的觀察、評論，開闢了傳統儒學走向現代政治學的道路，勾勒出儒家政治學的可能藍圖。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德治」。指出徐氏對儒家政治思想的反省和解釋主要針對孔孟荀原典，得到儒家的政治是「德治」的結論。但他肯定荀子學中的儒家共識，卻對荀子有過當的批評，似乎反映當代新儒家的格局要如何延伸到政治學的領域，仍是儒家的一項艱難事業。

第二單元「『修己』、『治人』的分野和反極權主義」。指出徐氏對儒家在「修己」、「治人」兩方面是提出不同的要求，足以保證一個政權不致走向極權，儒家也和極權主義劃清界線。

第三單元「通過自由主義的自我反省」。指出徐氏通過儒家政治思想與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對照，檢討儒學內部妨礙自己發展出民主政治的原因有三個理論上的因素。

第四單元「誤解荀子：制度面思維的再度失落」。指出徐氏肯定荀子繼承大部分的先秦儒學共識，卻認為荀子的法制思想有通向法家的可能，舉當代儒家中的唐君毅、牟宗三對荀子的評論相對照，並以 1920 年代《臺灣民報》社論對於當時爭取民主、自治的主張，以顯現他們對於固有傳統的儒學是資產的認知，以說明在思考儒學與中國憲政改革的關係中，對荀子的思想應該有全新的評價。

50. 〈論人文主義的成立及其內涵(上、下)：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為中心的基礎性理解〉，張晚林，《重慶社會科學》，第 8~9 期(總 128~129)，2005 年。

按：作者在(上)篇的「前言」指出：1950 年徐復觀翻譯三木清〈西洋人文主義的發展〉，引發港台現代新儒家對人文主義的普遍反省與探討。

第一單元「人文主義在西方文化中的發展與不足」。認為人文主義在西方可分為西塞羅時代的人文主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十八世紀德國的人文主義三個階段。均有其不可古服的限制與不足。

第二單元「人文主義成卜的唯一出路」。指出未能叩開「道德主體」之門，為西方人文主義各階段的最大特點，也是形成其限制的根本原因。認為能真正觸及主體之門的是作為啟蒙思想的完成者和克服者的康德，但康德只是有概念性、形式性的主體。提出人的內在在於生命、生活的質實的居間領域主要包括：欲望的滿足(幸福)、

宗教的祈向和美的愉悅(審美)，真正的人文主義必須意涵這三個方面，真正回到人這個「本」上來。

第三單元「人文主義與幸福」。論述人文主義必須關涉到人的各種欲望的滿足，即是幸福的問題。提出西方文化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就是要從中世紀的宗教天國中抽離出來，回到世俗世界，以肯定人的物質性存在，表現出一種健康向上的精神。以康德通過先驗批判找到的先天性的原則與孟子之說相對照而成為討論重心，歸結出中國由道德的主體開啟的人文主義，不同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也不同於康德的批判哲學，唯有在內在於人的生命的道德主體所開啟的場域中，幸福才會切實地調適而上遂。

下篇第一單元「人文主義與宗教」。提出現代新儒家認為由道德的主體所開啟的人文主義才是宗教的必然進路，故就康德的批判哲學中的「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宗教」進行思考，論述中國文化由道德的主體所開啟的人文主義能夠克服西方宗教興發力不足的問題。

第二單元「人文主義與審美」。指出康德談美是著眼於他的批判哲學系統，以美來溝道德界與自然界。而由道德的主體所開啟的人文主義，其審美境界正是切就道德的極景、宗教的圓滿而言的，是基於人性自身的完善的。

第三單元「結論：人文主義與人格修養」。指出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是由道德的主體所開啟的人文主義，是真正以人為本的實踐的學問。

51. 〈熊十力、徐復觀知識份子道德批判之平議〉，譚凱、陳先初，《倫理學研究》，2012年第3期(總59期)，2012年5月，頁45-49。

按：作者在「前言」指出熊十力與徐復觀兩位對知識分子的批評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即道德批判，故進行探討。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熊、徐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首先說明熊、徐二人對知識分子的批評也包括對古代士大夫的批評。在肯定知識分子重要意義與價值的同時，分三個方面對歷代知識分子進行批評：一、歷代知識分子缺乏對專制制度的反抗精神。二、中國知識分子的名士風氣使多數知識分子只知以華麗文辭博取名望，獲取實際利益，而不知措意於「深思遠慮」與「正知正見」，所以「士類之壞，由名士之風也」。三、民國知識分子的盲目趨新，對西學不做根本上的探求，只以西學浮淺之皮毛自炫，以求達到獲取名利之目的。

第二單元「熊、徐知識分子道德評判的局限性」。認為熊、徐二人對知識分子的批評最終都落實到道德批判之上，這種批判的偏狹與局限，主要歸於兩方面：一是學術問題道德化。二是道德標準的局限性。

第三單元「結語」。指出熊、徐二人主張在現代性的衝擊下知識分子應從自我道德方面進行角色的自我重建有著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提出如果對任何學術問題都強行牽扯進入道德批評的範圍中，並不合理。最後對徐氏提出進行物質建設的重要性，是其本人可貴的自省，也是對熊氏之說不足的某種補救。

51-1. 〈思想的代際差異：從知識分子觀看熊十力徐復觀思想之不同〉，譚凱，
《長沙大學學報》，第 31 卷第 4 期，2017 年 7 月，頁 85-88。

按：作者在「前言」概述熊十力與徐復觀的師生關係以及在新儒家中的地位，擬就二人的知識分子觀分析其代際差異。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論述熊十力是表現在哲學本體方面的建構，重視形而上學的玄遠思考，建構了以《易》為中心的哲學體系。在對知識分子問題批評上，是置歷代士大夫或知識分子在他自己的理論體系之下，進行解剖分析的。認為熊氏對歷代知識分子的論述和批評，分析文化衰亡的原因，是指向中國近代所面臨的國家生存危機，要從內部尋找根本原因，首先指向知識分子。熊氏提出既要深刻掌握體認中國本土文化，復歸心之本體，又要把握西方文化乃至印度文化的精髓，在更層面上滙通，創新自己的本土文化。

第二單元論述徐復觀從外部制度與知識分子的對立來考察知識分子，意識到歷代知識分子在專制制度下的抗爭和命運艱難，看到知識分子所作出的努力，是站在皇帝與老百姓的中間，發生一種貫穿平衡的作用。但中國歷史的命運卻是由一直被忽視的農民所決定的。這是熊、徐二人思想上的差異。

第三單元論述熊、徐二人代際差異的演變，從 1950 年徐氏讀到熊氏的《原儒》，對其中很多觀點深不以為然；1980 年徐氏讀到熊氏《乾坤衍》，在其日記提到熊氏立言猖狂縱恣，對學術思想性格的獨裁。對對於徐氏，作者指出他的思想立基於思想的社會性和實踐性，學術研究是思想史的路徑，注重民間與大眾，表現出與熊氏迥異的思想性格。

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四)：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中)

謝鶯興*

(二)求知的方法，略可分為下列二端。

1.學思並重：《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學是向客觀〔經驗〕¹的學習，當然以見聞為主。《論語》上常將見聞對舉。〔見是以當時為對象，聞則以古代為對象。〕²思是把向客觀〔經驗〕³方面〔所〕⁴學得的東西，加以主觀的思考，因而加以檢別、消化。學與思，構成孔子求知的完整方法。學貴博，貴疑，貴有徵驗。「博學於文」，「博我以文」，「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及嘆夏禮殷禮的杞宋不足徵；都是這種意思。孔子所說的「信而好古」(〈述而〉)，朱元晦以「信古」釋之，則此句中之「而」字為無意義。因有一「而」字，乃表明一句中，含有兩事，如上句「述而不作」，「述」與「作」正是兩事；則「信而好古」，亦必「信」為一事，「好古」為一事。所謂信者，蓋亦指有徵驗而言。古今豈有無徵驗而可成為知識？對於學而言思，上面所說的闕疑、求證，都是思的〔作用〕⁵。但思的另一重要內容〔之一〕⁶，即是由已知以求未知的推理。〔推理乃思考的主要內容。孔子既重思考，自然〕⁷重視推理的能力。例如「溫故而知新」，「告諸往而知來者」，顏淵「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這都是推理的結果。「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這是因為〔不思，因而〕⁸沒有推理的能力，亦即沒有思考的能力，所以孔子認為不值得教誨。不過在孔子看來，思要以學所得的東西作材料；沒有材料作根據的思，乃至以很少的材料作過多的推理，都是危險(思而不學則殆)的。所以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總之，他是主張求知識應學思並重，而以向客觀〔經驗〕⁹學習尤為最重要。

*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¹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² 按，手稿二及論文此 16 字，專書皆無。³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⁴ 按，專書此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⁵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作「結果」。⁶ 按，手稿二此 2 字，論文及專書皆無。⁷ 按，論文及專書此 18 字，手稿二作「孔子似乎」。⁸ 按，專書此 4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⁹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2.正名：孔子所說的正名，是廣義的，即包括知識與行為兩方面而言。但僅就正名的本身來說，則較驗名之正不正，不論此名屬於那一範圍，依然是知識的活動。並且孔子認為正名是為了語言表達的正確；而語言表達的正確，乃行為正確的基礎。所以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他說「觚不觚，觚哉觚哉」；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他的正名主義。《莊子·天下篇》謂《春秋》「以道名分」，董仲舒《春秋繁露》，謂「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深察名號篇〉），故正名當亦為{作}¹⁰《春秋》的重要目的之一。孔子的正名主義，在求知識方面，居於極重要{的}¹¹地位。惜除荀子稍有申述外，此一方面，未能得到正常地發展。

(三)立德的方法，亦即開闢〔內在地〕¹²人格世界的方法，在這一方面，〔也略可分為下列二端：

1.立德是實踐，所以立德的方法，是實踐的方法。而〕¹³如上所述的下學而上達的歷程，在〔實踐的方法上有其非常〕¹⁴的重要性。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學而〉），這是下學而上達；以忠恕為一貫之道，也是下學而上達；以非禮勿視勿聽等為為仁之目，也是下學而上達。以孔子所答門弟子之問，都是從下學處說，尤其是對於問仁；不如此，便無切實下手、入門之處，會離開了道德的實踐性，結果將變為觀念遊戲的空談。這種下學的本身，便含有上達的可能性在裏面。但不經提點，一般人在精神上便容易局限在某一層次，以一善一德為滿足，而不易繼續開擴上去。所以孔子對自己的學生，一方面是不斷地要他們落實。例如，子貢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便說「賜也，非爾所及也」（〈公冶長〉）。另一面，則不斷地把他們從已有的成就中向上提；例如子貢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孔子便說「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學而〉）。他稱子路「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及「子路終身誦之」，便說「是道也，何足以藏」（〈子罕〉）〔；「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的這一章，全係孔子下學而上達的自述。〕¹⁵

¹⁰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作「其」。

¹¹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作「之」。

¹²按，專書此 3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¹³按，專書此 29 字，手稿二及論文僅作「首先是」。

¹⁴按，專書此 10 字，手稿二及論文僅作「方法上」。

¹⁵按，專書此 56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2.〕¹⁶求知是對客觀對象的認識；而立德則須追向一個人的行為的動機。所以立德特重內省，亦即是自己認識自己的反省。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學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衛靈公〉），「內省不疚」（〈顏淵〉）等皆是。孔子所說的「默而識之」（同上），及「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同上），也是一種積極性的內省。與內省關連在一起的，便是消極的改過，積極的徙義。這正是下學而上達過程中最具體地工夫。例如「過則勿憚改」（〈學而〉），「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等皆是。

孔子所開端的治學方法，在求知方面沒有得到繼續的發展。在立德方面，自漢迄唐，{亦未}¹⁷能在人格世界中擴疆闢宇，所以在這一方面的方法，也蕪塞不彰。直至宋明理學心學起而始能遠承墜緒。

第四，教育價值之積極肯定，及對教育方法之偉大啟發。孔子對政治上的究極理想，乃在政治〔權力〕¹⁸自身之消解；所以他說「為政以德〔（註九）〕¹⁹，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政〉）。又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衛靈公〉）。但從「有教無類」這句話看，他是把教育自身的價值，遠放在政治的上位。並且他對教育是採取啟發的方式，而不是採取注入的方式，這已為一般人所了解。但除此之外，他更重視個性教育。所謂重視個性教育，乃在於他不是本著一個模型去衡定人的性格，而是承認在各種不同性格中，都發現其有善的一方面，因而就此善的一方面與以成就。他雖然認「中行」是最理想的性格，但「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子路〉），狂狷也有善的一方面。{並且他門下}²⁰有成就的學生，{性格}²¹幾乎都是偏於一邊{的}²²。「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及「賜不受命」（〈先進〉）等即是。當他說「古之狂也肆」「古之矜也廉」「古之愚也直」（〈陽貨〉）這一類的話時，都是在各種不同個性中發現其善處長處而加以成就的意思。這較之後來宋儒所強調的變化氣質，似乎更合於人性的發展。

¹⁶按，專書此序號，手稿二及論文則作「其次」。

¹⁷按，論文及專書此2字，手稿二作「皆不」。

¹⁸按，專書此2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¹⁹按，論文此註，專書無註，手稿二作「註？」左側空白處提：「註？：按孔子所謂德治，乃指人君自正其身而言，與此後之德治之意義，有廣狹之別」。

²⁰按，論文及專書此5字，手稿二僅作「而他」。

²¹按，論文及專書此2字，手稿二皆無。

²²按，手稿二此字，論文及專書皆無。

第五，〔總結整理了古代文獻，而賦與以新的意義，從文獻上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孔子刪訂六經，今人每引為疑問。但從《論語》看，他分明是以《詩》《書》《禮》《樂》為教材；並對《樂》與《詩》，曾加以訂正，而賦予禮以新的意義(註十三)；準此以推，其對《書》，亦必有所整理與闡述。故《詩》《書》《禮》《樂》，在先秦儒家中，皆得成為顯學。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在先秦早成定論。《論語》中有兩處提到《易》，而《易傳》雖非孔子所作，但其出於孔門，則無可疑。且其中所引之「子曰」，可信其多出於孔子(註十四)。綜合以觀，則孔子之刪訂六經，並各賦與以新的意義；一面總結了在他以前的文化，同時即通過他所整理闡述過的文獻，以啟迪後來的文化，這是決無可疑的。在先秦時代，由孔子所開創出來的一個偉大的教化集團，是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為中心而展開的(註十五)。

第六，〕²³人格世界的完成。這即是統攝上述各端的性與天道的合一，而為後面所要詳細敘述的。

二、《論語》中兩個性字的問題】²⁴

《論語》【中】²⁵有兩處出現過性字，引起後來許多爭論。但這兩句話的意思，應從全部《論語》【有關的】²⁶內容來加以確定，而不【應】²⁷把它作孤立地【解釋】²⁸。

提到性字的一處是孔子自己說的：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首先，{我覺得}²⁹性相近也的相近，應當與《孟子·告子·牛山之木章》「其好惡與人相近也幾希」的「相近」，同一意義。朱元晦對《孟子》{此處}³⁰的解釋是「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這是對的；可惜《朱注》對{《論語》上}³¹「性相近」的「相近」二字，却引《程說》，看得太輕了。】³²

²³按，專書此 286 字(含註十三至註十五)，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²⁴按，手稿二、論文及專書此 9154 字，手稿一僅作「在研究他的人性論以前，先」，且無「二、《論語》中兩個性字的問題」這一節的名稱。

²⁵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作「上」。

²⁶按，論文及專書此 3 字，手稿一作「的有關」，手稿二作「的有關的」。

²⁷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及手稿二皆作「能」。

²⁸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一及手稿二皆作「了解」。

²⁹按，論文及專書此 3 字，手稿二皆無。

³⁰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作「相近」。

³¹按，論文及專書此 3 字，手稿二皆無。

³²按，論文及專書此 97 字，手稿一作「孔子這句話僅從字面講，只是說『人的本性，

朱元晦《論語集注》對此的解釋是：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³³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朱注》的本身，實在有點含混不清：【第一，孔子說「性相近」一語時，並無時間上的限定；而朱元晦却加一個「以其初」三字，認《論語》此處之「相近」，乃指性之初而言。〔就性的本身而言，總指的是生而即有的東西，無所謂「初」或「不初」。朱元晦加「以其初」三字，〕³⁴已和原意不合。且既謂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則在氣質之性之初，也便應含有美惡之不同；只不過尚潛而未發。又何以能在性的本身上言相近？所以朱子這兩句話，實把「不同」與「相近」的矛盾語句，加在同一的事物--氣質之性--的上面。而他的本意，則是以《論語》此處所說的性，實指的是氣質之性。性相近，實指的是氣質之性的相近，這只要看他所引的《程注》即可明瞭。】³⁵

所謂氣質之性，〔落實下來說，〕³⁶即是血氣心知的性，也就是生理的性。

大體上差不多，不過因以後各人所習的不同而所成的相去日遠；但若進一步去追索，常為孔子所稱道的鄭子產曾經說過：『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註四）的話；人是以其活動而表現其存在；人的活動始於人之心，所以心字出現得很早。人的性也是由心的活動而見；子產略早於孔子，性字尚未十分流行；他說『人心之不同』，也等於說『人性之不同』，恐怕這是當時流行的意見。性相近的相近二字，《孟子·告子·牛山之木章》：『其好惡與人相近也幾希』的『相近』應當是同一意義。朱元晦在孟子上的解釋，是『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所同然也』，這是對的。可惜朱註此處，却又把『相近』二字引程說，看得太輕了。子產說人心不同，但孔子却說『性相近』，這與子產的意見實大有出入，然則他是根據什麼而可以言性相近呢？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等 301 字。

³³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作「近」。

³⁴按，專書此 34 字，論文僅作「這」，手稿一則皆無。

³⁵按論文及專書此 226 字，手稿一作「第一，『性相近』一語，並無時間上的限定，加一個『以其初』來釋此處之性，認《論語》此處之『相近』乃指性之初而言，但相遠是人的成就。一個人因習而成就相遠以後，仍不能沒有他所受以生之性，則孔子此處所說的性，沒有受『其初』的時間限制的必要。『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所謂『以其初』的『其』字當然指氣質之性而言，氣質之性的固有美惡之不同。氣質之性既有美惡之不同，則在氣質之性之初便已含有美之不同，只不過尚潛而未發。所以朱子這兩句話，實含有『不同』與『相近』的矛盾；而他的本意，則是以此處所說的性，實指的是氣質之性。」等 214 字。

³⁶按，專書此 5 字，論文、手稿一及手稿二皆無。

但我們從《論語》一書來看，{孔子沒有氣質之性的觀念；【不過】³⁷下面的話，實相當於宋儒所說的氣質之性。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罕〉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先進〉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子路〉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季氏〉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陽貨〉

上面所說的「狂」，「侗」，「慳慳」，「愚」，「魯」，「辟」，「喭」，「中行」，「狂」，「狷」，「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狂」，「矜」，「愚」等等，都相當於宋儒所說的氣質之性；在孔子這些話中，能得出氣質之性是「相近」的結論嗎？所以朱元晦的解釋，與《論語》一書中有關的材料相矛盾，恐怕很難成立。

【《論語》】³⁸另一處所提到的性字是子貢所說的：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劉寶楠《論語正義》：「《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按乾嘉考據餘習，不能就人生社會上思考問題，而一切歸之於文字故紙，故有是論。【《論語》上單說一個「文」字，固然指的是《詩》《書》《禮》《樂》；但「文章」一詞，則所指者係一個人〔在人格上的光輝地〕³⁹成就。二者是有分別的。若文章亦係指《詩》《書》《禮》《樂》，則《詩》《書》《禮》《樂》，乃前人所遺留之簡冊，豈可稱為「夫子之文章」？且孔子曾說堯「煥乎其有文章」，難道堯時已有《詩》《書》？又子貢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他已經聽到孔子說過；而「不可得而聞」，

³⁷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一僅作「但」。

³⁸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一無。

³⁹按，專書此 8 字，論文僅作「之」。

只就一般門弟子而言。〔或者是指他雖已經聽到孔子說過，但他並不真正了解而言。〕⁴⁰若天道指的是《易》，則傳《易》者也應包括子貢，何止子夏、商瞿？〔何況就現時《易傳》中所引的「子曰」看，皆就人的行為道德以立論，很少涉及天道。而《易傳》之以陰陽言天道，尤為孔子所未夢見。所以〕⁴¹】⁴²劉寶楠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朱注》「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的說法，較劉注為近是。【但】⁴³照《朱注》的說法，則此處之「性」，與「性相近也」之性，並不相同；即一為氣質之性，一為義理之性。此處既為義理之性，則孔子實際已主張性善；在《論語》一書的有關處所，能支持性善的說法嗎？同時，把性分而為二，乃始於宋儒，為先秦所未見；若孔子已主張性善，則此處性與天道之性，與「性相近也」的話，能發生某種關連嗎？這是以下所要研究的問題。

【三】⁴⁴、孔子對傳統宗教的態度及性與天道的融合

【為了解答上面的問題，須先把孔子對宗教的態度，作一交代。】⁴⁵前面已經說過，春秋時代，已將天、天命，從人格神的性格，轉化【而】⁴⁶為道德法則性的【〔性格〕⁴⁷。並】⁴⁸將傳統的有人格性的宗教意識，由過去【之】⁴⁹天、帝的最高統一體，落下而為一般的鬼神，並賦與以道德的規定。此一傾向，在孔子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即是在孔子，把天與一般所說的鬼神分得更為清楚，而採取兩種不同的態度。

首先，他對傳統意義的鬼神，是採取非常合理的態度；即是他既未公開反對鬼神，但却很明顯地把鬼神問題，貶斥於他的學問教化範圍之外，而是

⁴⁰按，專書此 24 字，論文皆無。

⁴¹按，專書此 51 字，論文皆無。

⁴²按，論文及專書此 235 字，手稿一作「孔子說堯『煥乎其有文章』，難道堯時已有《詩》《書》？孔子曾說『予欲無言』，而子貢即謂『則小子何述』，蓋亦此處不可得而聞之意，未必也是指傳易。且子貢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他已經聽到孔子說過；而『不可得而聞』，只就一般門弟子而言，若天道指的是易，則傳易者何止子夏、商瞿？」等 109 字。

⁴³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⁴⁴按，論文及專書此序號，手稿一作「二」。

⁴⁵按，論文及專書此 24 字，手稿一皆無。

⁴⁶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⁴⁷按，專書此 2 字，論文作「存在」。

⁴⁸按，論文及專書此 3 字，手稿一作「而」。

⁴⁹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要以「義」來代替一般人對鬼神的依賴。義是人事之所當為，亦即禮之所自出。下面這些話，很可以證明這一點：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詩》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泰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但是孔子自己祭鬼神時，却又非常認真，這豈不是【自相】⁵⁰矛盾？【我們應當了解，】⁵¹歷史上凡僅從知識的發【展】⁵²來看問題，則每一次新知識的出現，【便】⁵³常常對傳統事物，發生革命性地影響。因為知識表現而為概念；概念的構成，不容許含有不同質的雜物在裏面。孔子雖然很重視知識；但他的一生，却主要是從道德實踐中向上昇進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即是很具體地說明，凡站在道德實踐上看問題，則道德的涵融性，常重於概念的排斥性。因此，他對於傳統事物，只採取價值的轉換，而不採取革命打倒的方式，鬼神祭祀，在當時已成為社會的一種風俗，孔子【對這種風俗】⁵⁴，在知識上不能證明其必有，但也不能從知識上證明其必無，所以《論語》上對鬼神的態度，實際乃是一種「闕疑」的態度。而《論語》中所記載的孔子自己祭祀的情形，則完全是表現他自己的誠敬仁愛之德。尤其是在祭祀中【，他反對「非其鬼而祭之」，祭祀的對象，以祖先為主】⁵⁵，這實際是孝道的擴大，亦即是仁心的擴大。〔《論語·泰伯》章對禹的稱述中有「菲飲食，而致孝」一句話，古今注釋家，都忽略了「致孝」二字。「致」是推擴的意思。致孝即是推擴孝。禹祭祀鬼神的用意，我們不能真正明瞭。但在孔子看來，禹的虔誠祭祝，乃是推擴其對父母之孝於鬼神身上。〕⁵⁶更由此而將報本反始、崇德報功，發展為祭祀的中心意義；人是通過祭祀而把自己的精神，

⁵⁰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一作「一個」。

⁵¹按，論文及專書此 6 字，手稿一皆無。

⁵²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作「路」。

⁵³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⁵⁴按，論文及專書此 5 字，手稿一皆無。

⁵⁵按，論文及專書此 19 字，手稿一皆無。

⁵⁶按，專書此 91 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與自己的生之所自來，及自己的生之所由遂，連繫在一起。【此】⁵⁷與普通宗教〔性地〕⁵⁸祭祀的意義，有本質上的不同。這是順著春秋時代以祭祀表現人文的傾向，而【更】⁵⁹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普通宗教，在肯定神的權威前提之下，為了求得赦罪或得福而行各種儀式。這實際是為了滿足人類的自私。孔子及由孔子發展下來的祭祀，則是推自身誠敬仁愛之德，以肯定祭祀的價值。並在自己誠敬仁愛之德中，不忍否定【一般人所承認的鬼】⁶⁰神之存在；其目的只在盡一己之德，並無所求於鬼神。這完全是使每一個人從以自己為中心的自私之念，【通過祭祀而】⁶¹得到一種澄汰與純化。《論語》上「祭如在，祭神如【神】⁶²在」的「如」字，正是這種精神狀態的描寫。「敬」鬼神而「遠」之，把「敬」字和「遠」字連在一起，也正是這種精神的說明。所以可以說這不是宗教性地祭祀；但更可以說這是從原始宗教的迷妄自私中，脫化淨盡以後的最高級地宗教性地祭祀。這種意義的祭祀，在《禮記》的〈祭義〉、〈祭法〉、〈祭統〉有關諸篇中，【多所發明。而】⁶³《論語》中下面的記載，皆【可為此一看法作證】⁶⁴。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

「子之所慎，齊、戰、疾。」--〈述而〉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鄉黨〉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同上)

最可玩味的是〈鄉黨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的記載。儺是逐疫而近於遊戲的一種儀式。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說是相信這種風俗嗎？只是敬參加的「鄉人」而已。

至於《論語》上說到天、天道、天命的態度，則與上面對於鬼神的態度，完全不同。但這裏須先把《論語》上所說的天、天道、天命，和所說的命，分別清楚。《論語》上凡單言一個「命」字的，皆指運命之命而言。如：

⁵⁷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作「這」。

⁵⁸按，專書此 2 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⁵⁹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⁶⁰按，論文及專書此 8 字，手稿一皆無。

⁶¹按，論文及專書此 6 字，手稿一皆無。

⁶²按，論文及專書 6 字，手稿一作「祭」。

⁶³按，論文及專書 5 字，手稿一作「發揮得很詳盡」。

⁶⁴按，論文及專書 8 字，手稿一作「係此一看法的證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雍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死生有命……」--〈顏淵〉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⁶⁵」--〈憲問〉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

生死、富貴、貧賤、利害等都是命。「知命」的意思，是知道這些事情乃屬於命，乃屬於「不可求」的。知道這些東西是不可求的，便不必枉費心思，而能「從吾所好」【(註五)】⁶⁶。所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為君子」的「為」字，即是「克己復禮為仁」的「為」字，乃是指用工夫去作的意。若《論語》上單語的「命」字，與複語的「天命」一詞無別，則孔子的知天命，乃在「四十而不惑」以後的五十歲，這如後所述，孔子在人格知識上的成就，已快到頂點的時候了。而對一般人，却把這種知天命，只作為用工夫去作君子的第一步，這如何可以說得通？〕⁶⁷前面引的子夏答復司馬牛的話，也是同樣的意思。換言之，孔子乃至孔門弟子，對於命運的態度，是採取不爭辯其有無，也決不讓其影響到人生合理地生活；而只採取聽其自然的「俟命」〔(註十六)〕⁶⁸的態度，實際上是採取【互】⁶⁹不相干的態度。但《論語》上若提到與天相連的「天命」、「天道」，則與上述的情形完全相反，而出之以敬畏、承當的精神。這是【說明】⁷⁰孔子對於春秋時代道德法則化了的「天」，雖然不曾再賦與以明確地人格神的性質；但【對孔子而言，】⁷¹這種道德法則，並非僅是外在的【抽象而】⁷²漠然地存在；而【係】⁷³有血有肉的實體的存在。【然則這將作何解釋呢？】⁷⁴試【先】⁷⁵將有關的材料錄在下面：

⁶⁵按，論文及專書此 7 字，手稿一皆無。

⁶⁶按，手稿一此 2 字，論文及專書皆無。

⁶⁷按，專書此 126 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⁶⁸按，論文作「註十」，手稿一作「註六」。

⁶⁹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⁷⁰按，手稿一此 2 字，論文及專書皆無。

⁷¹按，論文及專書此 5 字，手稿一皆無。

⁷²按，論文及專書此 3 字，手稿一皆無。

⁷³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作「是對於他自己而言，係」等 9 字。

⁷⁴按，論文及專書此 9 字，手稿一作「甚至可以說，孔子是把周末葉已經淪亡的觀念建立起來」。

⁷⁵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⁷⁶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于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過去，因為古今的注釋家，都不知道《論語》上的「命」和「天命」，有顯然地分別，所以對於「五十而知天命」，發生過許多不必要的糾結。孔子的所謂天命或天道或天，用【最簡捷的語言表達出來】⁷⁷，實際是指道德的超經驗地性格而言；因為是超經驗的，所以才有其普遍性、永恆性。因為是超經驗的，所以〔在當時〕⁷⁸只能用傳統的天、天命、天道來加以徵表。道德的普遍性、永恆性，正是孔子所說的天、天命、天道的真實內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知」，是「證知」的知，是他從十五志學以後，不斷地「下學而上達」，從經驗的積累中，從實踐的〔上〕⁷⁹達中，證知了道德的經驗性〔，這種道德的超經驗性，在孔子便由傳統的觀念而稱之為天、天道、天命(註十七)〕⁸⁰。凡《論語》上所說的「知」字，都含有嚴肅地意義，而不是汎說，這

⁷⁶按，論文及專書此3字，手稿一皆無。

⁷⁷按，論文及專書此10字，手稿一作「現代的語言來說」。

⁷⁸按，專書此3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⁷⁹按，專書此「上」字，論文及手稿一皆作「下」。

⁸⁰按，專書此31字(含註十七)，論文僅作「註十一」，手稿一僅作「註七」。

是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一貫精神。〔所以他以「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為「知之次也」(〈述而〉)，即是他以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尚不足以為「知」，而是「知之次」。〕⁸¹他說「未知生，焉知死」，實際他是【對於〔認為無法確實知道〕⁸²】⁸³的東西，便置之於不議不論之列。《莊子·齊物論》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若【此〔聖人〕⁸⁴係指孔子而言，倒甚為恰當】⁸⁵。朱元晦對於孔子答復樊遲問知的注釋是「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把孔子的態度更說得【清楚】⁸⁶。由此可以了解「五十而知天命」之知，是有【其】⁸⁷真實內容之知。日人狩野直喜博士認為孔子之所謂天、天命、天道，皆是宗教地意義，而不應附以哲學地意義〔(註十八)〕⁸⁸，這恐怕與《論語》整個的精神不合。【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一生學問歷程中的重要環節，是五十以前的工夫所達到的結果；是五十以後的進境所自出的源泉；如何能從半途中插入一個宗教信仰到裏面去？若果如此，則孔子五十以後，應當過著宗教生活，何以六十的耳順，七十的不踰矩，却無半點宗教氣氛呢】⁸⁹？孔子因為到了五十歲才有了這一「知」，天乃進入到他生命的根元裏面，由此而使他常常感到他與天的親和感、具體感，及對天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形成他生命中的堅強自信。孔子一生是非常謙虛的；但他對子貢的「何為其莫我知也」之問，則答以「知我者其天乎」；對子貢「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之問，則答以「天何言哉」，前者認為只有天才能了解他；後者則以天自況。並且如前所述，周初以文王為天的代表，為天命的具體表徵；這是因為文王之德，而奠定了周朝受命的基礎。孔子並不曾「為東周」〔(註十九)〕⁹⁰，但也以繼文王而紹承天命自居，這將作如何解釋呢？按「子畏於匡」時為五十五歲；桓魋之難，孔子為六十歲；皆為五十知天命以後之事。只有孔子在自己的生命中，證知了天命(實際係證知了道德

⁸¹按，專書此 48 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⁸²按，專書此 10 字，論文僅作「對於自己所不能知」，手稿一作「經常對於自己所不能」。

⁸³按，專書此 10，

⁸⁴按，論文無此 2 字。

⁸⁵按，論文及專書此 14 字，手稿一作「以此來說孔子，甚也恰當」。

⁸⁶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一作「恰當」。

⁸⁷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一無。

⁸⁸按，論文作「註十二」，手稿一作「見氏著《中國哲學史一二四頁》」。

⁸⁹按，論文及專書此 114 字，手稿僅作「誰人能說他信仰了上帝而即能知道了上帝呢？」等 19 字。

⁹⁰按，論文作「註十三」，手稿一作「註八」。

的超越性)，感到天命與自己的生命連結在一起，孔子才會說「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這類】⁹¹的話。由此推之，「畏天命」，「知我者其天乎」，及「天何言哉」等語言，皆係五十知天命以後所說的。若不知天命，即不知畏天命。若非感到自己的生命與天相通，即不能說「知我者其天乎」【這類的話】⁹²。「下學而上達」的「上達」，指的正是由十五志於學而至【五十】⁹³知天命。不了解到這裏，便不能理解孔子何以對於鬼神採的是澈底地合理的態度；而對於天、天命，却帶些神秘的感覺？【孔子〔所感到的〕⁹⁴】⁹⁵這種生命與天命的連結，〔實際〕⁹⁶即是性與天命的連結。所以子貢曾聽到孔子把性和天道(命)連在一起說過〔(註二十)〕⁹⁷。性與天命的連結，即是在血氣心知的具體地性〔質〕⁹⁸裡面，體認出它有超越血氣心知的性質。這是【在具體生命中所開闢出的〔內在地〕⁹⁹人格世界的無限性地顯現。要】¹⁰⁰通過下學而上達，才能體認得到的；所以在下學階段的人，「不可得而聞」。〔《墨子·公孟篇》「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儒家對傳統宗教所持之否定態度，於此可得一有力之旁證。而孔子五十所知的天命，乃道德性之天命，非宗教性之天命，於此，亦得一有力之旁證。他的知天命，乃是對自己的性，自己的心的道德性，得到了徹底地自覺自證。孔子對於天、天命的敬畏，乃是由「極道德之量」所引發的道德感情；而最高地道德感情，常是與最高地宗教感情，成為同質的精神狀態。在孔子心目中的天，只是對於「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現象而感覺到有個宇宙生命、宇宙法則的存在。他既沒有進一步對此作形而上學的推求，他也決不曾認為那是人格神的存在。假定孔子心目中的天，是人格神的存在，則他會成為一個宗教家，他便會和一般宗教家一樣，認為神是通過他自己來講話，而決不能說「天何言哉」，並且以他的弟子、後學，對他信仰之篤，也決不致把他所把握的人格神，在其承傳中化掉得乾

⁹¹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一皆無。

⁹²按，手稿一此 4 字，論文及專書皆無。

⁹³按，手稿一此 2 字，論文及專書皆無。

⁹⁴按，論文無此 4 字。

⁹⁵按，論文及專書此 6 字，手稿一皆無。

⁹⁶按，專書此 2 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⁹⁷按，論文作「註十四」，手稿一作「註九」。

⁹⁸按，專書此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⁹⁹按，論文無此 3 字。

¹⁰⁰按，專書此 26 字，手稿一皆無。

乾淨淨。〕¹⁰¹僅從血氣心知處論性，【便】¹⁰²有狂狷等等之分，不能說「性相近」；〔只有從血氣心知【之性的不同形態中，而發現其有共同之善的傾向，例如「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子路〉），「古之狂也肆……古之矜也廉……古之愚也直」（〈陽貨〉）；「進取」，「不為」，「肆」，「廉」，「直」都是在血氣之偏中所顯出的善，因此，他〕¹⁰³】¹⁰⁴才能說出「性相近」三個字。性相近的「性」，只能是善，而不能是惡的；所以他說「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雍也〉）。此處之「人」，乃指【普遍性的人】¹⁰⁵而言。既以「直」為一【切】¹⁰⁶人之常態，以罔為變態，【即可證明】¹⁰⁷孔子實際是在善的方面來說性相近的。〔這便奠定了人性論的基礎。換言之，中國正統的人性論，是把性與天命連在一起而展開的，也即是把人的具體與普遍【性】¹⁰⁸連在一起而展開的。〕¹⁰⁹把性與天命連在一起，性自然是善的。【所以《論語》上的兩個性字，實際只有一種意義。】¹¹⁰這是通過孔子下學而上達的實踐才得出來的結論。因此，天命對孔子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實際是「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這不僅】¹¹¹與周初人格神的天命，實有本質的分別【；並且與春秋時代所出現的抽象性的概念性的道德法則性地天、天命，也大大地不同。孔子是從自己具體生命中所開闢出的〔內在地〕¹¹²人格世界，而他人則僅係概念性的構造。他之畏天命，實即對自己內在地人格世界中無限地道德要求、責任，而來的敬畏。性與天道的融合，是一個〔內在地〕¹¹³人格世界的完成，即是人的完成】¹¹⁴。

¹⁰¹按，專書此 354 字，論文及手稿一皆無。

¹⁰²按，專書及論文此字，手稿一無。

¹⁰³按，專書此 81 字，論文作「只有從血氣心知的具體存在中，體認出其超越的性格，亦即是在具體地存在中，體認出其普遍地性格」。

¹⁰⁴按，專書此 74 字，手稿一作「的具體存在中，體認出其超越的性格，亦即是在具體地存在中體認出其『偏』地性格」。

¹⁰⁵按，專書及論文此 5 字，手稿一作「一切人」。

¹⁰⁶按，專書及論文此字，手稿一作「般」。

¹⁰⁷按，專書及論文此 4 字，手稿一僅作「則」。

¹⁰⁸按，專書及論文此字，手稿一無。

¹⁰⁹按，專書無此 56 字。

¹¹⁰按，專書及論文此 18 字，手稿一皆無。

¹¹¹按，專書及論文此 3 字，手稿一皆無。

¹¹²按，論文無此 3 字。

¹¹³按，論文無此 3 字。

¹¹⁴按，論文及專書此 126 字，手稿一皆無。

東海特藏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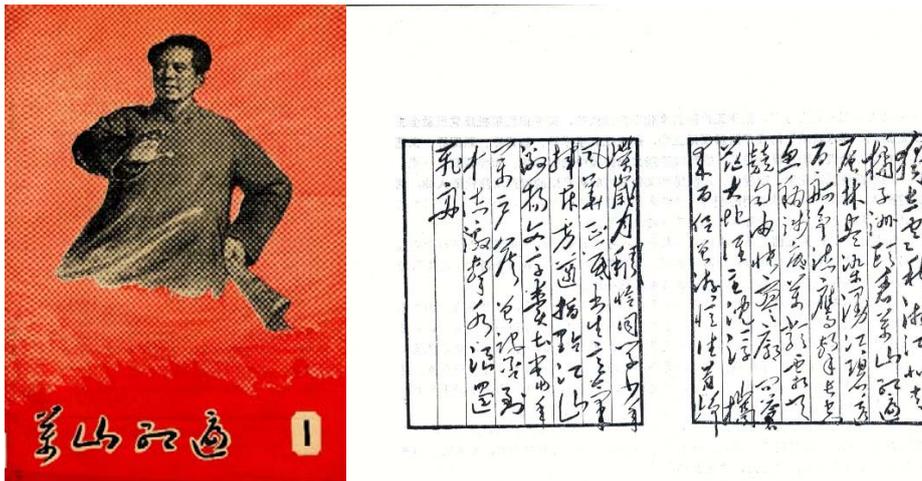
華文雜誌創刊號《萬山紅遍》

特藏組 陳曦

前言

華文雜誌《萬山紅遍》為中國東北的刊物，發行於長春市，創刊號目前收藏於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室，由特藏組典藏、維護與管理。《萬山紅遍》出版期數、停刊時間皆需待考。¹

《萬山紅遍》為紅衛兵運動時期的群眾刊物²，另一種稱呼為紅衛兵造反刊物，此類刊物在版面上的特徵為封面多為紅色基調，主要構圖是毛澤東等革命導師形象。³《萬山紅遍》的封面設計即符合此類典型，封面資訊組成包含一半身人像、刊名與卷期數。設計上是紅色滿版底圖，半身人像左手持一刊物，人像大小佔封面版面約三分之二，刊名與卷期數置於封面底部，刊名為草書體「萬山紅遍」，卷期數為羅馬數字「1」。半身人物手持刊物標題為「湘江評論」，《湘江評論》是1919年7月創刊、為湖南學生聯合會發行的刊物，毛澤東為該刊物的主編與主要撰稿人。⁴



紅衛兵造反刊物的另一特徵是喜用毛澤東的詩詞和文章中現成的詞語作為刊名，本刊物之刊名《萬山紅遍》即是其一。⁵「萬山紅遍」出自毛澤東於

¹ 胡莊子：〈紅衛兵造反派刊物目錄簡編〉，《記憶》，2017年116期，頁40-88。

² 同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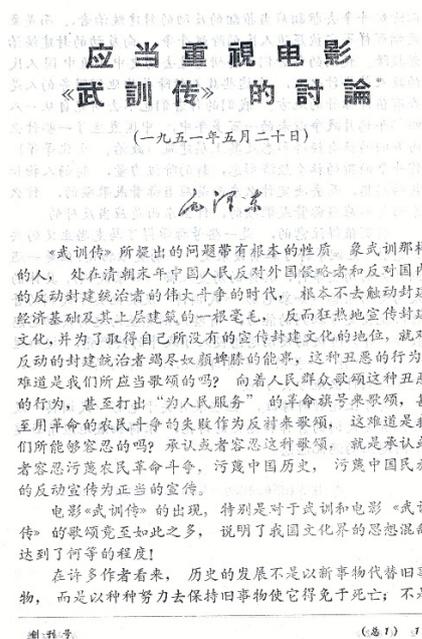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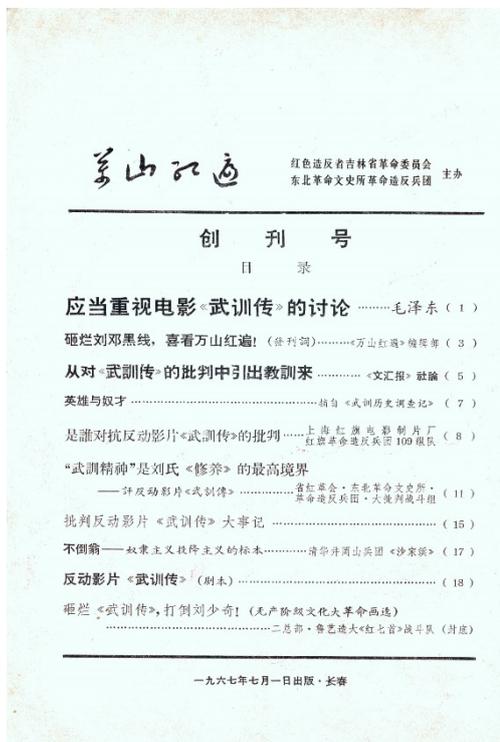
³ 胡松濤：〈話說紅衛兵刊物〉，《書屋》，2007年11期，頁77-80。

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一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41。

⁵ 同註3。

一九二五年所作〈沁園春·長沙〉一詞，此時中國共產黨已然建黨。⁶目前已知紅衛兵運動時期群眾刊物同樣以《萬山紅遍》為名雜誌的至少就有六部。⁷該刊物於第七頁版面插入兩張〈沁園春·長沙〉之手稿，從中擷取直書的「萬山紅遍」四字並改為橫書，使用於封面刊物題名。

本刊物無稿約、編審委員名單和版權頁。



目錄

本刊物創刊號收錄十篇文章，創刊號第一篇文章非編輯部的發刊詞，而是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其後才是發刊詞。本刊收錄文章之作者除毛澤東以外，幾無特定人名，多以團體名稱代表，如造反兵團、大批鬥戰鬥組、兵團、戰鬥對等。

目錄使用文字為簡體字，且各篇文章標題字體大小不一。

萬山紅遍 紅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員會
 東北革命文史所革命造反兵團 主辦
 創刊號

⁶ 劉濟昆編著：《毛澤東詩詞全集》（台北：海風出版社，民 81），頁 48-54。

⁷ 同註 1。

目錄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澤東(1)

砸爛劉鄧黑線，喜看萬山紅遍！(發刊詞)……《萬山紅遍》編輯部(3)

從對《武訓傳》的批判中引出教訓來……《文匯報》社論(5)

英雄與奴才……摘自《武訓歷史調查記》(7)

是誰對抗反動影片《武訓傳》的批判……上海紅旗電影製片廠 紅旗革命造反兵團 109 縱隊(9)

「武訓精神」是劉氏《修養》的最高境界--評反動影片《武訓傳》……省紅革會·東北革命文史所·革命造反兵團·大批判戰鬥組(11)

批判反動影片《武訓傳》大事記……(15)

不倒翁--奴隸主義投降主義的標本……清華井岡山兵團《沙家濱》(17)

反動影片《武訓傳》(劇本)……(18)

砸爛《武訓傳》，打倒劉少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畫選)……二總部·魯藝造大《紅匕首》戰鬥隊(封底)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出版·長春

發刊詞

《萬山紅遍》的發刊詞在創刊號裡的排序在毛澤東發表於《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之摘錄文之後，即創刊號的第二篇文章。

發刊詞全篇為簡體字，內容裡部分字句以粗體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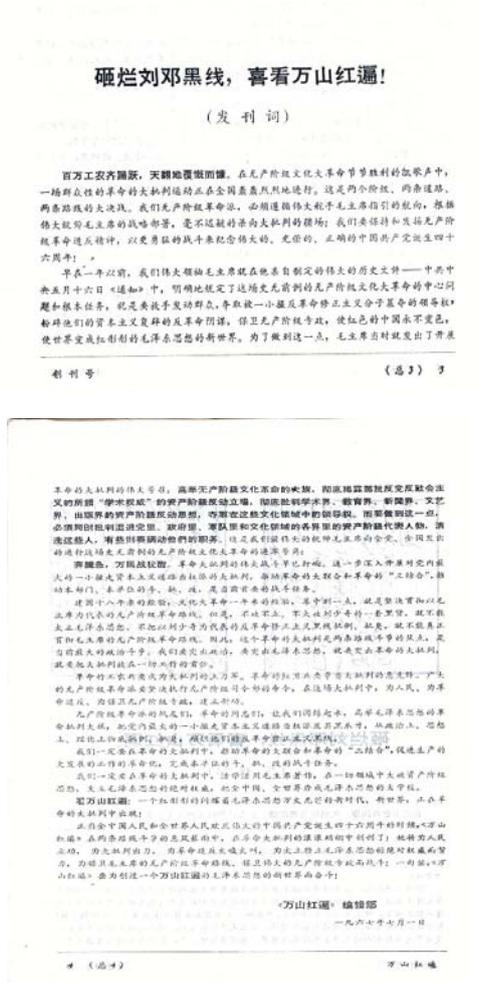
砸爛劉鄧黑線，喜看萬山紅遍！

發刊詞

百萬工農齊踴躍，天翻地覆慨而慷。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節節勝利的凱歌聲中，一場群眾性的革命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轟轟烈烈的進行。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大決戰。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遵循偉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航向，根據偉大統帥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毫不遲疑的殺向大批判的疆場！我們要保持和發揚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以更勇猛的戰鬥來紀念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四十六週年！

早在一年以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在他親自制定的偉大的歷史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明確地規定了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和根本任務，就是要放手發動群眾，奪取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的領導權，粉碎他們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陰謀，保

衛無產階級專政，是紅色的中國永不變色，是世界變成紅通通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為了做到這一點，毛主席當時就發出了開展革命的大批判的偉大號召：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這是我們最偉大的統帥毛主席向全黨、全國發出的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角！



奔騰急，萬馬戰猶酣。革命大批判的偉大戰鬥早已打響。進一步深入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推動革命的大聯合和革

命的「三結合」，推動本部門、本單位的鬥、批、改，是當前首要的戰鬥任務。

建國十八年來的經驗，文化大革命一年來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但是，不破不立。不大破劉少奇的一套黑貨，就不能大立毛澤東思想。不把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批倒、批臭，就不能真正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因此，這個革命的大批判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是當前最大的政治鬥爭。我們要突出政治，要突出毛澤東思想，就要突出革命的大批判，就要把大批判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革命的工農兵要成為大批判的主力軍。革命的紅衛兵要爭當大批判的急先鋒。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堅決執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命令，在這場大批判中，為人民、為革命造反、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建立新功。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革命的同志們，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黑爪牙，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批倒、批臭，砸爛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

我們一定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推動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促進生產的大發展的工作的革命化，完成本單位的鬥、批、改的戰鬥任務。

我們一定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一切領域中打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把全中國、全世界半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看萬山紅遍！一個紅彤彤的閃耀著毛澤東思想萬丈光芒的新時代、新世界，正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出現！

正當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歡慶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四十六週年的時候，《萬山紅遍》在兩條路線鬥爭的急風暴雨中，在革命大批判的滾滾硝煙中創刊了！她將為人民立功，為大批判出力，為革命造反大喊大叫，為大立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努力，為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一句話，《萬山紅遍》要為創造一個萬山紅遍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而奮鬥！

《萬山紅遍》編輯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小學類(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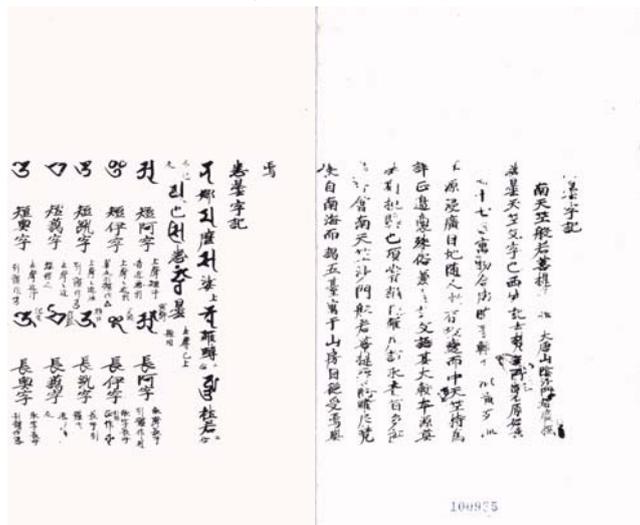
陳惠美*、謝鶯興**

※《悉曇字記》一卷一冊，唐釋智廣撰，民國五年上海明智大學影印本，A09.15/(1)2680

附：丙辰(民國五年，1916)羅振玉〈跋〉、羅福萇〈附記〉。

藏印：無。

板式：無板心，無魚尾，無板框，無行線。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約二十九字。紙幅 18.8x25.3 公分。



卷之首行上題「悉曇字記」，次行依序題「南天竺般若菩提■」、「大唐山陰沙門智廣撰」。

按：一、羅福萇〈附記〉云：「此書首述悉曇源流，次述摩多體文，及體文，附摩多法十八章法，頗有倫敘，實為習梵文者之寶筏。」
二、是書舊題「民國五年上海明智大學影印本」，羅振玉〈跋〉末署「丙辰」，即民國五年，但只云：「予往在京師，亡友楊惺吾舍人守敬曾為予在鄂中刻此書，辛亥國難，楊君避地上海，尚遼書言板固無恙，而未嘗見寄。及舍人物化，遂無從索取。然印本尚存行笈，蓋即據通行本重刊者。今邁至古之善本，則彼刻之存亡不足計矣。」未見影印之訊息，暫錄之俟考。

*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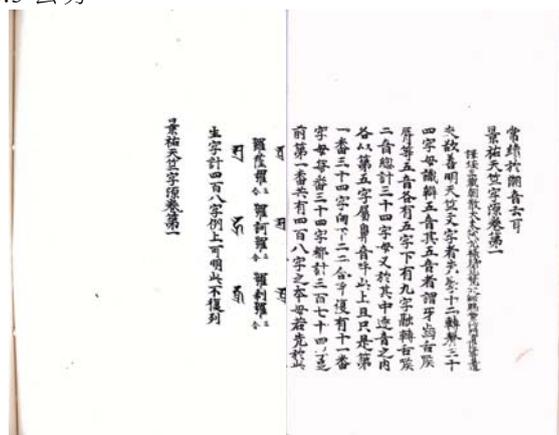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四冊，宋釋惟淨撰，民國五年上海明智大學影印本，A09.15/(n)2695

附：御製〈景祐天竺字源序〉、丙辰(民國五年，1916)羅振玉〈跋〉、羅福萇〈景祐天竺字源附記〉。

藏印：「高山寺」長型墨印。

板式：無板心，無魚尾，無板框，無行線。半葉十一行，行十六字。紙幅18.7×28.3公分。



卷首上題「景祐天竺字源卷第〇」，次行題「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集進」，卷末題「景祐天竺字源卷第〇」。

按：一、〈景祐天竺字源序〉云：「是書也華梵對翻，都為七卷，聲明之學實肇於茲，推而衍之，觸類皆達。」

二、是書至卷六止，接著重複御製〈景祐天竺字源序〉至卷一之「第四番三十四字母」止，卷末則題為「景祐天竺字源卷第七」。

三、卷七末之下半葉題：「景祐二年九月 日奉聖旨開板摹印頒行」等十一行字。故羅振玉〈跋〉云：「景祐《天竺字源》七卷，存卷一至卷六，第七卷以日本嘉祿二年僧喜海所書之字源私鈔補之，日本京都高山寺舊藏，今在東京博物館。嘉祿二年當南宋寶慶二年，此書前六卷與私鈔雖非一人所書，然以書迹觀之，時代當不相後先，蓋均七百年物也。是書為傳梵大師法護，光梵大師惟淨等集進，仁宗御製序，景祐二年九月奉旨開版。」

四、舊題「民國五年上海明智大學影印本」，但書內僅見羅振玉丙辰(民國五年)序，羅福萇〈景祐天竺字源附記〉云：「家大人既影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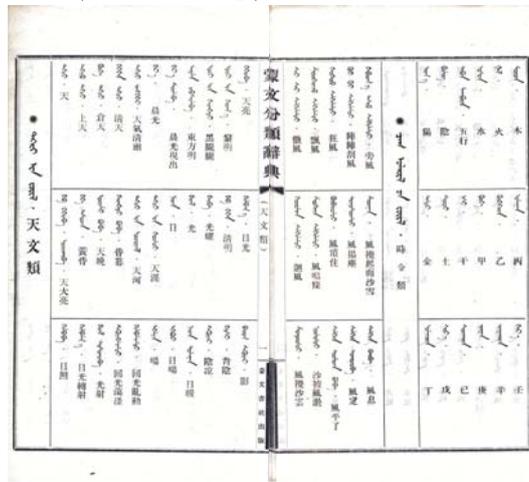
本東京博物館所藏《景祐天竺字源》，自為之跋，復命菴蒐檢前籍所記關於此書者，條寫于後為附記。」亦未見與「上海明智大學」有關諸字，姑記之俟考。

《蒙文分類辭典》不分卷二冊，民國汪睿昌編，民國十五年北平蒙文書社鉛印本 A09.16/(r)3126

附：民國十五年汪睿昌漢蒙兩文〈序〉、漢蒙兩文〈蒙文分類辭典目錄〉、〈勘誤表〉。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無行線，分上中下三欄。半葉各欄十三行，行約十四字。板框 13.5×21.1 公分。板心上方題「蒙文分類辭典」，魚尾下題各類名(如「天文類」)及葉碼，板心下方題「蒙文書社出版」。



各類首行題漢蒙兩文之類名(如「天文類」)

版權頁為漢蒙兩文，依序題：「本辭典全二冊定價大洋四元」、「北京舊鼓樓大街張旺胡同九號」、「總發行所蒙文書社」、「電話東局一千八百五十三號」。

封面書籤漢蒙二種文字，漢文題「蒙文分韻辭典上(或下)」，封底題漢蒙兩文「北京蒙文書社出版」。扉葉題蒙文資料，後半葉為漢文題「蒙書社總經理汪睿昌」相片，下附蒙文。

按：汪睿昌〈序〉云：「有清時代滿蒙不得往來懸為例禁，今則無此隔閡矣。而默窺文化之精微，仍若扞格而不入，若再厲行廢除蒙文，是將以滅人文字為滅國滅種之先聲也。嗚呼可不憂且懼哉！睿昌從政邊曹十有餘載，得與當世通人相交際，爰輯《蒙文分類辭典》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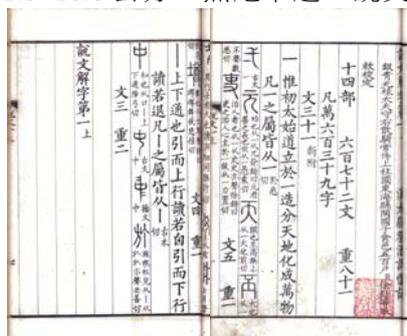
二冊，為治蒙文之嚆矢，同人謂可以餉學子，愆惠付梓，不揣樛昧，用就正於有道。」

《景藤花榭本大徐說文解字》十五卷《說文提要》一卷一冊，漢許慎撰，宋徐鉉校，清陳建侯提要，民國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藤花榭藏板摹印本，A09.211/(a)0894

附：清同治十一年(1872)陳建侯〈說文提要序〉、〈說文解字標目〉、宋雍熙三年(986)徐鉉〈進表〉、宋雍熙三年(986)李昉等〈中書門下牒〉。

藏印：「無不可齊鑒藏」方型陰文硃印、「奕學屬稟室圖書」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三十字。板框 11.5×16.6 公分。魚尾下題「說文○」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說文解字第○上(或下)」，下題「漢太尉祭酒許慎記」(卷第一下、卷第四下、卷第六上、卷第六下、卷第七下、卷第八下、卷第九下、卷第十二下、卷第十四下題「漢太尉祭酒許氏記」)，次行題「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等奉」，三行題「敕校定」，第四行題「○○部○○文 重○○」，五行題「凡○○字」，六行題「文○○新附」，卷末題「說文解字第○上(或下)」。

封面書籤題「景藤花榭本大徐說文解字」，扉葉題「仿北宋小字本說文解字」，左題「藤花榭藏板 商務印書館摹印」，後半葉牌記題「民國四年石印」、「埽葉山房商標」。

李昉等〈牒〉末題「秣陵陶士立臨字」。

按：一、陳建侯〈說文提要序〉云：「我朝之精是學者，以段氏《注本》為最，而桂氏《義證》次之，然卷幅繁重，初學者恆苦其難，而貧士每病其費。因於公餘之暇，取《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摘錄字義附以音考，為《提要》一卷，其首尾次第一依許氏所編定，

間有一字而兼數義數音者，則取梅氏《字彙》附列於下，學者誠能熟記於胸中，則每見一字，先求其母。……雖不中不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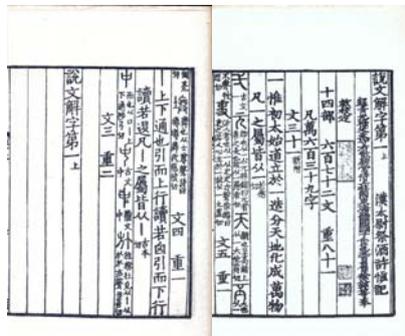
二、間見硃筆句讀，墨筆批註。

◇《說文解字》十五卷四冊，漢許慎撰，宋徐鉉奉敕校，民國嚴一萍補缺，四庫善本叢書初編本，民國四十八年台北四庫善本叢書館借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宋本景印本，A09.211/(a)0894-01

附：民國四十八年嚴一萍〈跋〉、宋雍熙三年(986)徐鉉〈進表〉、宋雍熙三年(986)李昉等〈中書門下牒〉。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七字。板框 10.3x14.2 公分。魚尾下題「卷○上(或下)」及葉碼，板心下方間見刻工名。



各卷首行上題「說文解字第○上(或下)」，下題「漢太尉祭酒許慎記」(卷第一下、卷第四下、卷第六上、卷第六下、卷第七下、卷第九下、卷第十二下、卷第十四下題「漢太尉祭酒許氏記」)，三行題「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孚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等奉」，四行題「敕校定」，第四行題「○○部○○文 重○○」，五行題「凡○○字」，六行題「文○○新附」，卷末題「說文解字第○上(或下)」。

扉葉題「說文解字」，左題「四庫善本叢書初編經部」，後半葉牌記題「四庫善本叢書館借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宋本景印」。

按：一、嚴一萍〈跋〉云：「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宋本《說文解字》，自陸心源據恆、貞等字不缺而定為北宋真宗時刻本以來，學者承之無異辭。此次重印流傳，經校覈刻工，驗其時代，則皆南渡以後人，且有人元而尚存於至正之世者，因知此書為元代修補，南宋重開

宋本，其刻雖晚，仍不失為傳世《說文解字》最早之完本也。」

二、本書有許多藏印，如：「清浦王昶字曰德甫」、「一字述菴別號蘭泉」等等，係嚴一萍重印套色者，故不一一著錄。

三、第四冊末葉題「嘉慶二年夏五月阮元用此校汲古閣本于杭州學署毛晉所刻即據此本凡有舛異皆毛辰妄改」，「乙丑閏六月錢侗借觀」。

《宋槧新雕入篆說文正字》一卷附〈解說〉一冊，日本神田喜一郎解說，日本昭和二十七年(1951，民國四十年)東京古典會據成篁堂藏北宋刻本影印，A09.211/(n)0801

附：日本明治己亥(三十二年，1899，光緒廿五年)島田翰〈跋〉、日本天保壬寅(十三年，1842，道光廿二年)〈跋〉、日本昭和二十七年(1952)神田喜一郎〈(日文)解說〉、日本昭和二十七年(1952)德富猪一郎〈賀詞〉。

藏印：「德富猪一郎之章」方型墨印、「德富文庫」長型墨印、「島田翰讀書記」長型墨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大遼乾統元年」長型墨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板框 11.8×16.6 公分。魚尾下題「正字」及葉碼。

卷之首行題「新雕入篆說文正字一卷」，卷末題「新雕入篆說文正字一卷」，墨筆題「明治己亥(三十二年，1899，光緒二十五年)初春獲之於琳琅閣 島田■」。

封面書籤題「宋版說文正字」，扉葉題「宋槧新雕入篆說文正字一卷」，後半葉牌記題「昭和廿七年(1952)三月琳琅閣主人古稀記念東京古典會據成篁堂藏本影印」。

按：是書藏印頗夥，部份無法辨識，故不一一著錄。

大事記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07.05 本館彭館長與採編組吳淑雲組長、期刊組彭莉棻組長、數位資訊組王鑫一組長、特藏組王政文組長、數位資訊組曾昱嫻小姐、特藏組陳曦小姐等同仁，在王副校長率領下，前往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及清華大學圖書館參訪。



07.17 下午 2 時至 4 時，英語中心大一新生英語先修班，共有 8 個班級蒞館參訪。
採編組紀力孔先生到師範大學圖書館，參加全國電子書聯盟會員大會。
參考服務組陳婷婷組長參加在第一會議室召開之 106 學年度行政服務創新選拔會議，並進行簡報。

07.25 本館與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資訊處完成互換借書證 10 張，自 8 月 1 日起開始使用。

07.26 參考服務組因影印機廠商更換資訊檢索區兩台連接悠遊卡機之影印機，重新設定資檢區 24 部電腦。

07.30 配合影印機廠商就資檢區 24 部電腦設定作業，暫時關閉讀者使用該區之電腦，以利廠商加速完成更新設定。

07.31 期刊組施麗珠即日起優退，並進行相關業務的移交。

上午 8 時起，在流通組借還書櫃檯辦理 8 月份研究室使用登記，研究生計有：法研 4 人；中研 2 人、社工研、政研各 1 人，共 8 位研究生及 2 位教職員申請使用。

館內工作

壹、各組107年7月份工作報告

107年7月流通組工作報告

流通組 賀新持彙整

一、六月用館統計

總人次 38,779，開館日 28，日平均 1,385，人次最多 06/25 計 2,701，日常開館 23 日用館人次 32,651 佔 84%、假日開館 8 日用館人次 6,125 佔 16%。外賓總計人次 884、日平均 32 人次，人次最多 06/06 計 66 人次。

七月用館統計

總人次 7,968，開館日 19，日平均 419，人次最多 07/17 計 689。外賓總計人次 596、日平均 31 人次，人次最多 07/16 計 39 人次。

二、六月借書統計

借書人次 3,802、冊數 10,047 開館日 28 計則日借書人次 136、冊數 359，人均借冊約 3。借書單日較多 06/04 日 222 人次借閱 561 冊。還書人次計 4,214、冊數 9,210，單日較多 06/28 日 234 人次 515 冊。

七月借書統計

借書人次 710、冊數 2,327 開館日 19 計則日借書人次 38、冊數 123，人均借冊約 4。借書單日較多 07/17 日 49 人次借閱 208 冊。還書人次計 565、冊數 1,712，單日較多 07/30 日 34 人次 154 冊。

三、六月討論室使用概況

討論室設立為支援教學及提供學術性使用，將傳統式靜態閱覽場所以讀者為中心的閉鎖式管理，轉變為開放動態以讀者為主學習中心。使用概況：系所單位共計 33 系所單位 335 次借用、1,920 人次使用。(單位使用排行為食科 44 次、法律 25 次、社會 23 次、行政 19 次、畜產 18 次…) 5 人討論室借用 169 次(M1：87 次、M2：82 次)、使用人計 758。

10 人討論室借用 166 次(M3：83 次、M4：83 次)、使用人計 1,162。

閱讀共享區之討論室：共計 26 系所單位 325 次借用、1,625 人次使用(每間以 5 人次)。共學室---118 次使用，借用時數 237。共享室---112 次使用，借用時數 243。共創室---95 次使用，借用時數 223。(單位使用排行為化學系 79 次、法律系 33 次、行政系及食科 21 次、工設系 11 次…)

七月討論室使用概況

討論室設立為支援教學及提供學術性使用，將傳統式靜態閱覽場所以讀者為中心的閉鎖式管理，轉變為開放動態以讀者為主學習中心。使用概況：系所單位共計 12 系所單位 35 次借用、270 人次使用。(單位使用排行為食科 11 次、工工 4 次、企管 4 次、圖書館 4 次…)

5 人討論室借用 13 次(M1：8 次、M2：5 次)、使用人計 57。

10 人討論室借用 22 次(M3：10 次、M4：12 次)、使用人計 220。

閱讀共享區之討論室：寒暑假不開放。

四、六月圖書代借代還

(1)六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2,309 冊，總圖代還分館計 267 冊，總圖代還系圖計 1,318 冊。

(2)各系代還為中文系 143 冊、歷史系 83 冊、哲學系 83 冊、法律系 67 冊、政治系 48 冊、多媒體室 536 冊。

(3)另分館代還圖書計 724 冊。

(4)代借圖書：總館 214 冊、分館 63 冊、系圖 114 冊總計 391 冊。

七月圖書代借代還

(1)七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669 冊，總圖代還分館計 68 冊，總圖代還系圖計 395 冊。

(2)各系代還為中文系 53 冊、美術系 32 冊、師培中心 26 冊、法律系 14 冊、多媒體室 266 冊。

(3)另分館代還圖書計 206 冊。

(4)代借圖書：總館 85 冊、分館 21 冊、系圖 38 冊總計 144 冊。

五、七月研究室申請概況

研究室使用於 06 月 29 日(週五)登記，研究生計法研 5；社工研、政研各 3；生科研 2；中研、哲研、景觀所各 1，共 16 位研究生及 3 位教職員申請使用。暑假二樓將進行整建，研究室將打掉 9 間，特將 4 樓 3 間日使用改為月使用。

八月研究室申請概況

研究室使用於 07 月 31 日(週二)登記，研究生計法研 4；中研 2、社工研、政研各 1，共 8 位研究生及 2 位教職員申請使用。

六、六月圖書長期逾期通知

此次以文件通知單未另輔以電話聯繫讀者：文學院借書 46 人 121 冊、已歸還 37 人 10 冊，理學院借書 11 人 19 冊、已歸還 8 人 15 冊，工學院借

書 18 人 29 冊、已歸還 16 人 26 冊，管理學院借書 26 人 40 冊、已歸還 23 人 35 冊，社科院借書 34 人 53 冊、已歸還 29 人 43 冊，農學院借書 11 人 22 冊、已歸還 9 人 19 冊，創藝學院借書 47 人 92 冊、已歸還 43 人 83 冊，法律學院借書 9 人 24 冊、已歸還 8 人 22 冊，國際學院借書 4 人 9 冊，已歸還 4 人 9 冊，行政單位借書 4 人 9 冊、已歸還 4 人 9 冊，交換生 2 人 3 冊、已歸還 1 人 1 冊；共計通知借書逾期 212 人 421 冊已歸還 161 人 370 冊比率約 88%。

七月圖書長期逾期通知

通知計文學院借書 34 人 87 冊、已歸還 23 人 70 冊，理學院借書 7 人 11 冊、已歸還 6 人 10 冊，工學院借書 9 人 14 冊，已歸還 7 人 11 冊，管理學院借書 17 人 26 冊、已歸還 12 人 19 冊，社科院借書 29 人 50 冊、已歸還 22 人 38 冊，農學院借書 5 人 6 冊，已歸還 4 人 5 冊，創藝學院借書 30 人 66 冊、已歸還 22 人 50 冊，法律學院借書 7 人 22 冊、已歸還 7 人 22 冊，國際學院借書 1 人 2 冊、已歸還 1 人 2 冊，交換生 1 人 2 冊、已歸還 1 人 2 冊，中區館盟 1 人 3 冊，已歸還 1 人 3 冊共計借書 141 人 289 冊，已歸還 106 人 232 冊比率約 88%。

七、考試期間暫停『外賓換證』入館閱覽

由於閱覽席位有限，為保障本校學生的權益，考試期間暫停『外賓換證』入館閱覽，查詢資料不在此限。期間：2018/06/16(六)至 2018/06/29(五)。

八、館際互借

- (1)私校寒暑假互借圖書---八所私立大學圖書館為共享資源，開放合作館教職員生於寒暑假期間圖書館為共享資源，試行開放合作館教職員生於寒暑假期間學習不中斷，特訂定圖書互借。
- (2)與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資訊處完成互換借書證 10 張。

九、業務協助

- (1)英語中心圖書註銷---依據「東海大學圖書資訊報廢註銷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辦理報廢及註銷減帳。本次擬報廢註減帳之資料，共計 55 件(中文圖書 8 冊、西文圖書 14 冊、多媒體資料 33 件)。
- (2)註銷本組西文圖書共計 882 冊---依據「東海大學圖書資訊報廢註銷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辦理，此批圖書為舊版參考圖書符合破舊不堪使用及長期無人借閱、加以典藏空間不足等因素。
- (3) 6 月 23 日周六下午 2 時許櫃台獲報有化材系讀者昏倒於三樓西文書庫 7

百類圖書處，值班同仁至書庫了解狀況並電洽救護車送至澄清醫院，並通報校安中心與館長，該讀者於晚間 9 時出院並回館取回物品。

- (4)暑期盤點---中文系應盤冊數(續 1 月未盤)1,885 冊、已盤 1,315 冊、更改館藏 570 冊(未盤到)。哲學系應盤冊數 21,643 冊、已盤 20,971 冊、未盤到 570 冊。

十、管理學院圖書分館

六月使用統計

用館人次	10,176
外賓進館人次	122
借閱/人次/冊次(含續借)	445/804
二校區各系借閱人/冊次統計	267/473
二校區各系使用電子資源統計	2,300 次
分館代還總館圖書(冊)	667

七月使用統計

用館人次	1,443
外賓進館人次	133
借閱/人次/冊次(含續借)	75/151
二校區各系借閱人/冊次統計	43/95
二校區各系使用電子資源統計	798 次
分館代還總館圖書(冊)	206

107年7月期刊組工作報告

期刊組 彭莉棻彙整

- 一、驗收 4 種資料庫並公告新增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3 庫、JoVE 創新的科學影片期刊-Biology、MLA with Fulltext 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全文資料庫和 MIC AISP 情報顧問服務新增 Global Frontiers Program(GFP)。
- 二、待註銷中文期刊合訂本撤架。
- 三、中文期刊合訂本區開始進行清潔和挪架。
- 四、統計本學期購置資料庫、期刊和報紙金額。
- 五、7 月 5 日彭莉棻組長與王立志副校長、圖書館館長等等一行 9 人前往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及清華大學圖書館參訪。
- 六、辦理 Arbeitsrecht Optimum、Zivilrecht Premium Int.和 beck-online Premium 資料庫採購案。
- 七、本組同仁施麗珠辦理退休並進行相關業務移交作業。

貳、圖書館2018年7月份各項統計

流通組 106 學年下學期 (2~7 月) 業務統計

流通組 李光臨

上學期 (2~7 月) 非 IC 式辦卡辦證月統計

中 部 館 合 聯 盟	單 位	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小 計
	01 中興			1		1	1	
02 逢甲			3			1		4
03 靜宜		1	5		1			7
04 彰師			2			1	1	4
05 暨南				1				1
06 臺中教大			1	1				2
07 大葉								
08 朝陽		1						1
09 亞洲								
10 中山醫大								
11 嶺東								
12 弘光								
13 台中技大			1	1				2
14 中國醫大								
15 勤益								
16 聯合								
17 建國								
18 中臺								
19 明道			1					1
20 健康								
21 南開								
36 修平				1				1
43 育達								
53 僑光科大								
小計		2	14	4	2	3	1	26
東 海 非 專 任 人 員	單 位	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小 計
	22 東大附中			50				50
	23 圖書館閱覽證							
	24 兼任老師		12	1	5	1	1	20
	25 附設/計劃助理/研究人員			4	2	3	5	14
	27 客座/訪問							
	28 校友					1		1
	29 眷屬							
	30 特別生							
31 退休人員		1	2			1	4	

32 捐贈者								
33 志工								
34 準入學生		1		1	1			3
35 其他						10		10
37 屏東科大								
38 管院分館外賓 閱覽證								
39 台中女中								
40 成功大學								
41 臺大館合證								
42 雲林科大								
44 良鑑廳								
46 立人高中館 合證								
47 台中一中館合 證								
48 自修室校友 閱覽證								
49 清華大學館合 證								
50 清水高中閱覽 證								
51 中正大學館合 證								
52 東華大學館合 證								
53 精誠中學閱覽 證								
54 交通大學館合 證								
55 高中館合證								
小計	0	14	57	8	6	17		102
合計	2	28	61	10	9	18		128

- 107 年 7 月，開館 19 天，共 18 人辦證、中部館盟 1 人辦證，東海校內人員 7 人辦證，中山大學館合證 10 人。
- 中區館盟 1 人新辦證，新增中山大學館合證 10 人。
- 東海校內人員共 7 人辦證。兼任教師 1 人，附設/計劃助理/研究人員 5 人，退休 1 人。

106 學年度(下)用館暨外賓人次統計

項 目	年/月份							小 計
	107 02	107 03	107 04	107 05	107 06	107 07		

出館人次	總人次	4,744	32,310	34,728	36,568	38,779	7,968	7,968
	開館天數	8	30	26	30	28	19	19
	單日出館最多人次/日	2/27(二) 1,609	3/1(四) 1,830	4/23(一) 2,416	5/28 1,895	6/25(一) 2,701	7/17(二) 689	7/17(二) 689
	日平均人次	593	1,077	1,336	1,219	1,385	419	419
入館登記人次	外賓最多人次/日	224 2/26(一) 42	1178 3/13(二) 48	473 4/2(一) 56	1216 5/28(一) 55	884 6/6(三) 66	596 7/16(一) 39	596 7/16(一) 39
	日平均人次	28	38	18	41	32	31	31

107年7月份用館人次共計19日共7,968人次，日平均419人次。

7月外賓進館人數，共596人次，日平均31人次。

106學年(下)用館人次登記尖、離峰使用分列表

月份項目	107 02	107 03	107 04	107 05	107 06	107 07	合計
出館人次 (全月總計)		32,310	34,728	36,568	38,779	7,968	7,968
出館人次 (週一至週五小計)		29,089	28,872	33,494	32,651	7,968	7,968
			83.14%	91.59%	84.20%		
出館人次 (週六至週日小計)		3,221	5,856	3,074	6,128		
		10%	16.86%	8.41%	15.80%		
備註	寒假假日閉館					暑假周五至日閉館	

106學年(下)外賓登記尖、離峰使用分列表

月份項目	107 02	107 03	107 04	107 05	107 06	107 08	合計
外賓換證 (全月總計)		1,178	473	1,216	884	596	596
外賓換證(週一至週五)		883	302	988	659	596	596
		75%	64%	81%	75%		
外賓換證週六至週日)		295	171	228	225		
		25%	34%	19%	25%		
備註	寒假假日閉館					暑假周五至日閉館	

106學年度下學期出入口人次統計(依門名)

計數的門名		107/7/01---107/7/31	
管制區域	門名	小計	合計
二教學區圖書館分館	二教學區圖書館分館進	447	
圖書館總館	圖書館右側入口	4,155	
	圖書館左側入口	0	4,155
自修閱覽室	圖書館總館 B1-0	45	
	圖書館總館 B1-1	6,545	

	圖書館總館 B1-2	9	6,599
圖書館總館	合計		10,754
總計			11,201

106學年(下)討論室登記使用統計

系所	2	3	4	5	6	7	說 明
工業工程與經營 資訊學系		3	2	8	14	4	7月使用率第2位
工設系		0	0	1	3	0	
中國文學系		3	4	2	8	0	
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		15	20	10	12	2	
化學系	4	1	4	0	11	0	
日本語言文化學 系		5	5	3	4	0	
外國文學系		11	7	7	16	0	
生醫系		1	1	4	0	0	
企管系		8	4	4	8	4	7月使用率第2位
行政管理暨政策 學系		3	5	20	19	0	
法律學院系	1	5	19	39	25	0	
應用物理系	2	2	1	1	0	0	
社會工作學系		4	3	7	11	0	
社會學系	4	11	13	18	23	1	
建築學系		1	5	18	14	2	
政治學系		5	2	8	12	1	
美術學系		0	0	0	0	0	
音樂學系		0	0	0	0	0	
哲學系		9	2	11	6	0	
食品科學系		18	7	5	44	11	7月使用率第1位
畜產與生物科技 學系		2	11	12	18	0	
財務金融學系	1	2	5	7	15	0	
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		7	0	7	7	2	
統計學系		0	1	0	5	1	
景觀學系		4	2	2	2	0	
教研所		0	1	1	0	0	
會計學系		0	0	2	10	0	
經濟學系		5	3	8	17	0	
資訊工程學系		2	3	3	2	1	
應用數學系		1	0	0	1	0	
歷史學系		3	7	8	5	0	
資訊管理學系		2	0	0	1	0	
電機工程學系		2	2	6	9	0	
餐旅管理學系		7	3	0	0	0	
環境科學與工程 學系		12	14	15	4	0	
圖書館		5	3	4	1	4	7月使用率第2位
通識中心		0	0	0	0	0	
華語教學中心		1	0	3	0	0	

奈米中心		0	0	0	0	0	
國際處		0	0	0	0	0	
教資中心		0	2	8	0	0	
國際學院		0	2	4	0	0	
工學院		0	0	0	0	0	
校牧室		0	0	0	0	0	
運健學程		0	0	0	0	0	
EMBA		1	0	0	0	0	
生輔組				4	0	0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3	2	
合計				33單位 261房 次1477 人次		50單位 有12 單位使 用35 筆數88 時數70 人次	

(PS.排列順序依系別筆劃多寡)

說明：107年7月份系所暨行政共計50單位，計有12單位使用，35筆數，借用88時數，約270人次使用。

M1(4人房)---8次使用(22.86%)，借用次數第3位；*21使用時數(25.7%)，使用時數第3位；*32人次(11.55%)借用人數第3位。

M2(5人房)---5次使用(14.29%)，借用次數第4位；*11使用時數(12.50%)，使用時數第4位；*25人次(9.35%)借用人數第4位。

M3(10人房A)---10次使用(28.57%)，借用次數第2位；*25使用時數(28.41%)，使用時數第2位；*100人次(36.10%)借用人數第2位。

M4(10人房B)---12次使用(34.29%)，借用次數第1位；*31使用時數(35.23%)，使用時數第1位；*120人次(43.32%)借用人數第1位。

*借用身分別：學生29人，碩士生2人，職員4人。

102/5/29之圖書委員會已通過管理事項要點，往後將按規範管理。

106學年(下)閱讀共享區討論室登記使用統計

系所 \ 月份	3	4	5	6	7	說明
工工系	3	4	5	10		
工設系	0	0	4	17		
中國文學系	2	8	4	1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	0	0	7	15		
化學系	16	35	32	79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10	5	3	4		
外國文學系	10	17	8	1		
生醫系	0	0	1	0		
企管系	0	0	0	3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1	2	1	21		
法律學院系	10	9	32	33		
應用物理系	0	0	0	0		
社會工作學系	4	10	10	10		
社會學系	0	5	0	3		
建築學系	0	0	1	1		
政治學系	8	9	11	11		
美術學系	1	1	0	0		
音樂學系	0	0	0	0		
哲學系	3	2	9	0		
食品科學系	32	71	105	21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0	1	7	9		
財務金融學系	5	10	3	2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	5	4	9		
統計學系	0	0	0	11		
景觀學系	0	0	3	0		
教研所	0	0	0	0		
會計學系	1	7	6	10		
經濟學系	1	8	7	9		
資訊工程學系	2	3	8	6		
應用數學系	1	1	0	0		
歷史學系	0	2	2	1		
資訊管理學系	0	0	0	2		
電機工程學系	0	5	0	0		
餐旅管理學系	0	0	0	0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1	15	7	8		
圖書館	9	0	34	15		
通識中心	0	0	0	0		
華語教學中心	0	0	0	0		
奈米中心	0	0	0	0		
國際處	0	0	0	0		
教資中心	0	0	0	0		
國際學院	0	0	5	0		
工學院	0	0	0	0		
校牧室	0	0	0	0		
運健學程	0	0	0	0		
EMBA	0	0	0	0		
推廣部	0	0	4	0		
日間學士班不分系	0	0	6	1		
預設				3		
合計						

(PS.排列順序依系別筆劃多寡)

說明：107 年 7 月份共享室未開放借用。

102/5/29 之圖書委員會已通過管理事項要點，往後將按規範管理。

流通組 2018 年 7 各項流通量統計

流通組 羅問津

2018 年 7 借還書人次冊數統計

日期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7月1日	1	1	0	0	1	1	2	2
7月2日	57	188	65	172	9	12	131	372
7月3日	56	175	50	131	12	20	118	326
7月4日	65	213	39	89	7	9	111	311
7月5日	57	132	45	88	7	8	109	228
7月6日	66	202	55	148	9	9	130	359
7月7日	0	0	0	0	0	0	0	0
7月8日	1	4	0	0	0	0	1	4
7月9日	73	244	54	149	8	17	135	410
7月10日	56	157	44	136	3	4	103	297
7月11日	36	113	26	75	5	12	67	200
7月12日	64	201	62	201	9	9	135	411
7月13日	0	0	0	0	0	0	0	0
7月14日	0	0	0	0	5	8	5	8
7月15日	2	7	0	0	1	1	3	8
7月16日	79	254	76	219	18	40	173	513
7月17日	69	271	56	156	8	13	133	440
7月18日	61	187	37	112	6	7	104	306
7月19日	43	137	54	194	4	4	101	335
7月20日	0	0	0	0	3	7	3	7
7月21日	0	0	0	0	0	0	0	0
7月22日	0	0	0	0	1	1	1	1
7月23日	64	188	50	233	8	14	122	435
7月24日	57	192	43	121	4	4	104	317
7月25日	53	154	45	102	5	14	103	270
7月26日	55	161	49	151	9	9	113	321
7月27日	1	2	0	0	0	0	1	2
7月28日	2	9	0	0	0	0	2	9
7月29日	4	23	0	0	2	2	6	25
7月30日	56	155	56	230	5	9	117	394
7月31日	46	155	56	207	7	11	109	373
總計	1124	3525	962	2914	156	245	2242	6684

2018年7資料類型冊次統計

特藏代碼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附件	24	36	15	21	1	1	40	58
圖書	747	2292	602	1830	134	215	1483	4337
CD	1	3	1	3	0	0	2	6
數位影碟	363	1026	350	848	15	19	728	1893
方師鐸贈本	0	0	1	7	0	0	1	7
徐復觀贈本	0	0	1	1	0	0	1	1

李田意贈本	1	1	0	0	0	0	1	1
樂譜	4	10	2	4	0	0	6	14
大陸出版品	65	149	87	178	8	10	160	337
參考書	0	0	1	1	0	0	1	1
碩士論文	5	8	11	21	0	0	16	29

2018 年 7 讀者借還書身份別統計

讀者身份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專任教師	166	655	124	485	26	51	316	1191
職員	149	441	127	338	35	61	311	840
兼任教師	56	194	56	178	2	3	114	375
附設.實習.計劃人員	21	48	17	57	0	0	38	105
退休人員	17	74	15	63	0	0	32	137
博士班學生	22	89	25	143	2	2	49	234
碩士班學生	155	596	199	817	22	34	376	1447
學士班學生(日)	471	1275	343	716	66	91	880	2082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48	113	41	85	3	3	92	201
特別生	6	7	4	4	0	0	10	11
志工	3	3	3	4	0	0	6	7
中部聯盟館師生甲組	3	7	2	5	0	0	5	12
校友	2	6	2	6	0	0	4	12
準研究生	3	10	1	3	0	0	4	13
中部聯盟館師生乙組	1	4	3	10	0	0	4	14
交換生	1	3	0	0	0	0	1	3
總計	1124	3525	962	2914	156	245	2242	6684

2018 年 7 月單位借還書排行榜

序號	讀者單位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1	社會工作學系	91	330	67	227	14	22	172	579
2	中國文學系	80	293	82	319	7	11	169	623
3	法律學院系	78	168	58	188	7	11	143	367
4	社會學系	63	282	57	167	6	11	126	460
5	美術學系	52	167	47	141	5	5	104	313
6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47	163	45	140	0	0	92	303
7	政治學系	40	111	25	80	4	4	69	195
8	圖書館	37	78	31	48	3	3	71	129
9	歷史學系	36	129	48	146	4	4	88	279

10	英語中心	31	88	25	61	2	2	58	151
----	------	----	----	----	----	---	---	----	-----

2018年7月圖書借閱排行榜

名次	條碼號	書名	索書號
1	C487745	東大特訓班	947.418 1062 2008
2	C452201	古龍作品新編全集：陸小鳳傳奇系列	857.9 2194
3	C134348	衢縣志	670.8 5302-01
4	C502219	倚天屠龍記	857.9 8000-018 2008
5	C015154	清稗類鈔	627.072 2811
6	W189138	Vapor-liquid equilibrium data collection	541.363 G529 1996
7	C464815	食品技師精選	463.022 7237 2003
8	C392191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樂大師及其名作	910.99 0811 2004
9	C605850	亞森.羅蘋全集	876.5708 7480 2008
10	C612167	推拿	857.7 6013-02 2014

中部聯盟館至東海大學借閱圖書統計表—106學年度(106/08 - 107/07)

流通組 李光臨

新辦人數、借書人次暨借書冊次

	106 08	106 09	106 10	106 11	106 12	107 01	107 02	107 03	107 04	107 05	107 06	107 07	總計
大葉					1								
中山	1		1			1							
中科		1	2					1	1				
中師			1	1	1	1		1	1				
中國		1		2									
中臺													
中興	1		2	2	2			1		1	1		
弘光				1									
育達													
亞大		2											
明道								1					
南開													
建國													
修平									1				
逢甲			3	1	1			3			1		
朝陽			1			1	1						
勤益					1								
僑光													
彰師	3	1	2		1			2			1	1	
暨南		1		1					1				
靜宜	1		6	1	1		1	5		1			
嶺東													
聯合													

合計人數	6	6	18	9	8	3	2	14	4	2	3	1	
人次	7	8	14	11	19	6	1	15	7	4	7	4	
冊數	18	26	32	27	47	14	4	33	17	8	18	11	

流通組 2018 年 7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羅問津

一、7 月各館新書移送的資料暨分析

7 月流通組經手處理的新書統計暨分析，仍以總館(含總館的各組室、寫作中心區、暢銷書區、兒童文學區)的新書移送、遺失報賠、國科會專案借書的新書移送(借還)等，分新書移送表與新書上架撤架表等二種表格統計，並略為分析各表所呈現的狀況，以為採購與典藏的參考。

各館新書移送表(2018.7.01~2018.7.31)

	書籍	附件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707 ¹	25	732
	特藏室 326 ²	0	326
	參考組 10 ³	0	10
	兒童文學區 0	0	0
	寫作中心 0	0	0
	暢銷書區 0	0	0
	管院分館 62 ⁴	0	62
專案借書	歷史系丘為君老師 1	0	24
	教研所鄧佳恩老師 18	0	
	法律系江朝聖老師 5	0	
			總館 書 1105
			附件 25
			專案借書 24
			總計 1154

7 月份總館共進新書 1105 本，附件 25 件，專案借書 24 件，總計 1154 件。總館書籍(含一般書庫、特藏室、參考室、兒童文學區、寫作中心、暢銷書區、管院分館)共進 1105 本，佔全部的 95.75%。「附件」有 25 片，佔全部的 2.17%。專案借書 24 件，佔全部的 2.08%。

分別從「一般書庫」、「特藏室」、「參考組」、「兒童文學區」、「寫作中心」、

¹ 總館進書，中文書 516 本，西文書 191 本，共 707 本。其中中文展示書 181 本，不展示書 335 本。西文展示書 191 本，不展示書 0 本。

² 特藏室進書 326 本，包含大陸書 319 本，線裝書 0 本，教職員著作 2 本，校友著作 4 本，校史文獻 0 本，大陸參考書 1 本。

³ 參考組進書 10 本，包含中文參考書 9 本，西文參考書 1 本。

⁴ 管院分館進書 62 本，包含中文書 54 本，西文書 8 本。

「暢銷書區」等組室進書來看(多媒體資料室的新書已由採編組自行通知),「一般書庫」707本,佔全部的61.27%。「特藏室」326本,佔全部的28.25%。「參考組」10本,佔全部的0.87%。「寫作中心區」0本,佔全部的0%。「兒童文學區」0本,佔全部的0%。「暢銷書區」0本,佔全部的0%。「管院分館」62本,佔全部的5.37%。可見本月份以「一般書庫」的書居首位,「特藏室」的書居次,「管院分館」的書居第三。

7月份專案借書共24件。以教研所鄧佳恩老師的18件為最多,其次為法律系江朝聖老師的5件,第三為歷史系丘為君老師的1件。

光碟附件移送分類表(2018.7.01~2018.7.31)

日期	分類	總類	一百類	二百類	三百類	四百類	五百類	六百類	七百類	八百類	九百類	合計
光碟	7.02	0	0	0	2	2	1	0	0	0	1	6
	7.05	0	0	4	6	0	0	0	0	2	0	12
	7.24	0	0	0	0	1	5	1	0	0	0	7
	總計	0	0	4	8	3	6	1	0	2	1	25

總館新進光碟,分別有3次,合計25片,全為「流通櫃台」附件。以三百類的8片為最多,其次是五百類的6片,第三為二百類的4片。

二、7月份新書移送分類統計

圖書館整建後,「新書展示區」設於入口處的正前方,與「暢銷書區」及「主題展示區」並列。茲將採編組移送至流通組的中、西文書籍,逐次進行分類統計的登記後,表列於下,藉以瞭解新書移送與展示的真實狀況。

7月中文新書移送分類表(2018.7.01~2018.7.31)

月份	7/2	7/12		7/5	7/24			展示	不展示	小計
總類	0	0		0	4			0	4	4
一百類	11	4		1	18			15	19	34
二百類	2	1		7	12			3	19	22
三百類	13	1		1	12			14	13	27
四百類	17	0		6	30			17	36	53
五百類	25	2		23	56			27	79	106
六百類	5	0		12	13			5	25	30
七百類	23	1		3	24			24	27	51
八百類	54	5		27	34			59	61	120
九百類	12	5		24	28			17	52	69
小計	162	19		104	231			181	335	516

從上列可知,7月份的中文新書移送,共有4次。展示書有2次,共181

本；不展示書 2 次，共 335 本；合計 516 本。

中文書的進書量，以八百類的 120 本最高，佔中文書的 23.26%；其次為五百類的 106 本，佔中文書的 20.54%；第三為九百類的 69 本，佔中文書的 13.37%。

7 月西文新書移送分類表(2018.7.01~2018.7.31)

月份	7/3	7/19					展示	不展示	小計
總類	1	0					1	0	1
一百類	32	2					34	0	34
二百類	0	0					0	0	0
三百類	39	32					71	0	71
四百類	1	0					1	0	1
五百類	9	0					9	0	9
六百類	6	1					7	0	7
七百類	45	16					61	0	61
八百類	5	0					5	0	5
九百類	1	1					2	0	2
小計	139	52					191	0	191

從上列可知，7 月份的西文新書移送，共有 2 次。展示書 2 次，計 191 本；不展示書 0 次，計 0 本；合計 191 本。

西文書的進書量，以三百類的 71 本最高，佔西文書的 37.17%；其次為七百類的 61 本，佔西文書的 31.94%；第三為一百類的 34 本，佔西文書的 17.8%。

三、7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2018 年 7 月放置在總館的中、西文新書，於分類後即陳列於前廳入口的「新書展示區」，每批新書展示與撤架的日期、數量，使用(或外借)的數量及比例，表列如下：

7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2018.7.01~2018.7.31)

日期	分類	總類	一百類	二百類	三百類	四百類	五百類	六百類	七百類	八百類	九百類	合計
中文書	展示	0	15	3	14	17	27	5	24	59	17	181 ⁵
	期間	0	6	2	10	12	21	4	10	36	11	112
	使用	0	9	1	4	5	6	1	14	23	6	69

⁵ 此次中文書展示日期從 7 月 1 日算起，第一次 7 月 2 日，中文書 162 本：總類 0 本，一百類 11 本，二百類 2 本，三百類 13 本，四百類 17 本，五百類 25 本，六百類 5 本，七百類 23 本，八百類 54 本，九百類 12 本。第二次 7 月 12 日，中文書 19 本：總類 0 本，一百類 4 本，二百類 1 本，三百類 1 本，四百類 0 本，五百類 2 本，六百類 0 本，七百類 1 本，八百類 5 本，九百類 5 本。

	7/31	%	0	60	33	29	29	22	20	58	39	35	38	
			%	%	%	%	%	%	%	%	%	%	%	
西 文 書	展 示 期 間 7/1 7/31	上 架	1	34	0	71	1	9	7	61	5	2	191 ⁶	
		撤 架	1	34	0	65	1	5	7	57	5	1	176	
		使 用	0	0	0	6	0	4	0	4	0	0	1	15
		%	0	0	0	8	0	44	0	7	0	50	8	%

由上列表格可以明顯看出，七月份中文新書展示陳列共上架181本。撤架剩112本，使用(或外借)69本，使用比率為38%。

七月份的西文新書展示陳列共上架 191 本。撤架剩 176 本，使用(或外借)15 本，使用比率為 8%。

中文新書各大類的借書比率：總類0本，使用(或外借)0本，比率為0%；一百類15本，使用(或外借)9本，比率為60%；二百類3本，使用(或外借)1本，比率為33%；三百類14本，使用(或外借)4本，比率為29%；四百類17本，使用(或外借)5本，比率為29%；五百類27本，使用(或外借)6本，比率為22%；六百類5本，使用(或外借)1本，比率為20%；七百類24本，使用(或外借)14本，比率為58%；八百類59本，使用(或外借)23本，比率為39%；九百類17本，使用(或外借)6本，比率為35%。

西文新書各大類的借書比率。總類1本，使用(或外借)0本，比率為0%；一百類34本，使用(或外借)0本，比率為0%；二百類0本，使用(或外借)0本，比率為0%；三百類71本，使用(或外借)6本，比率為8%；四百類1本，使用(或外借)0本，比率為0%；五百類9本，使用(或外借)4本，比率為44%；六百類7本，使用(或外借)0本，比率為0%；七百類41本，使用(或外借)4本，比率為7%；八百類5本，使用(或外借)0本，比率為0%；九百類2本，使用(或外借)1本，比率為50%。

就展示的中文書採購來看，八百類的59本居冠，佔展示中文書32.6%(使用或外借為39%)；其次為五百類的27本，佔展示中文書的14.92%(使用或外借為

⁶ 此次西文書展示日期從7月1日算起，第一次7月3日，西文書139本：總類1本，一百類32本，二百類0本，三百類39本，四百類1本，五百類9本，六百類6本，七百類45本，八百類5本，九百類1本。第二次7月19日，西文書52本：總類0本，一百類2本，二百類0本，三百類32本，四百類0本，五百類0本，六百類1本，七百類16本，八百類0本，九百類1本。

22%)；七百類的24本則居第三，佔展示中文書的13.26%(使用或外借為58%)。

就展示的西文書採購來看，三百類的71本居冠，佔展示西文書37.17%(使用或外借為8%)；其次為七百類的61本，佔展示西文書的31.94%(使用或外借為7%)；一百類的34本則居第三，各佔展示西文書的17.8%(使用或外借各為0%)。

2018年7月份的中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為38%，低於6月份的中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64%，亦低於5月份中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60%。

2018年7月份的西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為8%，低於6月西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16%，高於5月西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4%。

四、結語

2018年7月份的中、西文書籍進書量共有1105本(含一般書庫、特藏室、參考室、兒童文學區、寫作中心、暢銷書區、管院分館)，低於6月份的中、西文書籍進書量共有1376本，亦低於5月份中、西文書籍進書量的2247本，明顯地呈現7月份進書量與6月份及5月份進書量差異。

從2018年7月份中文書展示的181本(實際進書量516本)來看，低於6月份中文書展示的260本(實際進書量459本)，亦低於5月份中文書展示的485本(實際進書量1413本)。

從2018年7月份西文書展示的191本(實際進書量191本)來看，低於6月份西文書展示的235本(實際進書量346本)，亦低於5月份西文書展示的193本(實際進書量404本)。

就2018年7月份單類的進書量來看，以中文書八百類的120本居冠，其低於6月份單類進書量西文書三百類的193本，亦低於5月份單類進書量中文書二百類的423本。可知2018年7月份的進書量以中文書居多，而單類的進書量以中文書的八百類為最多。



2018年1-7月的中、西文書籍進書量及展示量對照表

	中文書		西文書	
	展示量	進書量	展示量	進書量
107/一月	254	695	49	860
107/二月	0	0	45	144
107/三月	343	788	188	308
107/四月	215	552	84	309
107/五月	485	1413	193	404
107/六月	260	459	235	346
107/七月	181	516	191	191